

第一章 概論

語言是認識族群歷史文化的關鍵途徑，透過觀察與閱讀族群相關文物，只能達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界，即便你看得懂文字，若不透過語言與相關人士對話，仍然無法了解文字底下所隱藏的意涵。相對的，文化之傳遞除了相關文物的保留外，更需透過語言來口說歷史與故事，以利相關族群或對客家文化有興趣之民眾能深入瞭解，本研究擬探討客語使用對客家文化認同之關聯性。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族群的定義具有可變性與操作性，不論是從血緣關係、生活語言、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或經濟背景等考量，皆無法由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來進行劃分。我國的人口普查，除了原住民外，並沒有強制作族群的登記。在台灣，族群的定義常伴隨著政治運作，加上近年來政府提倡本土化的運動之下，族群定義更有其探討的意義價值（蕭新煌、黃世明，2000；施正鋒，2007a）。

我國於 2010 年通過客家基本法，其中第二條指出，客家人係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客家族群指客家人所組成之群體；而客語則為台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等客家腔調，及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客家腔調（全國法規資料庫，2010）。

黃河（2002：12）認為，對於客家人認同的定義，採取「自我主觀認同」，讓受訪者自己決定「我是不是客家人」，他認為這就是「主觀上認同且願意表達具有客家身分者」，因此他接受雙重認同身分。林慶宏（2000：33）則以直系四代親屬會不會說客家話來界定客家人，也就是同時採取嚴格的語言條件、以及較為寬鬆的血緣基礎，而客家菁英大致同意其族群認同建立在使用客語的能力。

隨著科技普及資訊化時代的來臨，世界猶如地球村一般，因此產生了文化殖民與強

勢語言的現象。人與人之間爲了溝通，有賴於共同溝通工具，如英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也明定「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本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大家仍是以國語及英語爲主要的學習語言。相較之下，少數族群及地方性語言在缺少使用機會而面臨消失的危機。漸漸地，母語變成在家裡才聽得到的語言；孩子在學校裡也不用母語來學習。隨著國語教育的普及，許多客家人對自己的母語反而覺得生疏，加上年長者日漸凋零，許多話語也隨之沉寂，實在非常可惜（彭欽清，1995:144）。在台灣，客家族群長久以來面臨母語嚴重流失的壓力，任何一個語言的消失，意味著人類的思考方式與文化認同皆會有所影響。

根據楊文山（2004：4-6）「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指出，「整體客家民眾中有 55.5%的民眾表示在家最主要使用的語言是普通話，客語有 15.7%，最主要使用福佬話的有 28.2%」。從這項資料可以看到，整體來講客家民眾中，並非以使用客語爲主要的語言，福佬話與普通話的使用比客家話的使用還要高。即是在客家密集區中，客家人在家庭中使用的語言，也只有 22%是以客語爲主的。以此觀知，客家族群的語言使用及族群認同面臨了相當大的危機。

行政院客委會的數據也顯示客家話流失嚴重。例如：2005 年 3 月在立法院報告業務中提及：「客語在近五十年來，幾乎是以倍數的速度消失，根據 2003 年的調查，13 歲以下會說流利客語的客家後生，僅 11.7%。換言之，每十位客家家庭 13 歲以下的小孩，大約只有一人會講客家話。依照這種流失速度，客家話不出二十年，就會在這塊土地消失」（立法院，2005）。

就文化角度而言，語言能展現族群的文化特色，是珍貴的文化資產，倘若長期不使用某種語言，其所代表的族群風貌亦將隨之消逝。舉例而言，Baker（2006）提到有一位學者在 1994 年到 1995 年間前往西非喀麥隆（Cameroon）進行一項關於當地一種少數語言 Kasabe 的研究，在當時全世界會使用 Kasabe 語的人僅剩一位。到了 1996 年，這位學者再度前往研究時已經太遲了，因爲最後一位使用 Kasabe 語的人已經在 1995 年 11 月 5 日死亡，而他的家人和子孫們都不會使用 Kasabe 語，也就是說，在 1995 年 11 月 6

日，Kasabe 語及其所代表之文化也和唯一懂得它們的人一起從這個世界消失了。

當語言消失時，究竟會對世界或人類造成什麼樣的損失？David Crystal 說明語言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透過語言的使用可以傳承族群認同、瞭解各族群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而且各種語言代表著各個族群在世界各地賴以生存的知識，倘若某種語言消失，則當地的生活經驗也勢必無法繼續傳承，因此語言的多樣性也是人類在世界上得以適應環境且長久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轉引自 Baker, 2006）。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1年在巴黎通過「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除了強調尊重多元文化已是世界各國無可爭辯的基本人權之外，在其行動計畫要點裡更直接闡明必須透過教育來培養對多元文化的積極意識，並且將多元文化納入教學計畫與師資培訓中，建議各地方應實現語言多樣化的教育方式，鼓勵自幼就可學習多種語言。因此，世界各國在全球化的趨勢當中，也必須盡力維護各個族群的語言，而對下一代實施母語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必要措施（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2）。

客家人的祖訓是：「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此一傳承至 1941 年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後，即已開始受到影響，1945 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來就一直是「獨尊國語」的政策，至 1970-1986 之加強強制推行後，幾乎已使年輕一代的客家子弟失去說客語的能力。2000 年後，雖有加強母語教育之呼籲與推行，卻在閩語強勢及政策失衡狀況下，客語的傳承更形危急（客家雜誌，2007：37）。1988 年「客家權益促進會」舉辦一場「還我母語」的萬人遊行，由於意識到母語斷層危機，驚覺語言消失後族群認同也會隨著消失，爲了挽救母語消失的危機，有許多有關客語的訴求便積極展開，當中包括雙語教育的實施。教育部自 90 學年度開始把本土語言課程列爲正式課程，所以每學期開學時，學校便展開本土語言選課調查，研究者的學校位於中壢市，中壢市早期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營，居民多使用客家語，近年工商業發達，許多外來人口遷入，目前實爲閩、客兩種語言的交會地帶。根據客委會 2003 年調查，台

灣一半以上的客家人喪失母語能力，十三歲以下的小孩還能夠講流利客家話的，只剩下百分之十一點六（客家雜誌，2007：38）。研究者也發現任教的新新國小¹，年輕一代的客家學童多半不會聽、說客語，選客語的學生數逐年下降中，從九十二學年到九十七學年客語的修課人數從 51.13% 降到 42.23%，顯示客語的人口在逐年流失中（表一）。

表一 歷年本土語言選課情形

	客語	閩語	合計
92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970	927	1897
n, %	51.13%	48.87%	100%
93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1065	1106	2171
n, %	49.06%	50.94%	100%
94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970	1050	2020
n, %	48.02%	51.98%	100%
95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874	1049	1923
n, %	45.45%	54.55%	100%
96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823	1036	1859
n, %	44.27%	55.72%	100%
97 學年本土語言選修人數	750	1026	1776
n, %	42.23%	57.77%	100%

資料來源：中壢市新新國民小學教學組 作者整理

黃宣範教授（1995：315-317）曾調查雲林縣和彰化縣的客家人的母語保存情況和族群認同的關係，在雲彰地區的調查指出，雙親是詔安客的人有 98.1% 會講閩南語，母親是閩南人的詔安客，全部都會講閩南語。63.7% 的詔安客希望自己是閩南人，只有 33% 的詔安客希望自己是客家人。雲林地區的詔安客已有 60% 以上自認是閩南人，而彰化地區的福佬客有 98% 自認是閩南人，沒有人自認是客家人。詔安客尚有 60% 以上的人會客家話，而福佬客幾乎已無人會客家話也完全不認同客家。證明了語言的消亡實等於民族的覆亡。

直至現今，台灣最主要的語言仍是國語，相較之下，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則

¹ 為顧及研究倫理，「新新國小」是虛擬的名稱。

處於較為弱勢的情形，以客語為例，客家人的客語能力與年齡呈現負相關的情形，也就是說，隨著年齡層下降，客語能力則有遞減的趨勢（行政院客委會，2004）。就不同縣市客家人口分布²情況來看，台灣客家人比例最高的縣市依序為新竹縣(68.5%)、苗栗縣(66.4%)、桃園縣(40.1%)、新竹市(30.0%)及花蓮縣(29.8%)（台灣客家文經發展協會，2004）。以上五個縣市為台灣客家人口聚集程度較高的縣市，而其中又以新竹縣、苗栗縣及桃園縣三個縣，客家人口比例都超過四成，因此本研究以研究者服務所在地及客家人口比例較高的桃園縣為研究範圍。

客家話的流失因素在於閩、客混居，中壢市位於兩種方言交會地帶，也是觀察語言現象的一個很好的場域，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想瞭解本土語言課程選課的動機及不同族群背景的家庭對本土語言選課其差異情形、國小學童家長對學生選修客語及文化認同的相關情形，以及在國小環境裡實施客語教學及文化認同可能面臨之困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本研究主要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1. 瞭解國小學童家長使用客語的情形及對學生選修客語的看法。
2. 瞭解國小學童家長對於客家文化認同的狀態及內涵。
3. 探討語言使用與客家文化認同的可能關係。
4. 探討客語教學與文化認同可能面臨之困境。

二、待答問題

1. 國小學童家長使用客語的情形及對學生選修客語的看法為何？


² 見附錄一：台灣客家人口統計

2. 國小學童家長對於客家文化認同的狀態及內涵為何？
3. 語言使用與客家文化認同的可能關係為何？
4. 客語教學與文化認同可能面臨之困境為何？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先透過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透過文獻探討蒐集相關文獻，進而透過訪察的方式了解語言與族群認同的相關內涵。本研究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導論，透過探討相關背景與問題，以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接著透過第二章回顧族群認同之相關文獻；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對象選擇與相關時程說明；第四章為研究對象說明；第五章為研究對象語言使用的情形分析；第六章為研究對象對於客家族群文化的認同情形；最後，第七章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並進行綜合討論。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客家人



族群的定義具有可變性與操作性，不論是從血緣關係、生活語言、地理位置、歷史文化或經濟背景等考量，皆無法由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本研究透過整合嚴謹之定義，例如：血緣關係，進而配合「客家基本法」之定義，將客家人定義為：凡是與客家具具有相關淵源者，或自我認同其為客家族群者，皆稱之為客家人。

二、本土語言

鄉土語言教學自90學年度起正式納入國中、國小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成為「本國語文」之一。教育部2008年1月下旬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通過「國語文研修草案」，推行「正名」運動，將國語文能力指標中的「中國文字」改為「漢字」，「國語文」、「中文」改為「華語文」，「鄉土語言」改稱「本土語言」，新的課程綱要預計於99年或100年度開始實施。本研究所稱的本土語言，專指台灣本土的族群語言，改原來的「鄉土」用「本土」，意即「這塊土地」之意，所以「本土語言」包括原住民語、

客家語、閩南語等，即一般所說的「母語」、「方言」，和「國語」是相對的稱呼。

三、客語教學

教育部自90學年度起將鄉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教學正式納入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為「本國語文」之一，努力推行本土語言教學，希望學生的鄉土語言能力不至於流失。本研究之客語教學係指將客語視為課程。具體來說，「客語教學」為國民小學階段所實施之客語課程，包括四縣、海陸、大埔、詔安、饒平等客家次方言之教學。

四、語言流失

若一社群以其母語為家庭語言的比例達到 70% 以上，則代表該語言仍有一定的活力，反之，則可視為語言流失現象。徐正光（1998）研究指出，新一代的客家人與其他族群通婚後，語言消失情況更加嚴重，即使在客家族群和家庭內部也逐漸為其他的語言所侵入，客家話流失現象首見於公共領域（公務機關、議會及工作機構），其次為民間生活場域（如市場）。根據黃宣範（1995）在使用客語的不同地區作的調查，發現客家話在客家族群中的大量流失是一個普遍現象。若語言沒有成功傳承給下一代，該語言將在幾代之內大量流失甚至死亡。

客家族群為台灣少數族群之一，客語並未被認為是「台灣話」的一種，在族群通婚及主體文化意識之壓迫下，客語流失是台灣客家族群最常擔憂的問題，許多下一代客家子女並未把客家話當家庭溝通語言，接觸到的也是主流的鶴佬³文化，因此漸漸造成客

³根據王甫昌（2003：30）〈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提到：所謂「閩南人」的說法在 1980 年代之後才出現。「閩南語」這個名詞，事實上是政府不願意認可當時多數本省人使用的語言為「台灣話」的考量下，企圖以比較貶抑的方言來稱呼它，是國家由上而下強力建構出來的。再根據洪惟仁（1992：149）〈台灣語言危機〉說法：「鶴佬」二字通常寫作「福佬」，但「福佬」二字音又不對，所以客家人有寫作「學佬」的。但「學佬」二字以閩南語讀起來，音也不對。廣東人則習慣寫成「鶴佬」，這二字本是諧音字，也沒什麼意思，無論閩南語、客家語、廣東語，「鶴佬」二字卻是最合乎音韻的。因此，除了前三章以及引用書籍文獻外，其餘章節內容皆採「鶴佬」用法。

家語言的流失。

五、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一種不斷地學習、意義追求的過程，可從「個人觀點」與「集體觀點」觀之。「個人觀點」之文化認同意指：一個人在文化認同或世界觀之間來來回回的游移，調整價值觀與行爲，修正一個人對真實的詮釋，發生在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在每日互動中改變多元的認同（林瑞端，2001）。Tomlinson從「集體認同」之觀點意謂文化認同就是「想像出來的一個（他們所歸屬的）社群」，所以認同是一種想像的歸屬感（Tomlinson，1994）。Geertz則認為一個人出生在某個宗教的社區、語言的社群，以及其生長所在地的社會習俗，這些都構成其認同的基礎，另外，成員間彼此的共同文化，也是認同的基礎。因此，文化認同可說是一群分享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無數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江宜樺：1998）。

六、族群認同

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是指個人對某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的歸屬感，以及由此族群身分所產生的想法、知覺、感情和行爲（許木柱，1991：399）。江宜樺認為「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譬如猶太人在千年流離中，靠的就是族群認同（以及文化認同）來維繫某種共同體的存在（1998：15）。彭蔚榕（2006：18）提到「族群認同」是個體對族群做出的選擇，每一位個體都可以根據自我客觀的文化特徵做出族群身分的選擇，但是「客觀」的文化特徵必須藉由個體主觀詮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研究時效性與研究者本身之能力，將研究範圍定為研究者服務之中壢市新新國小，主要原因在於桃園縣客家人比例可列入全台前三高之列，另就研究之便利性

而言，僅選定單一學校進行深入的訪談。

- 一、本研究針對十名研究對象進行深入訪談，因此訪談結果無法推論至國內所有的客家人對語言使用和族群認同之相關情形。
- 二、就研究方法來說，本研究採深入訪談法，因訪談過程研究對象為自由根據內心感受進行回答，故研究者並無法完全控制受試者回答時之真實程度，僅能假設所有受試者均據實回答。
- 三、本研究透過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設計，因此，本研究僅能以此十名研究對象之訪談內容進行分析與整理，故在整體客家人與其他相關人對客家文化認同的看法可能會有所差異，為本研究之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及資料，即語言、母語、母語教學、語言流失、文化認同與傳承、族群認同等相關文獻加以深入探討，共分為三部分。第一節為語言與教學之相關研究，包括語言與母語的定義、母語教學與客語教學相關文獻及台灣語言政策；第二節為語言認同之相關文獻，針對語言認同與語言流失做一探討，第三節針對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研究文獻進行探討。

第一節 語言與母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一、語言

到底什麼是語言？有人從語言使用的角度將其定義為：語言是人類經過長期使用，並且不斷地演進，逐漸形成的一種溝通工具。它是一種有意義的聲音，包含語音（聲音）、語法（規則）與語彙（意義），傳達的是概念和情感（范文芳，1994）。有人認為語言是學習過程的傳遞，語言的傳遞與文化的學習是相對等的，必須藉由濡化的過程，才有辦法達到傳遞的目的（Kottak，2005：136）。語言的傳遞必須深植於文化的根基，語言與文化並長，是一個族群的辨識點。語言是一種情感的聯繫，語言是人類的心聲，是傳達思想、情感的工具，同時也是民族結合的要素之一，有了共同的語言，自然會產生親切的情感（曾逸昌，2003：115）。除此之外，語言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與人之間傳達消息或表達思想傳遞信息的重要媒介，因此語言是信息的載體，表達語言就意味著傳遞信息，而信息是不能被「沒收」的，由此可知語言可以視為一媒介，是人與人溝通中重要的橋梁（陳原，2001：120）。

綜合上述各家對語言所給的釋義，認為語言是學習而來，且可由遺傳而來，不僅是溝通的工具、信息的載體，並具有創造性及變動性，除此之外還可以代表文化，是傳承文化的負載者。羅肇錦（2000：258）認為，站在客家人的立場，任何客家話之外的語言都屬於工具性語言，工具性語言代表溝通的能力，學越多越好；文化性語言則代表自

己、父母、族群，而且有責任義務傳承給後代。本研究將根據前述對語言的定義，及客家人語言使用的情形，探討台灣客家人以甚麼樣的態度與方式，將語言代表的文化立場體現於日常生活之中。

二、母語

追本溯源可以發現，母語一詞源自英語「mother tongue/language」，我們自然地把「mother」翻譯成媽媽或母親，所以母語最淺顯的說法就是「媽媽的話」，但母語並不是專指一種語言，而是一種通稱，是嬰兒出生以後，跟父親或母親首先學習的語言，它代表一種母親的、鄉土的聲音，是我們最熟悉，使用起來也最感親切的話（楊振裕，1994；林雅雯，2000）。亦即語言學裡所謂的「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也就是說個人出生後第一個所學習到的語言（蔣為文，2006：529），母語是父母的話，代代傳承，包含族群的文化和習俗，族群的標幟（施炳華，1998）。

黃宣範（1995：338）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母語定義為：「個人在幼年時所學會的語言，而且成為他思想溝通時最自然的工具」。然而范明龍（2004：29）卻認為，母語絕不只是媽媽的話而已，母語是跟當地歷史文化傳統關係密切的話語，更是祖先代代相傳所保留下來的語言，它包含著一個族群的文化、感情、價值觀、哲學思維等。母語就是方言，方言就是一種語言，它原有自己的語音、語法和語彙，它當然也代表一種風格、一種文化（范文芳，1994：307）。在學術上，和母語相關的用語有「區域／地方性語言」（regional language）、「鮮少用語言」（lesser used language）、「次要方言」（minor language）、或是「少數族群語言」（minority language）。然而，此處所指之少數族群，並非人數稀少的族群，而是泛指被支配的族群（施正鋒，1998：5-9）。

母語又可以從「語音」與「語法」兩方面觀之，各種母語之語音都有自身獨特的音調和節奏，在語法上，也可代表不同族群之思維模式。而文化的傳承要靠語言做為媒介，而母語又是一個族群文化的累積，由此可知母語對族群最重要性是文化保存與傳承。無論何種定義，都強調了母語是各族群世世代代傳承下來作為人與人間溝通的工具，是祖

先傳遞下來的語言，它不僅負載文化傳承與族群認同，更是最方便的族群辨識標誌。

人類的語言有上千萬種，各族群也有各自獨特的語言（即母語），語言是社會認同中最關鍵的一個部份，是溝通與情感表達的方式之一，代表社會傳遞文化的命脈、群體認同的標誌。就母語來說，它不僅為人與人溝通的方式，也代表著族群的文化象徵，若一個母語，失去了使用的場合，或被所謂的主流語言所代替，其在文化傳承上面，更是一個危機，因語言在文化上有其重要性，故如何透過母語的保存來傳承族群的文化，是值得深耕的方向。

三、母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教育改革浪潮下，主張人文主義與多元文化，以落實「適性化教育」為目標，視每一位學生為獨立個體，因此，學校必須提供適性化的教育，讓每一位學生都能有適當的學習機會與環境，進而以「帶好每位學生」為要務，除此之外，更強調對弱勢族群提供學習機會，以達到教育機會均等的訴求。因此從「中央集權式」的課程發展模式，改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模式」，政府權力下放置學校、教師，提供學校、教師、與家長對課程設計與發展的空間，以落實後現代主義課程之理想。

為保有文化的多樣性與對不同國的語言皆抱持著尊重的態度，世界各先進國家紛紛實施雙語或多語教育，我國也在近幾年實施雙語教育，其中，雙語是指國語和本土語言。受到人文主義、後現代主義、多元文化教育觀點等理論基礎之影響，台灣也在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下，推動了本土語言教學，不僅順應了國際趨勢與教育潮流，更達到維護與傳承文化資產之目的。而實施本土語言教學的重要目的是希望使用各種不同母語的族群，都能逐漸恢復語言的自尊，促進文化保存和防止母語的流失。學者克勞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目前全世界大約有6,000種不同的語言，然而，未來會以一個月滅絕兩種語言的速度造成語言的流失，透過此觀點，亦可視為兩個星期至少會有一種語言滅絕，一個世紀後，可能剩下3,000種語言（Crystal, 2001：69）。因此如何保留母語是近年來各個國家逐漸重視的課題。

台灣四個族群語言中，以族群人口與使用母語人口比例觀之，原住民的差距最大，次為客家人，也就是說原住民語言的消失最為嚴重，次為客語（黃宜範，1995：428）。因此母語復育的工作刻不容緩，挽救母語教學的工作不論國內、國外皆普遍受到重視。回顧台灣的語言教育政策，從民國82年教育部公告的國小課程標準訂定「鄉土教學活動」科，國民小學中的鄉土教學分為鄉土語言、鄉土歷史、鄉土地理、鄉土自然與鄉土藝術等五個類別。另外，民國88年首次將閩南語、客家語和原住民語等母語納入九年一貫課程「語文」領域中，90學年度開始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中，語文領域中的本國語文部分，更是打破了以往獨尊國語文的課程設計，而將國語文、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均列入本國語文，也開啓了母語成爲正式課程的地位。

羅肇錦（2000：261）提及：語言面臨傳遞危機到消失只需要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第二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接著就變爲一人說一種的「鬼話」。另外，莊佩芬（2004）在〈母語流失的影響：兩個布農族家庭的個案研究〉中，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對台東兩個布農族家庭作深度訪談，瞭解母語流失對台灣原住民家庭的影響程度發現：祖、父、孫三代對母語流失有不同程度的感覺，上一代對母語流失感到無奈與難過，中間代因母語能力與母語意識不同，因而對母語流失的感受也不同，第三代雖感受到母語流失的現象和危機，但當中年紀小者感覺已不明顯了。由此可知，語言在代間溝通的能力將會漸漸衰弱。范滿妹（2007）在〈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省思—以客語教學爲例〉中提出三個面向：國家政策、家庭重視以及學校行政的支持，是鄉土語言文化是否保存、延續、傳揚進而發揚光大的關鍵點。其中特別強調家庭和社區才是保存鄉土語言最重要的環境。而周美香（2007）在〈國小本土語言(文)教學的現況與建議〉研究中，透過師資與教材的分析探討本土語言教學的困境，其中發現，本土語言的教學除了須有專業的師資外，音標用字也待整合。除此之外，家長對本土語言的認同更是本土語言的生機，如何讓家長看到學習本土語言的價值應該才是當務之急。

謝國平（2007）在〈語言流失與RLS在台灣〉的研究中，以台灣的原住民爲對象，

檢討挽救瀕危語言（reversing language shift，簡稱RLS）在台灣的情況，透過語言活力評估（Language Vitality Assessment，簡稱為LVA）的九個衡量因素分析發現，原住民語在語言世代傳承的活力分析已到明確危險程度，而對族群語言的態度上則顯示有些成員支持維護自己的語言，其他人則漠不關心或甚至支持語言流失。張學謙（2002）在〈紐西蘭的語言規劃〉的研究指出：語言學家原本認定即將滅種的毛利語，在毛利人能適時的覺醒，強烈族群意識驅動下，積極透過由下而上的草根性的運動採用完全浸淫式的毛利語教學，建立完全使用毛利語的幼稚園（語言巢）、小學、中學，影響中央的語言政策，訂定毛利族之教育權、使用權、媒體傳播權，以及成立毛利語言委員會，透過立法將毛利語提升到官方語言的地位，並且建立家庭、社區的母語環境，透過社區自發性的成立母語傳授中心，有效的阻止語言流失的趨勢，而成功的保留了原將消失的毛利語。以下就推動母語教學相關文獻作一分析（如表二所示）。

表二 推動母語教學相關文獻

研究者	出處	研究結果
張學謙 (2002)	紐西蘭的語言規劃	語言學家原本認定即將滅種的毛利語，在毛利人適時的覺醒與強烈族群意識的驅動下，透過政府的政策制訂、學校的教學，並且建立家庭、社區的母語環境，有效阻止語言流失的趨勢，成功的保留了母語。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	語言在代間溝通的能力漸漸衰弱，語言從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我們的話」，下一代是「阿爸的話」，第三代是「阿公的話」，再下去就變「鬼話」。
莊佩芬 (2004)	母語流失的影響：兩個布農族家庭的個案研究	祖、父、孫三代對母語流失有不同程度的感覺，上一代感到無奈與難過，中間代會因母語能力與母語意識不同，而有不同感受，第三代雖能感受此現象和危機，但當中年紀小者感覺已不明顯了。
范滿妹 (2007)	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省思—以客語教學為例	強調家庭和社區是保存鄉土語言最重要的環境，而國家政策、家庭重視以及學校行政的支持，是鄉土語言文化是否保存、延續、傳揚進而發揚光大的關鍵點。
謝國平 (2007)	語言流失與 RLS 在台灣	原住民語在語言世代傳承的活力分析已到明確危險程度。
周美香 (2007)	國小本土語言（文）教學的現況與建議	我國本土語言的教學除了須有專業的師資外，音標用字也待整合，除此家長對本土語言的認同才是本土語言延續的生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發現，各國逐漸開始重視母語的傳承與延續，因在世代傳承之下，對語言的認同產生了歧異性，語言在代間溝通的能力漸漸衰弱，許多家庭漸漸以其

他語言取代之，造成了其母語在傳承上產生斷層，再加上家庭、社區是語言學習最重要的環境，而母語是鄉土文化的土壤，唯有透過母語的學習，才能更了解自身族群之文化與價值精隨之所在，因此，在講求後現代思潮的世代，注重多元文化的並存，加上各族群語言逐漸消失，母語教學有其實施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四、客語教學之相關研究

客家人在台灣分布，主要以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屏東、高雄、雲林、花蓮、台東等縣，其移民人數最多的是桃園縣與台北縣。台北縣的移民人口很多，客家人為求生存，大多不說客家話，桃園縣雖然「北閩南客」，但由於聚落異質性大，導致語言保存不易。都市化和工業化的變遷造成傳統客家村落人口外流，都市散居的型態影響客家的語言和文化的保存。另外閩客通婚普遍以閩客混居的情形為多，許多客家族群多數已被閩南人同化，閩客通婚之客家族群生活用語也普遍以國語或閩語為主，客家語使用率降低（羅肇錦，2000：260-266；王甫昌，2003：129-132）。

林雅雯（2000）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訪談，12位台北縣擔任客語教學的老師，試著要去瞭解台北縣國小兒童客語教學及社會支持的相關情形。作者發現，家長雖然對母語教學持肯定的態度，但在現代家庭中，由於親子關係的薄弱，使得母語已不再具傳承的功能。雖然客語的教學能引發兒童對自身的源流及本土環境的關心與認識，但是學生對外卻缺乏使用客語的機會和環境。蕭瑞琪（2004）研究發現，客語教學對客語習得有一定的成效，使學生使用客語的頻率增加，在家庭中也較願意主動說客語，而客語語彙增加的越多學生應用的機會就越大。另外，現今國小客語教學每週時間為一堂課（40分鐘），對學生客語的學習其實是不夠的，而家長的支持態度和學校、社區營造優良的客語環境會是學生學習客語的一大助力。

管聖洲（2005）以桃園縣客家庄與福佬庄實施客語教學的情形作比較，針對南區客家庄83所學校，北區福佬庄100所學校，對國小行政人員與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作者發現，實施客語教學主要考量的因素，在客家庄為視學生需求，在福老庄則視師資

而定，但兩個地區在師資的安排上都有專業不足的現象；在行政方面，客家庄與福佬庄均是客語教學之設備不足，雖學校皆有舉辦教師研習和學生學習相關活動，但家長普遍不支持客語教學。

段淑勤（2007）則分別從認知、情感認同，以及行動等三層面，探討客籍學生家長對客語使用與教學的態度。作者發現，家長教育程度越高，對客語的認知程度也較高，但支持行動卻消極；家長和子女用國語交談的比例高，對客語的支持較為消極。三個層面中以認知表現較佳，情感認同較弱，實踐行動則是消極。另外通婚、媒體和習慣等會影響家長對客語以及客語教學的看法。追溯其原因，隨著台灣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形態的急遽轉變，許多傳統文化漸漸消失，其中又以母語的失落最為嚴重，客家話如今在台灣已經步入夕陽期語言。

根據黃宣範（1995）的看法，客家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在於閩客混雜，因生活經濟或工作因素產生語言遷就之現象，家族成員中學會他族語言者日益增多，家庭語言被他族語言取代之情形，漸漸的出現在第二代或第三代，最後客家人變成福佬客或是忘記自己是客家人，同時也放棄了客家族群意識與文化的認同。因此，教育部努力推行本土語言教學，希望學生的本土語言能力不至於流失。以下就推動客語教學相關文獻作一分析（如表三所示）。

表三 客語教學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結果
羅肇錦 (2000)	以台灣客家人數最多的台北縣與桃園縣觀之，臺北縣移民人口多，客家人為求生存，大多不說客家話，桃園縣雖然「北閩南客」，但由於聚落異質性大，導致客家語言保存不易。另外在閩客通婚之下使得客家語使用率降低。
林雅雯 (2000)	學生缺乏使用客語的機會和環境，雖然家長對母語教學持肯定的態度，但在現代家庭中親子關係的薄弱也使得母語不再具傳承的功能。
王甫昌 (2003)	都市化和工業化的變遷之影響，傳統客家村落人口外流，都市散居的型態影響客家的語言和文化的保存。
蕭瑞琪 (2004)	客語教學對客語習得有一定的成效，但現今國小客語教學每周時間僅一堂課（40分鐘），時間不足，而家長的支持態度和學校、社區營造優良的客語環境是學生學習客語的一大助力。
管聖洲 (2005)	以桃園縣客家庄與福佬庄實施客語教學的情形作比較後發現，兩個地區在師資的安排上都有專業不足的現象，家長普遍不支持客語教學。
段淑勤 (2007)	分別從認知情感認同及行動三層面探討客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度發現，通婚、媒體和習慣等會影響家長對客語以及客語教學的看法。家庭間用國語交談的比例高，家長對客語的支持較消極，家長教育程度愈高對客語支持行動亦愈消極。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綜觀上述可知，客語教學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注在語言的教學以及成效的探討上，從相關研究發現，客語使用率有降低的情形，在教學上有其一定的成效，但教材與師資和時間的不足影響了學校客語教學的效果，另外，家長的支持態度更是學生學習客語的一大助力。

五、台灣語言政策對客語的影響

台灣由四大語言族群所組成，實有二十種以上的語言，但國民黨統治五十年來，透過政治與教育的手段，讓人民潛意識中認為只有說「國語」才是最好的，觀看台灣各時期的語言政策就是一個例子。「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 是「語言規畫」(language planning)的一環，用政治力量，規定特定語言在特定領域內的地位(status)與功能(function)，包括語言的保存、擴張與限制（周雅雯，2006：31）。施正鋒也曾經指出語

言問題常伴隨族群問題出現，在大環境之下，許多弱勢族群使用之語言成爲「弱勢語言」，因缺乏主流語言擁有之語言權利與政策制度的支持，鮮少在公共場合被使用，種種原因造成族群語言活力不足，弱勢族群因而被迫放棄母語，轉向強勢語言。世界上少有單語的國家，大多數皆爲多語的國家，但掌權者爲了統治方便，維持國家穩定，自然會以族群中較易辨識的特徵—語言，爲目標進行語言政策的實施（轉引自蔡芬芳，2002：105）。國民黨在民國三十八年統治台灣後隨即推行國語運動，從行政體系的運作到大眾媒體的掌控，使得台灣各族群的母語一點一滴的加速流失。

語言的流失從1941年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後，即已開始受到影響，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來就一直是以「獨尊國語」的政策，至1970至1986之加強強制推行後，幾乎已使年輕一代的客家子弟失去說客語的能力，根據客委會資料，說客語的人口每年流失5%。政策失衡狀況下，原住民語流失首當其衝，平埔族的消失就是一例，客語的傳承也形成危機，可見不平等語言區隔對台灣本土語言造成多大的傷害。因此從90年度開始，原住民族母語正式列入國小教學課程，母語的傳承與學習被列爲一項重要的原住民族政策。

不論古今中外，所有殖民者在取得統治權後，在語言方面都試圖以同化政策欲消滅被統治者的文化，進而達到侵略的目的，而今語言危機對弱勢族群是非常急迫的，是故一個國家的語言政策也掌控著一個族群的命運，若無法保障弱勢族群的語言權，即漸漸的逼迫族群語言消失，終究導致滅亡，間接的阻斷其文化上的傳承。關於不同時期語言政策（如表四所示）。

表四 台灣各時期的語言政策

階段	統治者	語言政策	任務或影響
荷據時期	荷蘭人	重視原住民語言人權	傳基督教信仰，以新港語教學
清領時期	滿清政府	放任政策	無 * 但任官制度使清代二百多年官民語言不通
日據時期	日本人	前期：國語政策 中期：同化主義 末期：皇民化運動	企圖消滅台灣文化，形成很大的語言危機
民國時期	中國國民黨	分三期： 1.1945年—1970年「華語社會建立期」 2.1970年—1987年「方言全面壓抑期」 3.1987年解除戒嚴至今	1.滅絕日文 2.獨尊國語 3.禁止母語

原始資料：李雄揮（2004），作者製表。

一位著名的語言學者曾說：一種語言「就是一支配備了陸海空的部隊」，隨著舊殖民地的崩潰，新的國家在舊的殖民領域內成立，在不同的族群權力拉扯中，勝負的關鍵就在於誰擁有真正的陸海軍與文化上的陸海軍（Isaacs, 2004：143）。孫大川提到：語言是民族的族譜，是自我身分認同的線索；喪失自己民族的聲音，猶若失去民族靈魂的安宅，死去的不只是語言，民族與文化也隨之死亡了（孫大川，2001：22）。百年來，台灣政府「獨尊國語」的政策，歧視與壓制本土語言，造成本土語言的流失，實是一種語言不公平對待之政策，因此打倒語言歧視主義（linguism），賦予台灣族群語言平等地位，成為語言地位規劃以及語言復振的首要目標（施正鋒，2004：170），如何使各族群珍視自己的語言，關心語言前途和語言生命亦是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六、小結

語言是一族群文化上最淺而易見的象徵，是人類的心聲，是傳達思想、情感的工具，也是民族結合的要素之一，可以視為族群的特色，而母語則是祖先代代相傳的語言，代表著一個族群的文化、感情、價值觀以及哲學思維，若一個母語，失去了使用的環境，

被主流語言所代替，此族群在文化傳承上面，也會變成一個危機。透過母語教學的相關研究發現，近年來各國紛紛開始重視本土語言的傳承，希望透過各種語言的公平性對待，而不是透過政策進行文化上的宰制，削弱弱勢族群的勢力與其特有文化，希望能透過政策制定的方式達成多元文化並存的理想。行政院客委會為振興客語，將客家語言與文化向下扎根到校園內，以提升學童使用客家語言的能力，在2009年施政計畫書裡指出，推動客語生活學校是行政院客委會落實客語生活環境重要的一環，主要目標在營造生活化的客語學習環境、創造師生以客語互動的機會、及建立聽、講客語的自信心，因此朝生活化、公共化、教學化、及多元化等四大原則推動。行政院客委會用經費補助來鼓勵自由申請的學校，推動生活化的客語教育，營造師生講客語的生活環境（行政院客委會，2008）。期能透過客家語言環境的塑造，漸漸讓客家語成爲生活中的一部分，也適時注入尊重多元文化的情懷，幫助客家族群文化的傳承與提升族群認同感。

第二節 語言認同之相關文獻

一、認同之概念



學者Elvira Lima and Marcelo Lima認爲關於認同，可概括分爲二類研究方向，第一種是著重在個人對自我或他人（楷模或偶像）的認同；另一種則強調個人對其所屬文化的認同，爲主體（個人）與客體（重要他人、團體等）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就心理學而言，是一主觀追求的過程，可視爲一種歸屬感。由上述可知，認同可以視爲社會關係中具有象徵性、有意義結構，它是集體標準的關係，同時認同是一種群集性的內部結構，它清楚地讓一個人成爲團體中的一分子，因此認同是一種「文化關係」(cultural filiation)(轉引自湯昌文，2002: 23)。

認同也可視爲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長期所學習而具有的特殊價值意識與感情，和個人所屬社會的歷史記憶、集體意識，處於一種相互同意，甚至彼此增強的狀態。不只個人，社會中的次團體，如族群，也可能發生出特定的認同（張茂桂，2003：216）。其中，連接了主體內在與外在、個人與公眾世界的橋樑，從主體性參與的觀點來看，認同

指的也是一種經驗，是存在於個人與某特定地域間的一種關係，它屬於某特定的族群，雖然族群中的份子可能散居在世界各地，但因為認同，他們彼此分享著類似的文化與價值觀。Geertz將認同視為一種「原初情感」，有可能是同一宗教、使用同一種語言、遵循同一信仰，這一群人形成同一個族群。認同不只因個人情感因素、現實需要或共同利益義務，更有一大部分是道德的連結力量，對同族人具有某種高壓性的強制力(轉引自李宜蓁，1999：3)。如同張酒雄等(1993：11-12)歸納分析認同定義指出：認同是一種心理狀態與社會化價值的內化過程，透過表達個人行為的傾向，以趨向於楷模的行為表現。認同的形成，是一種不斷地學習、意義追求的過程，在多元文化的現今社會，傳統文化價值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因此認同的過程並非穩定的形成，有可能會隨個人社會及時間而有所變化。

綜觀上述可知，「認同」主要是主體與客體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亦即歸屬感，是一個社會互動過程，透過一種與人互動的形式而成，其中包括了社群、地域、價值觀的認同。因此，「認同」已愈來愈趨向於一種流動而多元的狀態，主體不再具有所謂固定、本質或永久的認同，而是經驗到的多重認同，是破碎的、重組的、多元而並非單一化的。認同有時是互相矛盾或無法決定的，它有可能隨著物質條件、歷史聯繫、以及文化塑造的過程這三個層面的變化，而會做不同的呈現。因此，認同是建構出來的，從個體認知與他人群體之間，是否擁有一些共同的起源或其同分享的特質，因而建構出屬於自己的認同，屬於根植在人類深層的心理建構，也會隨著歷史文化而變遷(廖炳惠，1994)。

二、語言認同與流失現象

(一) 語言認同

語言常被視為族群的標誌，有一些族群認為同一族人必須使用相同語言，語言可以激發族群情感，讓個人有歸屬感，當一個人會說母語時，會覺得被族人接納，進而產生文化認同。此外，Liebkind也指出語言是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轉引自施正鋒，1998：52)，亦即語言和認同之間雖不具有「絕對」的關係，

但卻具有「相對」的關係。蔣為文（2006：532）在〈從漢字文化圈看語言文字與國家認同之關係〉一文提到：

語言和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或國族、國家認同是否有關，通常會有正反二種完全不同意見：贊成的人認為語言除了是溝通的工具之外，還是族群歷史文化傳承的媒介、族群自信、自尊和認同的表現；族群母語死亡，族群意識也隨之消退。反對的人總會提那些像愛爾蘭的例子來證明雖然講英語但仍可以維持愛爾蘭人認同。所以語言和認同雖然無「絕對」的關係，然而卻有「相對」的關係。

面對主流強勢文化的競爭，客家文化能否保存，語言是最明顯的指標，因客家人最容易被辨識的標誌之一，是其被稱為客家話的語言（陳春聲，2006）。黃宣範（1995：298）針對中部客家方言島的消失提到：「彰化縣的員林、埔心、永靖，雲林的二崙、崙背及西螺過去是客家人聚落之地，但客家話在彰化地區已完全絕跡，在雲林地區則流失嚴重。彰化地區的客家人現已經完全為福佬化，並自認為閩南人，而非客家人。」，由此可知語言的使用和流失與族群意識之間極具關係。

王雯君（2005）之研究針對12位閩客通婚的婦女（閩嫁客，客嫁閩各6位）訪談後指出，受訪者認為族群認同來自血緣命定，亦即族群原生論的觀點，在語言的使用上，客家女性明顯的閩南化結果在於語言認同，以此說明族群認同的多重性。在方言教育上，以市場取向和實用為考量，很少對小孩傳承方言文化，說明閩客通婚反而增加了閩南語的使用，客家語言被認為不是重要的認同，為避免客語認同因為通婚而消融與弱化，作者提出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使用客語才是維持客家認同的重要指標。

范佐勤（2008）從語言層面的角度來分析中壢客家族群的福佬化現象，發現中壢客家族群在語言的交談上已從純客語到客語、福佬話參雜使用，而福佬化現象的發生以福客通婚下的三代同堂家庭最為明顯，此一類型的家庭語言多以福佬話為主，且小孩的福佬話能力有優於客語的現象，顯示福客通婚中客家族群已邁入福佬化現象。再根據同化

的過程，按社會學家Gordon的看法將中壢客家族群的福佬化現象分析了七個層次⁴，說明了中壢客家族群的福佬化現象目前處於「結構認同」與「認同同化」階段之間。由以上研究者之研究可發現，客語認同與族群認同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客家族群經由對客家語言的使用與認同，來對自身族群產生歸屬感，進一步對自身族群產生認同感，但在新一代的客家人與其他族群通婚後，漸漸產生了語言流失的現象。

客家話流失現象首見於公共領域（公務機關、議會及工作機構），其次為民間生活世界（如市場），即使在客家族群和家庭內部也逐漸為其他的語言所侵入，如果一個社群中以其母語為家庭語言的比例達到70%以上，該語言仍有一定的活力，反之，則可視為語言流失現象。新一代的客家人與其他族群通婚後，語言消失情況更加嚴重，且客家族群對母語認定與族群認同的差距隨年齡層的降低而擴大，母語能力亦是隨年齡的降低而遞減，有嚴重的母語流失現象，而年齡愈低的客家人，使用流利客語之能力比例也愈低。客語流失是台灣客家族群最常擔憂的問題，因台灣客家族群的認同有很大部分是從擔憂客語流失的危機感所建構而成，而母語能力的流失也連帶影響自己對客家族群的認同（徐正光，1994，1998；曹逢甫，1997；徐正光、蕭新煌，1995）。

王甫昌（2003：138）指出客家人族群意識的形成乃因客語在黨外運動中受到福佬話的壓迫，因客語並未被認為是「台灣話」的一種，而憂心客語消失因此台灣客家族群遂興起一股客家意識，這種反對閩南人的語言壓迫感受，後來觸發為「還我母語」大遊行，喚醒台灣客家族群的「我們都是客家人」的凝聚力。因此，語言流失和族群認同感有一定程度的相關。以下茲就文獻探討語言流失之因素。

（二）語言流失的因素

透過上述相關文獻分析得知，語言流失有許多可能的原因，本研究歸納主要原因有

⁴范佐勤(2008:37)在〈中壢客家的福佬化現象與客家認同之研究〉把同化的過程，按社會學家 Gordon (1964) 的看法，把福佬化現象與福佬客的過程分為七個層次，(一) 涵化(福佬化現象)(二) 結構同化(福佬客的出現)(三) 婚姻同化(四) 認同同化(五) 態度上的同化(六) 行為上的同化(七) 公民的同化(福佬人)。

家長的態度、家庭結構、語言政策，以及教材與師資等因素，皆會對語言傳承造成影響，詳細討論如下。

在2008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中，客家民眾使用客語的比重偏低，在家庭當中以使用普通話交談的比例（93.1%）最高，其次是使用福佬話（65.3%）交談，使用客語交談的比例（37.8%）明顯較普通話或是福佬話低。另外，客家民眾多數（57.3%）體認客語流失嚴重程度，但有較高比例（53.2%）客家民眾沒有（不會）教子女說客語（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由此可知，在客家族群家庭內部逐漸被其他的語言所侵入（尤以國語為最）之下，客家話有快速轉移到國語與客家母語能力的急遽下降的現象，而年輕一代的小孩在客家族群家庭場域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國語做為溝通的語言，在此情況下，客家語言生態，有逐漸被國語取代的趨勢。

蕭素英（2007）指出，使用母語的比例隨著世代遞減，使用國語的比例則隨著世代遞增。較年長的閩、客跨族通婚的家庭中，配偶間溝通的語言是閩南語、客語或閩客語混用；但是較年輕的跨族通婚家庭，夫妻間使用國語溝通的比例很高。另外在客家族群中，與長輩交談使用母語的比例最高；與平輩次之；與晚輩比例最低。由此可知，若孩子們常常有機會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一起，使用母語溝通的機會就增多，那麼他們即使不見得能講客家話，至少也聽得懂。不過，在小家庭制度當道的情況下，家庭結構改變，由大家庭轉變為小家庭，三代同堂的情況不如以往常見，因此年輕一代的子女找誰學客家話？加上年輕一代的父母觀念的改變，台灣教育因為升學競爭激烈，多數家長希望小孩能贏在起跑點上，很多家長便和小孩從小講「國語」，使得台灣各種本土語言逐漸喪失。擔任文化傳承的角色首要要在家庭，從家庭成員間使用的語言頻率可以看出語言的活力程度，如果某種語言在家庭中只用於對長輩的溝通，而不用於平輩與晚輩，則該語言的世代傳承會發生困難。如今家庭結構的改變，客家話在家庭內使用隨世代遞減。

台灣的語言政策影響台灣語言的消長情形。當強勢族群想利用最有效、快速的方法來統治弱勢族群時，來自政治的強制力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法。台灣客家族群在清領時期的消長，主要是基於非政治的社會、經濟、文化及人口等因素；客家強勢的地區同化了

不少平埔族人，弱勢地區則被同化為福佬客。但日治時代開始後的100年，卻兩度因政治力導致嚴重的母語傳承危機。1937年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禁止學生在校說母語、報紙禁登漢文版，並獎勵全天後都說日語的「國語家庭」。爾後國民黨一接收台灣後，就籌備「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中央政府遷台僅7年後（1956）即禁止學生在校說母語，違者要罰錢或掛牌（薛雲峰，2008：131）。在諸多政策之下，人民被迫配合，加上電視媒體在國民黨掌政的勢力之下，排斥本土化，不但限制了本土語言的使用，更醜化了本土文化，政府利用媒體與教育的力量，對人民進行思想的改造，直接的制止本土語言與文化的傳承。

1980中期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台灣實施本土化政策後，為建立台灣人民對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建立各族群之主體性，因而提出四大族群口號，將社會上紛雜的亂象拉到各族群間的「文化」差異，化解本省與外省的二元對立；接著1988年的還我母語運動將客家意識推到高潮。回顧過去台灣的社會環境，因政府政策的強制規定，讓人民沒有說本土語言的機會，壟斷一個族群的方言，也間接中斷了其文化傳承的方式。國語的推行成功來自政策的制定及推動，但單一的語言政策雖然讓語言很快的推行，在溝通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相對的也扼殺了其他本土語言的生存。在國民黨四十年霸道的語言政策下，台灣語言文化失去了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其結果便是台灣人母語能力逐漸萎縮，以至於完全喪失母語能力，成為「國語人」（洪惟仁，1992：51）。

客家族群的內涵本身就具有文化的多樣性，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腔調。因此，教師因應地區文化需求自編教材。在本土語言逐漸被重視後，學校成為一個本土語言傳授的場域，但客家話近年來才列入正式課程，在教材的發展上面，也不如國語文來的長久，再加上開放民間版本教科書的政策實施下，教材更顯的多元化，站在教師的角度觀之，可以豐富了教材的選擇，但另一方面，對於不是長期教導客家語言的教師來說，在選擇教材上面，更加重了其負擔。但是教師們在教學上有燃眉之急，許多研究均顯示，中小學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活動大多依據教科書和教學指引，而此時卻未能及時提供適切的教材，因此在客語教學的成效上，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鍾榮富，1994）。

在師資方面，因本土語言教學被重視是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後，但現職教師在客語能力上的不足，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教育部爲了彌補客語師資的不足，於2002年辦理閩南語、客家語支援教學人員的檢覈考試，但通過此檢覈的人員，實際上從事教職的人數不多，是否能改善現場客語教學師資的問題，值得商榷。另一方面，根據教育部國教司規定：客家語師資需接受72個小時的課程訓練，但以目前教育部規定的72小時訓練而言，多半已經接受過課程訓練的支援老師都不覺得滿意，在訓練上，若無法符合現場教學教師的需求，更是無法彌補客語教學的不足之處。

上述文獻分別討論了認同之概念、語言流失的因素、家長的態度、政府的語言政策、教材與師資，這些概念與本研究皆有著相當程度的關連性，研究者將在實際案例的研究過程中，發現這些文獻的觀點是否與本研究呈現對應或矛盾的情況。

三、小結

當一社群原本習慣性的使用一個語言，被另一個語言所取代，這個社群即正在經歷語言轉移。語言的流失現象，可概括分爲「語言維持」與「語言轉移」，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語言維持是完全繼續使用某種語言，或在部分領域維持使用某個語言；而語言轉移則是部分或者完全轉移到另一個語言，當語言轉移完成後，語言逐漸走向衰亡或滅絕。對客家族群來說，因爲大環境之下，客家文化意識的消長，在族群通婚的逐漸普遍之下，產生社會語言學中的「語言遷就」現象，客家族群放棄自己原有的語言，改使用強勢語言（即是現在的國語）做爲平日溝通的語言，在家庭內部，說客家話的機會愈來愈少；在外與人溝通時，也改用國語，因此客語漸漸失去舞台，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

綜觀上述，客語流失的情形有待政府相關因應措施的實施，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尊重差異是重要的課題，但由於客家語言教學還未達到成熟階段，客家委員會雖逐漸重視客家語言流失的議題，但一個語言的傳承與教學，有待各方人員的配合，若能結合學校環境、社區資源、加上家長的配合，將能使客語教學更加有成效，進一步解決客家語言流失的問題，並傳承客家族群文化。語言是文化認同的基礎，透過語言的傳承，直接或

間接的將文化傳承下去，是大部分族群文化傳承的方法之一。本研究將探討客家語言與客家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探究語言是否會對其族群認同產生影響。

第三節 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相關文獻

一、文化認同

文化的概念包含了主題、過程、差異等，它可以用來描述一套模式、信念、行爲、制度、符號象徵，其可定義爲一套行爲、價值觀、態度、規範、角色、意義與溝通方式的模式，這些都是世界觀的反映（湯昌文，2002：26）。而文化是經由人們的生活創造出來的，在一個族群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認同，文化認同的形成，是一種不斷地學習、意義追求的過程，但文化會依著時間的演變及人們生活的價值觀或信念而調整改變。

文化認同是指社會成員經文化活動參與過程中，對於文化活動的目標與價值內化於個人心中的一種現象，不但能體會文化活動與個人生活關係，並自然而然發生良好的情感與認同，而成爲個人人格的一部份（Connor, 1999）。個人的文化認同是一種價值觀內化的現象，在與其他文化的互動過程中，體會其他文化的內在價值，並從內心接受，且自然而然的發生良好的情感與認同感，重要的事，此文化將成爲自己內心的一部分。

文化認同大致可分爲「個人觀點」與「集體觀點」之論述。「個人觀點」之文化認同意指：一個人在文化認同或世界觀之間來來回回的游移，調整價值觀與行爲，修正一個人對真實的詮釋，發生在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在每日互動中改變多元的認同（林瑞端，2001：28）。從「集體認同」觀點觀之，文化認同就是「想像出來的一個（他們所歸屬的）社群」，所以認同是一種想像的歸屬感（Tomlinson, 1994：235）。是一種共同體的歸屬感表徵，是一群人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以及無數的集體記憶，從而形成對某一共同體的歸屬感（江宜樺，1998：15）。

相較於族群認同所強調的血緣關係，文化認同通常是依附於一塊範圍固定的土地而

發展開來。而在多元文化觀點的世代，構成文化認同之來源為多方的，多層次的，一般而言，主觀上的族群認同必須建立在客觀上觀察得到的有形特色，比如血緣（體質、種族）、文化（如語言、宗教、生活習慣），或是無形的基礎，比如共同歷史經驗（記憶或想像）、出生地（湯昌文：2002：28）。

因此，文化認同可定義為一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個人透過與外界的互動，調適或同化自身原有的價值觀，或將接觸的文化內化為個人心中的一種現象，進一步透過一群人分享了共同的價值觀與信念，形成一種共同的歸屬感，而透過這些文化認同，將一群人聚集再一起。在文化認同之後，我們要探討的即是更進一步的文化傳承議題。蕭瑞琪（2003）以一個班級之九位學生為對象，透過教學方法、課程設計、家長態度、社區環境以教學觀察、教學札記、學生學習日誌、深度訪談、家長訪問來瞭解學生習得客語和文化認同與傳承的程度發現，家長態度和社區環境會影響到客語教學的進行。另外，黃輝爵（2007）例舉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語言學習過程以及透過作者本身在家庭所進行的母語傳承經驗，說明家庭是母語傳承重要的場所。

過去的傳統文化教育僅存在於部落和家庭中，而現在則是分散至學校與社區，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鄉的差距與人口的外流，聚集在都市的年輕人說客語的機會減少，造成客家人逐漸在地化，或因為族群通婚、融合，加上國語政策的長期推行、客語電視、廣播受到限制而使得客家語大量流失，造成客語傳承的隱憂（郭珍姘，2003：10）。文化的傳承是靠學習而來，家庭雖是文化傳承最直接最主要的地方，但近年來家庭文化傳承的功能漸漸流失，學校、社區變成為文化傳承的重要場所，文化傳承除了語言外，山歌、童謠、建築、文化活動，都將是促進客家文化傳承的理想取材。因此，文化就像膠水一樣，它會把一群人結合在一起，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也是認同的基礎。現今，台灣的族群結構的迅速轉變，在族群通婚後，各族群語言有了對話的空間，加上講求文化和語言多元性的潮流，同時擁有兩種文化環境與語言學習機會是新生代的優勢，但客家文化和語言在大環境融合下，如何影響著客家認同，正是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二、族群認同

Fredrik Barth認為，族群意識的形成是相對於另一個族群團體而存在，族群「他者」是族群認同的基礎，是對於一個族群的認同感，然而族群「他者」的存在並不一定會形成族群認同。基本上，族群認同需要兩個因素的同時作用，一是基於血統、宗教、語言等出生時就決定的賦予性情感（primordial feeling），一是在社會中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社會關係，經由主觀的社會意識，建立族群的界線（轉引自黃靖嵐，2008）。

江宜樺認為「族群認同」指的是一個人由於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譬如猶太人在千年流離中，靠的就是族群認同（以及文化認同）來維繫某種共同體的存在（1998：15）。「族群認同」也是區分我群和他群，和做為人群互動的標準，是少數族群的成員在社會互動的過程，將我群與多數族群有意識地予以分類而形成的，是一個人由客觀的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的一體感（許木柱，1990：127）。

有關族群認同的文獻，陳嘉甄（2004）在〈都市地區客籍學童之客語教學與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探究〉指出：都市客籍學童的客家族群認同度受媒體和父母影響很大，除此之外，自我認同度較高者，其客家的族群態度會較佳。李嫦薇（2006）在〈從多元文化看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針對雲林縣崙背鄉、二崙鄉的詔安客，分三個世代，即：年長者、青年人及學童進行研究分析，發現詔安客語流失嚴重，隨年齡增長詔安客族群覺察愈高：詔安客的族群認同強，對內自信心高，與他族互動不足且身分認定愈來愈模糊，形成多重認同，詔安客的族群認同有漸漸淡薄傾向。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以深度訪談法，針對中央大學馬來西亞的客籍僑生為分析對象，並配合馬來西亞的實地訪查資料進行討論，發現客家認同在東南亞的社會裡，於私於公都不明顯，沒有清楚的客家認同意識，也沒有發現客家語言、文化流失的積極措施。Phinny et

al. (2001) 在研究〈語言、父母、同儕對移民家庭中青少年的族群認同的影響〉發現：從青少年的母語流暢度和同儕互動，就可以直接看出他的族群認同；對父母的調查則顯示，父母的文化保留對小孩最大的影響就是母語。Ennaji (2005) 有關〈摩洛哥的語言文化和認同〉的文中表示：摩洛哥在殖民時期受法國文化影響很深，90年代以後開始保存回教文化的呼聲起來了，在摩洛哥語言和文化互動充滿矛盾和對比的，摩洛哥一直搖擺在現代化和保存主義之間，而母語的認同對身分建構特別重要，他會影響一個人最初的身分認同，舉凡想法、思想以及信仰都要透過母語來傳達，此篇的作者認為母語對認同的建構是很重要的，語言和身分有直接的關係。

然而Bartha等 (2006) 在一篇研究〈語言上的他者的各種面向：以匈牙利弱勢語言保存的展望〉中指出，身分認同和語言在每個族群裡有不同的意義，表達族群認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族群用宗教保持他們的身分認同；有的族群比較重視認同自己的母語；有的族群則相反，就算不會說自己的母語，也會認同自己的族群身分。因此，所謂語言或母語和身分認同的關係，在每個族群都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

三、族群認同相關理論

「族群」的概念最初是人類學及社會學者用來區別不同群體的單位，把英文「ethnic groups」一詞翻譯而來，但此一名詞在台灣被普遍使用與大量濫用，甚至用來稱上班族、電車族 (王甫昌, 2003: 3)。事實上，社會學者對族群有一些比較明確的定義：「族群是指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 (王甫昌, 2003: 10)

Everett Hughes定義族群為：因可觀察與其他族群差異而成為族群；作為一個族群，是因為群體內的人和群體外的人了解它是一個族群；群體內部和外部的人在感覺、態度、行為、舉止上，覺得他們是個獨特的群體 (轉引自陳志明, 2005: 229)；通常是由某些共同特性 (如血緣、文化、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 的一群人共同組成一

個大社會中的群體，是一種特殊的人群分類，用來與它族進行區分，或人我交往與相互對待的方式，然族群分類方式並非一成不變，會因當時文化與社會制度而改變。至於族群的特質（諸如文化、血緣、祖先等各種特質）常是因為自我界定的需要，而「被選擇」用來證明，這是人為主觀的欲求、自我認定的結果，並不一定需要所謂科學決定性的客觀標準來衡量之（張茂桂，2003：216-219）。王明珂（1997：12）對族群也提出相似的論述，他認為族群是透過1.共同的客觀體質、特徵與感情的聯繫；2.族群邊界的形成與維持；3.共同的祖源記憶；以及4.族群間的共同記憶與競爭來維持族群的關係。

Barth宣稱，族群是由他本身組成分子所認定，造成族群的主要原因是邊界，而非語言、文化、血統等內涵；並非地理邊界，而主要的是社會邊界（王明珂，1997：33）。此邊界並非客觀的劃分，但卻是主觀分類的工具，如同王明珂指出，如果華裔美國人認為自己是華人，將表現出強烈的文化特徵來強調自己是華人，如：學古箏、寫毛筆字等（1997：35）。

綜上學者所述，很清楚的是用兩個標準來看族群。王甫昌則從「客觀認定法」及「主觀認定法」，來界定族群團體。

這個定義包括客觀及主觀兩個標準：第一個是這群人被認為擁有的共同文化或是共同祖先與來源。這是強調客觀因素，族群有一些可以清楚看到的、與其他群體有不同血緣、文化特質。第二個界定的標準，是一個比較主觀因素：族群自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的社群，也得到其他的人認可。這其中牽涉到一個主觀上互相認定對方是不是構成一個族群團體的社會過程，也就是族群意識。（王甫昌，1993：55；2003，10-12）

然而，檢視近代族群認同相關理論，多數的學者對於人們如何認同自己的文化，認為比較有影響的有兩種論述，即原生論和工具論。其主要探究「族群」是人類實際生活的本質或是人類因應生存需要所產生的。以下就原生論與工具論的觀點進行討論。

原生論 (primordialism) 指出族群認同乃「與生俱來」的，建立在客觀的有形文化與血緣基礎上，亦被稱為「本質論」或「根基論」。視族群認同主要是來自於根基性的情感聯繫，強調血緣的重要性認為生長環境賦予個人一些特質〈如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由於產生的根本族群情感是不輕易改變的〈王明珂，1997：37；施正鋒，2007b：451〉。

「Edward Shils, Clifford Geertz, Harold P. Isaacs 與 Charles Keyes 等被稱為「根基論者」的學者認為，族群認同主要是來自於根基性的情感聯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Geertz 指出，對於個人而言，這種根基性的情感來自親屬傳承而得的「既定資賦」(givens)，一個人生長在一個群體中，也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緣、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因此他與群體中其他成員由一種根基性的聯繫 (primordial ties) 凝聚在一起」(王明珂，1997：37)。

工具論強調族群認同隨「情境」(context) 而調整，也被稱為「況遇論」(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認同作為追逐集體利益的工具(故稱工具論)，甚至是族群菁英為了競爭有限的資源而建構的，所以也被稱為「建構論」。視族群認同為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強調族群認同隨情勢變化的特質(王明珂，1997：38-39；施正鋒，2007b：451)。工具論是將族群視為維護與爭奪現實利益的工具，是可變的、易被利用的。其更強調資源競爭與族群邊界的關係，強調視狀況而定的認同與認同變遷(王明珂，1997：41-42)。

「工具論者」的學者，將族群視為一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以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與分配，來解釋族群的形成、維持與變遷。有時稱為「況遇論者」(circumstantialists)，強調族群認同的多重性，以及隨情勢變化的特質。譬如，一個在台灣新竹的客家人，可能自稱客家人、台灣人、漢人、中國人；每一種自稱，都讓他與一群人結為一個族群，但是用哪一種自稱，是視狀況而定的。強調族群認同是多變、可被利用的，也是隨狀況而定的(王明珂1997：38-39)。

因此，「客觀認定法」比較接近於原生論、本質論；「主觀認定法」則充滿族群想像，比較接近於工具論、沉遇論。施正鋒（2007b，452）認為客家認同是高度流動的建構，而且是會隨著情境的變動而自我調整，並非是動結冰存的歷史遺跡。而今客家族群除了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背景是無法改變的共同的記憶外，大環境的變遷使得共同的語言被取代、共同的經濟生活被沖淡、共同的地域被打破，文化隨著人的遷移而移動，族群接觸的結果，文化相似性高，文化的特質也漸消失，因此影響族群認同的內涵也隨著在流動，儘管如此，自身屬於客家族群的本質是無法抹煞的。故原生論的主要論點在於族群先於個人存在，也因此與工具論有著不同的看法。

以上文獻分別討論了文化認同、族群認同、族群認同相關理論，本研究試圖從上述文獻回顧的觀點，與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作一對話，進一步了解相關理論對客家族群認同造成的影響。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文化是經由人們的生活創造出來的，在一個族群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認同。台灣早期政府禁止多族群文化的並存，因族群母語中包含了意識形態、信仰、文化、思考方式等其族群的特徵，語言是傳承文化最重要的方式，語言也是族群認同最簡便的方法，故政府利用政策制定的手段，強迫大家說國語，其他族群的方言是嚴格在公共場合被禁止的，經由此方式，想阻斷族群文化的傳承。文化認同也並非一成不變，會透過環境的變遷，是個人和環境交互作用所產出的文化意識，而族群認同，指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所屬社群的歷史記憶、集體意識，經由長期的學習而具有深刻的特殊價值意識與感情，是一種個人和環境相互同意，甚至是彼此增強的狀態。

族群認同透過不同的理論基礎有著不同的結果，客家委員會目前也積極在提升客語使用的頻率，希望透過客家語言的教學，讓客家人更能認同族群文化，並將客家文化傳承下去因此。綜合上述，本研究想透過本土語言選擇來探討和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瞭解現今客家族群對於自己語言的使用和對自身族群的認同感。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入訪談等方式進行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中壢市國民小學學童選修客語之家長對客家文化認同之情形。首先透過資料庫進行蒐集「客語教學」與「客家文化認同」之相關博碩士論文，進而瞭解有關「國小學童選修客語情形」，以提出客語教學現況與相關問題。更進一步針對現況與相關問題，建立本研究架構及研究問題之依據，最後根據文獻探討所得建構出本研究之深度訪談問卷，以作為蒐集實證性資料的工具。待完成相關訪談工作後即進行逐字稿騰寫與資料分析，期許本研究能了解不同家長，對客語選擇與客家文化認同之差異情形，以針對文化認同問題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並對未來國小客語教學之實施提出可行性之策略。本章共分五節闡述，第一節研究地區，第二節研究範圍與對象，第三節研究方法，第四節研究流程實施，第五節資料分析與處理，以下針對各章節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地區

一、地理位置



本研究的場域位於桃園縣的中壢市，位在桃園縣平地行政區的中央，與同級八個行政區相鄰，在全縣為陸鄰最多，自然形成縣內交通中心。同時是全台南北交通大道所經，自古以來交通往來最頻繁。

圖一是桃園縣十三鄉鎮市相關位置圖。



圖一 桃園縣十三鄉鎮市相關位置

資料來源：中壢市公所網站：<http://www.junglicity.gov.tw/Jungli/intro/dept3/list2.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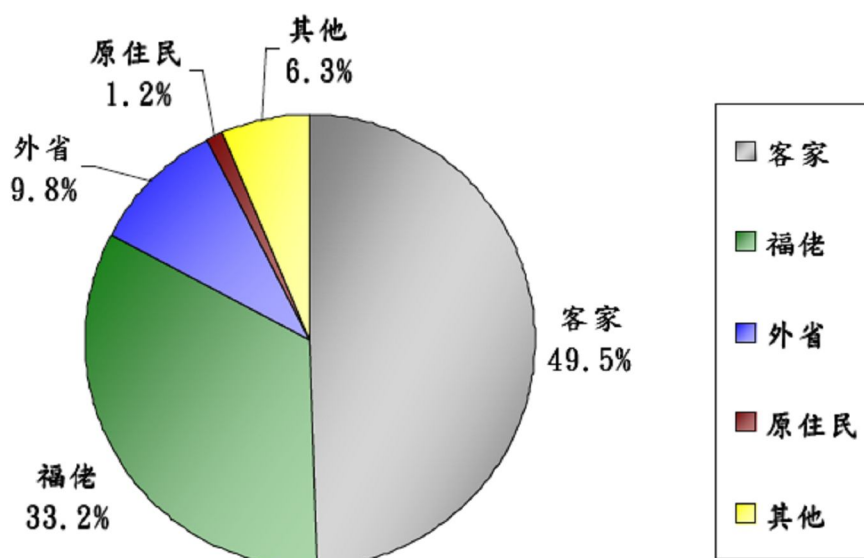
二、中壢市族群結構

桃園台地早在康熙年間就有閩客族群在此開墾，因同族群聚居的現象而產生北桃園與南桃園的區分，北桃園包括大園鄉、蘆竹鄉、龜山鄉、桃園市、八德市、大溪鎮等六鄉鎮市，以桃園市為中心，以閩南籍居民為主。南桃園地區包含今日的中壢市、平鎮市、龍潭鄉、楊梅鎮、新屋鄉、觀音鄉等六鄉鎮市，其中以中壢市為重心，居民大多屬於客家籍。中壢市東、北二面的鄰區，居民多使用閩南語；西、南二面的鄰區，居民多使用客家語；中壢市實為兩種方言的交會地帶。

范佐勤（2008）在〈中壢客家的福佬化現象與客家認同之研究〉中，根據楊文山（2004：A-26）的調查指出：

中壢市的族群結構若以單一認定的方式來區分，客家族群比例占 49.5%、福佬族群為 33.2%、外省族群為 9.8%、原住民族群為 1.2%，其他者占 6.3%；各族群人口數分別為，客家人數約為 168,000 人、福佬人數約為 113,000 人、外省人數約為 33,000 人、原住民人數約為 4,000 人、其他為 22,000 人。

圖二所顯示的，是2004年中壢市各族群比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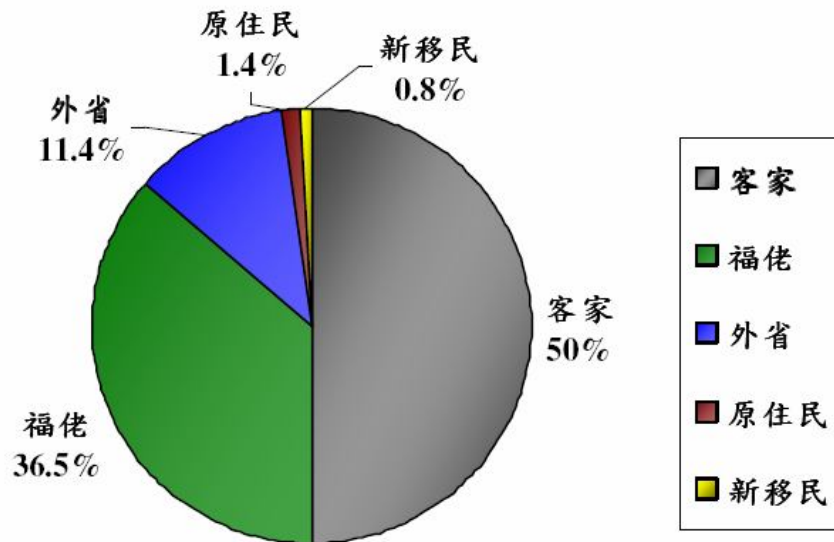


圖二 中壢市各族群比例

資料來源：楊文山（2004：附錄A-26）。轉引自范佐勤（2008：74）。

就丘昌泰等（2006）的調查則指出，如果以自我認定的方式來加以認定自己的族群身份，則中壢市的客家族群約有50.0%的比例、福佬人36.5%、外省人約11.4%、原住民約1.4%、新移民（指外籍配偶）約0.8%。

圖三所顯示的，是2006年中壢市各族群比例圖。



圖三 中壢市各族群比例

資料來源：丘昌泰等（2006）轉引自范佐勤（2008：75）。

根據楊文山「2004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結果與丘昌泰等（2006）學者研究顯示，中壢地區的客家人口比例接近50%，顯示南、北桃園至今依舊有很明顯的南「客家」與北「閩南」族群聚居的現象。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範圍為研究者本身目前服務的學校，基於研究倫理的因素，研究者於進行研究前先徵詢研究對象的意願，透過調查的方式尋求志願參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研究對象是指有參與學童在選擇本土語言選課的家長。

本研究雖以客家族群的語言認同為研究主體，受訪者為決定本土語言選課的家長，但是訪談的對象若為通婚家庭，仍然可以選取不同族群背景作為比較分析的對象。本研究選取十位參與本土語言選課的家長，基於研究倫理之考量，本研究以A01－A10為代號，以保護當事人的基本權益。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蒐集詳盡的資料，並進行深度分析，以整理出語言與文化認同的相關因素。因此，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法，進行全面性的檢視相關文獻，再輔以深度訪談進行反覆統整，以將研究達到完整之地步。本研究深度訪談的資料處理主要是利用在訪談中所蒐集到的資料，於訪談後一週內訪談過程錄音之內容，轉換為逐字稿的形式，透過仔細閱讀這些原始資料以進行分析，過程中輔以不斷地檢視、歸納，深入了解訪談資料所代表的真實意義，最後將訪談資料進行概念性的歸納，比較分析不同研究對象所提出的不同觀點。以下為本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文獻分析是所有的研究必然要進行的工作，研究者除了可以透過文獻的蒐集與閱讀來釐清相關的概念，更可進一步發現問題，以及提出待答問題，進而發展出整個研究的架構。因此，本研究透過蒐集關於母語、鄉土語言教學，以及文化認同等相關文獻，包括期刊、博碩士論文、專書、研討會論文、政府出版品等，以幫助研究者瞭解本研究之相關議題，進而形成本研究訪談大綱。最後，在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時，需要透過分析

本研究之發現與先前相關文獻及研究結果是否有其異同之處，以提出完善之研究結果。

歸納上述，文獻分析在本研究之最重要的功能在於使研究者對相關議題的釐清與瞭解，進而形成本研究之訪談大綱與研究假設，除此之外，更藉由回顧文獻以幫助研究者進行統整最後的研究結果與討論。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概念來進行，質的研究有時亦稱為田野或實地研究。人類學家經常使用「實地工作」(或田野工作) (field work) 來解釋此類型研究。採用的田野或實地研究係從田野蒐集所需的資料，與實驗室研究以及其他研究者控制場所的作法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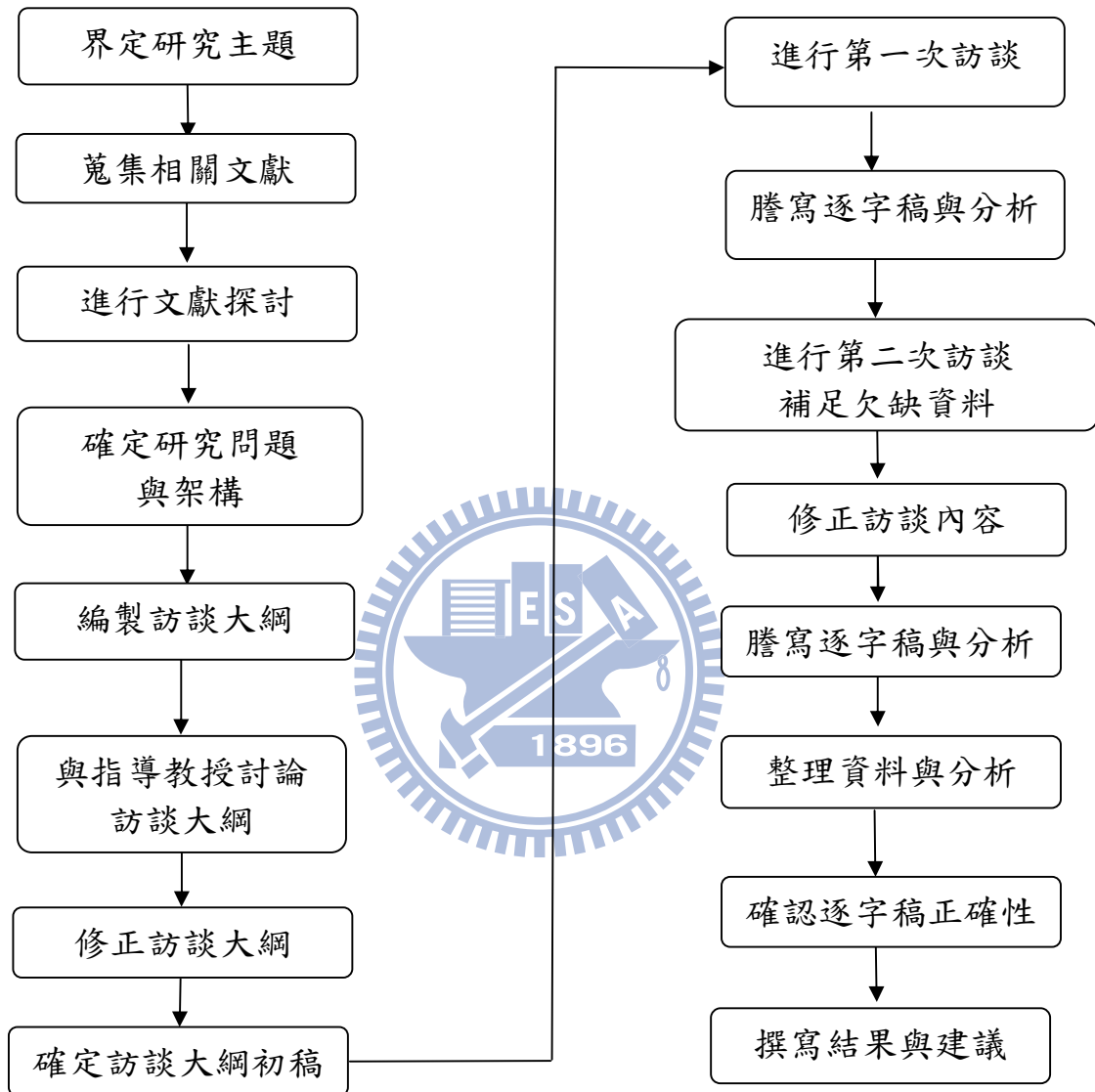
深度訪談是質性研究法的一種。深度訪談法是指由受訪者與施測者進行面對面溝通討論的一種方法，以廣泛的蒐集所需要的資料，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裡，詢問開放性的問題，讓受訪者就主題自由的談論自己的意見。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來訪談在不同族群背景下參與本土語言選課的家長，在訪談中儘可能使用最少的提示與引導問題，瞭解造成語言的流失和文化傳承與認同間的相關是如何呈現出來。除可增加資料蒐集的多元性外，更能藉此詳盡探索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與態度。

綜合上述，訪談可說是質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資料蒐集方式，因此，本研究即透過訪談來蒐集相關資料。透過訪談後的整理為逐字稿，用以找出無法直接透過觀察而得知的細部內容與思想，或是透過經驗過的事情以及不同個體對不同事物所賦予它的意義，本研究則以半結構的訪談大綱進行正式訪談。

第四節 研究實施與流程

本研究步驟分別為界定研究主題、文獻蒐集與分析、擬定待答問題、編製問卷與訪

談、資料蒐集與分析、確認相關內容，最後提出研究結果。本研究架構整理如圖四。



圖四 研究架構

第五節 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資料整理

根據上述，研究者在進入研究場域之後，主要蒐集到的資料為訪談逐字稿以及相關文獻分析。研究者在每次訪談結束之後，將訪談及觀察錄音檔，轉換為逐字稿儲存於電腦中，並追溯相關情境以及文獻，進而補足當時無法立即寫下之訊息；文件蒐集的部份則是徵求研究參與者的同意，將相關的文件及資料影印或拍照，以便研究者帶回閱讀分析。

質性研究通常使用的抽樣方法是「目的性抽樣」，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量的研究對象(Patton, 1990: 169)。由於質性研究注重對研究對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在經驗)獲得比較深入細緻的解釋性理解，因此研究對象的數量一般都比较小，不可能(也不必要)採取概率抽樣的方式(陳向明，2002: 138)。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十位志願參與的學生家長，詳細背景與資料整理如附錄三，關於本研究之逐字稿的樣本可參考附錄四：阿霞訪談逐字稿。

二、資料分析

透過將所有參與研究者資料編號後，研究者反覆閱讀相關資料，緊接著透過於資料中找尋與本研究目及待答問題相關的關鍵字詞與內容，進而確定分類概念。待編碼完成之後，選擇能夠具體回答研究問題的資料加以呈現，將其整合並撰寫成研究結果，最後，透過與相關文獻比對分析，以釐清本研究與先前相關研究的異同之處，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六節 本章小結

本章內容依序為提出研究地區、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確立研究方法、規畫研究實

施方式與流程、說明資料分析與處理的方法。透過本章的討論，可以明確的知道後續研究所進行的流程與討論，期望所得知結果能供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第四章 研究對象

第一節 受訪者的選定標準

本研究所欲探究的主題為「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的關聯性」，此研究聚焦在客語的使用和客家認同，研究對象是「參與本土語言選課的家長」，選定對象為父母皆是客家族群或僅一方為客家或者是有客家淵源的家長。所以父母親二者皆為非客家族群者，不在本研究的選定標準之列。

一、徵詢受訪者的過程

自 97 年決定研究方向後，研究者想要研究客家族群對本身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的關聯性。研究者從本身任教的班級，徵詢學生家長的意願，並請學校的同事代為詢問，如果有人表示願意接受訪談，研究者會主動聯絡該位願意受訪的家長，向他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進行方式，待徵得當事人的同意之後，再約適當的時間與地點進行訪談，透過這樣的方式，研究者從 97 年 12 月到 98 年 7 月開始進行錄音訪談，過程中有 2 位家長表示只願意接受訪談，不希望以錄音的方式進行，基於研究的嚴謹性，研究者最後以 10 位符合研究方向且願意接受錄音訪談的受訪者為研究對象。

二、受訪者的背景描述

本研究為尊重受訪者的隱私權，研究者在訪談之前，曾答應受訪者將會以假名出現，錄音也絕對保密，將保護受訪者隱私權，不會透露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下簡單說明受訪者的年齡和基本資料以及訪談內容⁵。

第二節 個案說明

⁵ 訪談大綱以及受訪者相關資料說明請見附錄一、附錄二

一、個案編號 A01 小凡

個案編號 A01 小凡，女性，四十二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在省籍意識濃厚的時代，客家外婚不普遍，因此這個年代的父母仍以內婚居多，小凡的父母也不例外。成長的過程中，多以客家語為主要學習語言，但因求學時曾經經歷語言政策，對於罰錢、發音被取笑一事，仍猶記在心，加上求學後所接觸都是國語，語言習慣漸漸由雙語變成現在的國語，雖在母語的溝通上大致無礙，但在語言使用上，已漸被國語取代。

小凡的婚姻是由哥哥作主，經媒妁之言，認識不到一年就結婚，在眾多條件考量後，有一點是哥哥堅持的：「嫁給客家人就沒錯！」認為同樣是客家背景，語言使用無礙，再加上省籍情結的緣故。「可能就是說大家的生活背景啊！語言方面都滿熟悉的，應該講會比較贊成啦！我哥哥他們就極力討厭我們跟外省人結婚。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小凡 2009b：8）⁶？

嫁入客家家庭的小凡，在與公婆的溝通上，並沒有遇到很多的困難，其與婆婆的互動是客、國摻雜，在語言互動上，婆婆對孫子的客家語學習也是盡力，並認為客家人不可背祖，但礙於大環境，加上強勢的英語，孩子要學太多語言，因此無法兼顧母語，迫於無奈認為還是以課業為重。因此小凡的孩子對於客語的使用能力，在課業及環境的多重影響下，已漸漸失去語言能力。

目前家庭的溝通語言：大人為客語、國語各半，小凡本身的客語能力還算流利，溝通無礙，小孩則以國語為主，在選課方面，小凡認為客家人就應該選客家語。「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兩個人都是客家人，自然而然就選客家語」（小凡 2009b：5）。

小凡的婆婆認為客家語應該延續，「其實人家說不要背祖啊！我覺得客家語還是多

⁶關於訪談稿的引用格式以（小凡 2009b：8）⁶ 為例，小凡是受訪者的化名，2009 是研究者訪問小凡的時間是在 2009 年，若訪談對象有做二次訪談時，第一次訪談以 a 表示，第二次訪談以 b 表示，8 代表此句話出現在逐字稿的第 8 頁。

講啦！講的時候，以後你的歷代祖宗就是存著下來，你的子孫就是有一個源頭，這樣子我覺得是很好啦！……盡量教才不會背祖啊」（小凡 2009a：2）！小孩子目前的客語能力聽比說好，強烈希望大人不要使用客語，並且懷疑大人用客家語交談時，是在講他們的壞話。「客語較不會說啦！聽得懂啦！他每次講說，你不要講客家話你不要講客家話，每次跟他就罵我們說，你們不要講客家話！他就說你們兩個講客家話我都聽不懂，他以爲我們在講他壞話」（小凡 2009a：2）。

至於對國語政策被罰一事，小凡至今仍有印象，覺得被打壓也很自卑。「那時候我跟你講我最記得，以前我們在鄉下，老師那時候實行那個國語政策，我跟你講，講一句話要罰一塊錢，然後你知道嗎？然後講一句話罰一塊錢……我們都跟同學講說，我現在講客家話你不要去告狀……所以那個都被打壓，就像我剛搬下來的時候，國語都不是很流利，哇塞！都覺得有點自卑」（小凡 2009a：4）。

因爲覺得一般人對客家人印象不好，小凡會隱藏族群身分，除非遇到認識比較久、比較熟悉的人，否則，不會特別表明客家人的身分。「像我覺得一般人對我們客家人印象不好，像外面譬如說吼，比較大的都市或怎麼樣，很多人他說爲什麼客家人不講客家話。是因爲一來閩南人還有外省人他們聽不懂啊！二來是因爲，他們一般人對我們的印象都是客家人很小氣，然後很愛計較什麼什麼的，然後再加上跟他們溝通他講客家話也沒辦法，所以變成說，反而閩南話他是比較共通的語言，除了國語之外，還是有這種情形……像我們同事，他們是那個桃園人，那些他就覺得你們客家人怎樣，你們客家人怎樣，就會有這種感覺」（小凡 2009a：5）。如果大家熟悉了，彼此有深入了解，才會告訴對方族群身分。「剛開始應該不會吧！然後久而久之，認識久了之後呢！大家聊得比較深入之後呢！就慢慢慢慢，不會特別講說我是客家人這樣」（小凡 2009b：11）。

小凡的婆婆認爲，在她那個年代，閩對客意象不佳的原因，事實上和客家的勤儉以及整個經濟環境有關。「閩南人最會排斥客家人說，他說閩南人不要娶客家人，不嫁客家人，說嫁給客家人比較吝嗇，其實不然，客家人看你的思想還是還是看你的……那是說你經濟不允許，當然就比較省囉，那你經濟允許哪有什麼差別，沒差啦」（小凡 2009a：

8) !

客家人應該要會說客家語，不會說自己的語言是件可悲的事，小凡認為「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的話，那真的是很可悲，所以，我小孩目前可能都處在這種狀況之下，我還是覺得客家人或多或少，他還是要會講客家話」(小凡 2009b: 12)。對文化式微，覺得政府應該盡力且須負責，而非選舉的幌子。「我覺得政府不應該只是爲了選票來做一些東西，像譬如說客家電台，我是覺得不曉得是客家人自己不爭氣，還是政府他沒有很大的推廣，我覺得你看，外面客家電台就覺得做的不是很成功，但是再看看一些坊間的其他電台，偶爾一些政治宣導，就是有配音配國語、台語、客語，我會覺得有客語耶就會覺得我自然而然就.....拿我來講的話，我就自然而然會多看幾眼，可是我覺得這種的政治宣導，很多很多的時候呢，可能都是用國語或者是閩南語來宣導，客家語他宣導的那種的.....用客家語言來宣導的好像不是很多，所以我是覺得政府方面也是應該.....如果他國語來宣導那 OK，如果他有閩南話的話，是不是也要對客家語來做一些宣導，因爲畢竟像譬如說那個桃竹苗地區，老人家他們會聽的懂他們自己的語言的話，他們會覺得多一些親切感，所以真正施行起來可能會比較好一些」(小凡 2009b: 12)。

二、個案編號 A02 小盧

個案編號 A02 小盧，男性，年齡 48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大專畢業，育有二子，與母同住，和 A01 小凡是夫妻，父母親和自己都是客家內婚，是很典型的客家家庭。成長過程在客家庄，幼兒期因家人工作關係，搬到埔里鶴佬庄住過一段時間，另外從觀看布袋戲以及當兵有接觸，對鶴佬語不陌生，七歲後回到中壢唸書，對於政策，罰錢一事有聽過但沒被罰過，只知道在學校都用國語，回到家中就自然使用客家語。

目前從事推拿工作，小盧表示，由於父親早逝，他以長子的身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宗族、宗親大小事務，在互動過程，若出現他種語言，往往受長者的指責，叔伯長輩，對於語言使用上更是耳提面命。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客語並行。小盧的母語是客語，客語溝通無礙，且認爲自己的母語對目前從事的工作是有幫助的。「因爲客人

也有客家人，很多老人家一定要講客家話他才願意來」(小盧 2009：1)。認為客家人理所當然選擇是客家語。「因為父親的族群還有母親的族群.....因為兩個族群都是客家人，對，理所當然的」(小盧 2009：1)。

小盧的父親會堅持孫子學母語。「我的父親就很堅持，他很在意小孩子要會客語」(小盧 2009：6)。認為孩子從課程中，得到些許成就和光榮感，課程讓孩子產生學習興趣。「像我的小孩子就是因為學校，他其實不是家庭讓他產生興趣的，家庭只是自然讓他覺得他是這種語言的人，可是學校讓他產生興趣，因為學校老師在教學會有一些多樣化，而且同學一起學習，他會覺得講客家話是一種很不錯、很高尚的行為，現在小孩子有這種觀念，因為學校有這種活動之後，在小孩子觀念上，他覺得我會講客家話，他覺得很榮譽。我小孩子常常在我面前落幾句，學校教了什麼一大堆不同腔調的客家話」(小盧 2009：7)。

客家人個性比較拘謹，不會主動表明身分，但口音很容易辨識。小盧表示：「客家人的特色，對外是不會去說的，對內是很嚴格的，我們對外不會表明是什麼人，可是一聽就知道你是什麼人，你根本不用說.....腔調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客家人，對內在家庭裡面，我們會表達的很清楚，我們對.....就是很自然在自己的家庭裡面，我們客家人是很重視家庭，在家庭裡面這個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維繫的因素，基本上是這樣子」(小盧 2009：11)。

對政府辦的客家活動，小盧是肯定的。「基本上學校是有設立很多東西，政府還有辦一些客家的桐花季的那一類的活動，沒有很明確講客家語，可是事實上我們一看就知道這是為了客家語而辦的活動，一些民俗的麻糬的什麼一大堆活動，都是客家語活動所以說我覺得已經滿熱鬧的」(小盧 2009：12)。

對客家祭祀活動滿重視，會希望下一代保存。「拜拜要準備什麼三牲五牲啊！那些儀禮啊，那些都基本上也有，什麼婚禮、牲禮、葬禮，什麼親戚朋友的接待禮，都有保存，那個我們滿在意的，那個滿在意的，我們也會很在意小孩子繼續保存，不會強迫他，

可是會希望他保存」(小盧 2009：12)。

小盧不認為語言會消失，覺得語言是變動的。「我從來不認為語言會消失，然後至於說希望他什麼更發展，我不認為有那個必要，對我覺得順其自然就可以了，因為誰也無法做什麼事情，因為很現實的一些問題是改變不了的。因為你整個政策上，就是這樣子，你不可能改變，你再怎麼多元化也是一個自然狀態，你說強迫學會客家話，那都沒有意義的，因為基本上世界上通用的電腦是採用國語的，你其他東西那只是加減做一做這樣子，就是不要讓他斷就可以了，因為很多東西.....你不需要讓客家語成為全世界通用的語言，我覺得沒那個必要，方便就好，只是客家人傳承的，絕對不是只有客家語，我覺得是那一種精神才是重點，至於說什麼語言，天曉得三千年前的客家語是什麼樣子，我不認為三千年前的客家語是我現在講的這樣」(小盧 2009：12)。

認為客家應該傳承的是精神。「傳承的客家精神才是重點啊！堅忍，就是勤儉、耐勞這種精神，事實上傳到全世界哪裡就是這樣子，包括當時很多什麼人家說『唐山過台灣』，到美國到什麼地方移民的客家，還是這種習性啊！因為這是天性，他的家族遺傳給他的天性，去到哪裡還是這個樣子」(小盧 2009：13)。

三、個案編號 A03 阿妃

個案編號 A05 阿妃，大學畢業，年齡 38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育有二女一子，曾與公婆同住，與編號 A04 小莊是夫妻，父是外省人，母是客家人，母語是國語，對自己的族群身分覺得很難定義。「我大部分比較很因為.....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媽是客家人，所以.....可是又不算完全算外省人啊！所以就很難講這樣」(阿妃 2009a：1)。公公、婆婆是客家人，先生是客家人。「他.....我公公、婆婆都是客家人，他們住客家莊的就是客家人對」(阿妃 2009a：1)。目前家中溝通語言幾乎是國語。

阿妃幫孩子選客語原因是，客家人當然選客家話。「我選客語啊！因為.....因為我先生是客家人嘛，那他們都講客家話啊！雖然我們都在講國語可是他學.....不知道，比

較順理成章就是選客家話，對啊！客家人不選客家話選什麼」(阿妃 2009a：1)？

阿妃以前和公公、婆婆同住，三代同堂時長輩會教孫女說母語，同時，公婆認為母語應該要傳承。「喔！他們會認為說，我先生為什麼不教她客家話，因為我先生會講客家話啊！可是我不太會，可是我們在家裡講話，我先生也是用國語跟她講嘛，那她就會.....我婆婆就會說你要教她客家話啊，你要跟她講啊，那你不講她就不會啊！阿我也會跟我先生講說你也要跟她講客家話啊，因為我不會講啊！我不可能教她。那要是我先生不講的話就沒人會講，如果我們.....我們現在是小家庭住嘛，以前和我公公、婆婆住的時候，他就接觸客語的頻率就很高，因為我公公、婆婆在家裡都會講。可是現在我們就全部幾乎講國語，她要是.....要是我先生不講她就更沒有機會這樣」(阿妃 2009a：1)。阿妃認為孩子現在沒有客語環境，而自己也幫不上忙。

阿妃當客家媳婦有八年了，和公婆一起住了七年，客家語多少學了一些，偶爾可以簡單對話，公婆有意無意會希望她能學客家話。「有啊有，有比較流利一點點.....他們不會很強制啊！可是他會說一些這樣，他們會說.....他會講，鄰居誰誰誰啊！嫁來這裡啊！嫁來那個客家庄嘛，因為我那時候住客家庄這樣，就他們的客家庄那樣，跟我公公、婆婆一起住，那他就會說鄰居啊誰誰誰，就是外籍新娘啊！都不會講半句客家話，到現在，小孩子當然比較大，講客家話就很溜啊！說誰客家歌唱得多好多啊！好這樣」(阿妃 2009a：2)。住在一起的時候，生活用語幾乎都是客家話，有時阿妃學到的也會教孩子。「對對對，教會啊！我婆婆也會.....會講給她聽，但是沒有刻意跟她教什麼，可是我的話是用變成，我聽到了，我理解了我用教的.....然後我講給她聽，我跟他講說這是什麼，會講一點點，對對對，我只能教這樣了，就是有一個環境啦！是在講客家話」(阿妃 2009a：2)。

公公、婆婆在生活會教孩子用客家話唱歌謠、讀經。「對，然後他也.....也會教啊！像我婆婆會唱客家歌啊！就會叫我小朋友一起唱啊！然後我公公也會講客家歌啊！客家三字經啊！就念給她聽啊！然後像那童謠這樣子，唱一些東西給我小孩聽」(阿妃 2009a：2)。婆婆也和孩子一起觀賞客家電台。「因為我婆婆有時候會看客家的.....客家

電台嘛！那我小孩子有時候也會看客家電台，然後，有一次比較有意思的是說，他們在看那個小朋友唱歌，就在唱客家歌，可能是一個比賽吧！客語歌謠的比賽，他們就在……就轉到那台就說要看那一台，我想說那在頒獎什麼都沒有，他們好像在等看那個唱歌，看有沒有小朋友要唱客家語的歌這樣」（阿妃 2009a：4）。

在傳統的父系觀念下，孩子的族群身分是從父認同，阿妃也不例外，她會覺得孩子應該是客家人，所以直覺選客家語就沒錯。「客……應該是客家人……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不會再去界定她是不是…我總不能界定她外省人吧！她根本就在這一塊土地出生的啊！長大的啊！然後你很難……你要說客家人就很……我當然會說她原則是客家人啦」（阿妃 2009a：1）！

孩子的客家語在說的方面能力是有限。「我覺的有限耶！應該說她們可能會唱學校教回來的一些歌謠，或是學校裡面的念謠之類的東西會唱，然後回去唱給阿婆聽，然後跟阿婆說我會唱客家歌喔！然後唱給他們聽，然後但僅止於這樣啊！她在說的部分還是不行啊！她不會把它當成慣用語說出來啊」（阿妃 2009a：4）！

阿妃的先生覺得選鶴佬語比較實用。「對，因為他覺得實用性可能比較重要吧！所以他不會很堅持非得選客語，所以，他那時候沒有任何的決定告訴我說，一定要選客家語或一定要選閩南語，但是可能就是我也認為選客家語……客家語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覺得……他阿公阿婆是客家人，他也是客家人，他當然選客家語啊！怎麼會選閩南語呢」（阿妃 2009a：5）？阿妃認為先生的想法，可能會和婆婆的想法有出入。「對！我那時候在選擇客語的時候，沒有跟我先生做很詳細的討論，我只有跟他說：『要選課囉，閩南語跟客家語要哪一個？』他也沒講什麼，那客語好了喔，他就說好啊！那後來我有問過他，他有說其實選閩南語也可以啊！我說我以為你要選客語耶，我想說他是客家人當然選客家語啊！結果他說選閩南語也沒關係啊！反正外面都也在用閩南語，然後我才知道還可以選閩南語喔！這是顯然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如果是叫我婆婆……讓我婆婆來知道這件事情，她一定覺得怎麼可以選閩南語，怎麼不選客家語」（阿妃 2009a：5）？

阿妃的媽媽和外婆都不會堅持下一代要說客家話，覺得目前客語的使用沒有環境和對象。「如果不講小孩子就沒有環境了，可是我先生也講不出來，就不知道怎麼樣講了。我先生也不是那種很強烈要講客家話的人，他可能知道你是客家人，他就可以跟你講客家話，因為那……或者說你跟他講客家話，他就會自然出來，可是他覺得環境沒有那麼相似的時候，他就出不來那個語言，可能吧！我們這邊是這樣，是因為我媽媽她也不堅持講客家話，我外婆他們也不會堅持要我們講客家話」（阿妃 2009a：6）。

四、個案編號 A04 小莊

個案編號 A04 小莊，男性，年齡 44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成長於客家莊，大學畢業，目前從事化工業，和 A03 阿妃是夫妻，育有二女一子，父母族群身分是客家人，老婆是外省第二代，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母語是客家語。和長輩、平輩溝通用客語和晚輩則是國語，客家語溝通無礙，本土語言的選課，雖選客家語，卻認為選鶴佬語也無妨，因位鶴佬語流通較客語廣。

小學、中學階段在新屋的客庄，說客家語的機會還是多，對國語政策的印象較深的反而是高中階段，在台北念書時，小莊會因為發音不標準而被矯正。「對國語政策，這個到印象不是那麼深，我們應該不是在國小吧！國小是在新屋那邊，那國中是在楊梅富岡嘛！那念書的時候在台北，那所以到台北之後，你會被台北整個講國語的那個會有點很不習慣，包括你的發音比較不標準的，客家人講話的發音，在那邊都會被矯正過來，所以應該影響比較大是高中那時代」（小莊 2009：3）。

小莊認為自己的族群身分是客家，因為整個村莊都說客家話。「客家吧！我們那個村莊全部都講客家話的啊！所以我們會直覺的說應該是客家人啊！我們那整個村莊都是客家人」（小莊 2009：1）。另一方面覺得語言使用會隨所處環境而改變。「我曾經有一個堂弟本身原本是客家人嘛！他們家很早就搬到台北三重那邊，我印象中我住過他們家住一陣子啦！那時候他全部講閩南話了，家人、爸爸、媽媽也都跟他講閩南話，可是

有一天他結婚了，他生小孩子了，他搬到湖口去，應該是算新豐啦！他從不會講客家話變成會講客家話，所以變成說，你在那個區域裡面會影響你很大啦！那如果像我們這個區域的話，我們每天面臨的，如果不是跟我們講客家話，這樣的話，你就不知不覺可能會忘記了，會不習慣講啦！就變成會有這種景象出來，所以變成說，你說怎麼推，事實上人家很容易有那種習慣會講那種語言」（小莊 2009：4）。

對孩子的本土語言選課，小莊並不堅持孩子選母語，因為客家語腔調很多，學校教的也非母語。「選哪一種語言，我沒有強迫他耶……事實上我們講的客家話，跟學校教的客家話又不一樣了，所以你說教那客家話，我會覺得沒有啊！那不是母語啊！，因為母語一定是你很自然講出來的啊！那你那個腔調有時候會有點上揚或怎樣」（小莊 2009：5）。

小莊認為現在族群都融合，客家文化和他族文化差異性不大，因此族群界限模糊。「覺得沒什麼差異吧！沒有差異吧！飲食習慣，你說客家人喜歡吃麻糬那些，到花蓮不是很多人在賣麻糬，那個到處都是啊！只是你說我們這個區域可能會自己做麻糬吧！自己做吧！可是你到都市的話應該比較少吧」（小莊 2009：9）！

多一種語言就多一種溝通工具。「多學是無妨啦！你說是不是資產，老實講我不知道，反正就多一種溝通工具，多一種可以表達語言，所以那個算不算一個很重要的資產，就是譬如說你用國語你也可以溝通，你用什麼語你也是可以溝通，那只是變成一個工具而已吧」（小莊 2009：15）！

客家語是變成老一輩的溝通語言，而且有些日常瑣事，小莊會認為，使用客語互動會比較貼切。「比方說他媽媽也大概六十六歲啊！六十幾歲嘛！你那時候可能講到有一些就不是一般那種事情，就可能比較老一輩的溝通語言的時候，那時候你就可能會用客家話講出來，那個可能也是日常的瑣事，或者那些他們以前常做的一些事情吧！或者以前共同的事情所以用客家話去表達啊」（小莊 2009：17）！

因為地域的因素，也會影響語言的使用，小莊從高中同學的互動，發現越是封閉的地方，客家語使用機會比都市多。「對，苗栗的，我一般直覺上就是這樣子比較多，我覺得可能就比較鄉下吧！印象中以前在高中那個住苗栗的，他們好像也是直接用客家話出來溝通，比較習慣，相對來講是比較封閉啦！封閉就是他們那邊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啦」（小莊 2009：19）！

五、個案編號 A05 小理

個案編號 A02 小理，男性，年齡 38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育有二女，與長輩同住，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小理成長環境是閩客雜居的村庄，自幼所說的母語是鶴佬話，小理曾透過祖譜查到自己的祖源，也清楚的知道祖先來台已第七代，祖籍是廣東，祖先是廣東客家人，但在語言使用上是鶴佬話，所以還是認為自己是鶴佬人。在求學的過程中，也同樣經歷語言政策，回想起來，這個政策是粗暴的，並且讓他感到自卑，因為某些注音符號的發音，是他直到今日都無法克服的。在母語的使用上還算流利，不過受大環境影響，語言使用習慣已漸趨國語，所以孩子的鶴佬話說得也不流利，但認為鶴佬話有優勢環境，比起客語而言，較不擔心流失問題。

成長過程以鶴佬話為學習語言，因此完全不會說客家語，知道自己是客人仔底，卻認為族群身分為鶴佬人，對自己的祖源很清楚。「我是客人仔底，就是客人底的意思是說在這裡在北部地區，有一些我們原來的祖先可能是客家……來自於客家的，祖籍在客家部落，可是來到北部閩南村裡面，我是第七代嘛，來台第七代，乾隆那個時候來台」（小理 2008：1）。祖先來台住居在大園，印象中小時候住的地方好像是客家庄，但語言使用上卻是閩客二種語言交雜。「班上有滿多客家人，就人家說那個地方就是客家庄，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們同學也很多講閩南話的，就是應該是閩客一起的雜居」（小理 2008：2）。

小理在上學前並不會說國語，會覺得是到另外一個世界，像留學的樣子感覺很受挫。「一年級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ㄅㄆㄇㄏ都是……連名字都是開學第一天才學的，

我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多可悲啊！那在這之前六、七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的國語發音……我父母親都沒有念……我媽媽沒有念過書啊！所以他們也沒有教我，我國語的名字，就會覺得是到另外一個世界啊！像留學這樣子」（小理 2008：5）。對語言政策覺得是威權、是粗暴。「對語言政策，我覺得很失望的是說太粗糙，就是說語言政策，應該不是強迫我一定要讓你怎麼做，語言政策我是覺得說，不能說強迫大家只能說這個，強迫大家一定要這樣做，那這樣就是屬於有一點威權式的，就是語言政策是不對的」（小理 2008：5）。當時對自己的發音感到沮喪，覺得母語是次等的。「我不會捲舌音啊！發我都講花，我們那個捲舌音ㄗ、ㄘ、ㄙ、ㄨ我不會啊！我到國小三四年級，我還是搞不清楚ㄗ跟ㄘ差在哪邊……有一段時間，會覺得如果是主流是國語的話，有一段時間當然會覺得說，怎麼都學不會這個？會很沮喪啊！覺得比較次等」（小理 2008：5）。對於當時媒體只有國語電台的想法則是不公平、粗暴。「反正就是那節目都不怎麼好看啦！對啊！所以我們的老人家也都沒什麼看電視，所以那段時間等於說，你說社會的不公平應該是…應該算是……其實現在想起來，覺得說那時候社會是個粗暴，對我們而言是粗暴，表面上社會是和諧，可是是個粗暴，我這邊用粗暴來形容」（小理 2008：6）。

目前住在中壢，小理在家中使用語言為鶴佬話，因為語言使用的習慣，對下一代的族群身分認定為鶴佬人，在選課方面選擇鶴佬語。「我會應該是都會講閩南語吧！因為我孩子回來問我說，那我們是屬於族群身分？就說那我們是閩南人，那個選課……應該是算我們幫她選啦！她也問啦！她也問說她選哪一種？那我們也說，就選閩南語就好，客語她也不好學啊！她也從小連閩南語都很少講了，何況客語啊」（小理 2008：2）！

小理的老婆會講客家話也會講鶴佬話，小理的岳父是鶴佬人，岳母是客家人，因住在客家庄，所以全家都會客語，從血緣的角度看，小理的認為老婆是鶴佬人。「她不是客家人，她媽媽是客家人，她一半客家人一半閩南人」（小理 2008：3）。但另一方面，小理用語言作為身分的區辨，又覺得她會說客家話，應該也算是客家人。「她會講客家話，但是她也會講閩南話，認同方面我不知道她，我比較常說她們是客家人啦！那是因為她會講客家話啊」（小理 2008：3）！

小理的爸爸、媽媽都不會說客家語，對早逝的祖父則沒有任何印象，對阿嬤的印象是好像聽得懂客語，因此推論幾代前，自己的祖先應該會說客家語，客家語應是慢慢消失的。「阿嬤好像會，好像會聽，會聽得懂，印象裡面.....可是阿嬤會講閩南話，可是她...印象裡面她會講...聽她會聽客家話，對，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啊！可能幾代就散失了」(小理 2008：3)。

目前家中還找得到客家飲食文化的影子。「都是酸菜，從小就做酸菜.....曬菜舖啊那些，很道地，對，都有在做，上一代都有在做，住青埔的時候都有在做」(小理 2008：4)。目前常用語言是國語，小孩子的鶴佬話反而是看電視學的，客家話則完全不會。「國語，溝通全部用國語，鶴佬話我覺得她因為她常聽，而且有時候看那什麼『愛』啊！八點檔.....她看得懂，完全看得懂，她可能看字幕配那個.....所以她看得懂」(小理 2008：7)。

並不擔心鶴佬話流失，反而擔心客家語流失，小理以自己的老婆為例，她算是二分之一客家人，而孩子卻不會說客語。「閩南語不會流失是因為我當兵的時候，兩年在南部全部都跟我講閩南語，大家都講閩南語，而且講的很溜，所以我除了在北部講國語吼，然後到了南部當兵講全部都講閩南語，那我不會擔心它流失，閩南語應該比較不會」(小理 2008：8)。

小理認為語言應要代代傳承，但受制環境也感無奈。「其實是應該要，只是我沒有做到，沒有做到，因為我太習慣都在.....都在北部啊都在都會區，所以對我而言是就是比較不好的啦！要有那個環境」(小理 2008：10)。因環境沒有強迫孩子學習，但自己遇到年長者仍會使用母語交談。「我跟老一輩的人講都講台語，我只要是年紀比我大的，年紀比較長的，我都自動會轉換成台語，或者親戚朋友來我們家的時候，阿我小孩子他們會學，他們也知道啦.....沒有特別去提供環境啦！他們也知道說她的母語應該是有台語這樣子，她們母語應該是台語啦」(小理 2008：11)！

六、個案編號 A06 小黃

個案編號 A03 小黃，男性，年齡 50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出生在客家庄，大專畢業，目前從事紡織業，育有一子一女，父母和自己都是族群內婚，因此是純客家人，和長輩同住時孩子有機會學母語，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小黃和老婆的母語能力雖算流利，但生活用語已被國語取代，小孩的母語能力僅限簡單的生活對話。

小黃了解自己族群身分的方式，是來自長輩的告知與廣東祖籍論。「家鄉是...我們是台灣人啊！但是老祖先是廣東梅縣.....阿公跟我講的.....我因為我們客家人就是比較吃苦耐勞，當初就是說，會到我們客家人的習性是會傳在河壩旁（客家話指溪邊、河邊的意思），在河邊裡面就是拓墾農地，就在那邊生火，那像我們就是最早我們在觀音，觀音那靠近海邊的地方」（小黃 2009：1）。另一方面，小黃透過祖譜了解。「這個就是說我們有一個塔，客家人叫塔（放置客家祖先靈骨的地方），我們的祖先，像我的話我是二十三世祖.....我們族譜這邊都有，我們這個族譜做得非常的好，我們是登茂公傳下來，我們是江夏（祠堂上的名稱）江夏堂，我們都有去追蹤」（小黃 2009：1）。

對自己的族群身分是客家，小黃感到自豪。「我會理直氣壯的說我是客家人、有時閩南人都會說『傻客家人』，客家人很吝嗇，但是我是覺得客家人很好客也很慷慨，什麼人都有，國父也是客家人對不對」（小黃 2009：3）。

雖然偶爾會使用客家語，但僅限於和長輩溝通，和孩子都說國語。「我們跟父母親都住很近，我們回去的時候父母親都用客家話.....我們跟父母親講話都是客家話溝通，小朋友用國語啦！他聽客家話也聽得多了，他也知道，但是只是不會表達而已，我們都叫他開水拿過來，還是怎樣說客家話的話，他一樣會拿過來」（小黃 2009：4）。

對國語政策的印象是體罰和打手心，面對的方式是順從，小黃覺得教育是一條鞭，上面說什麼，下面就乖乖執行，沒有能力去反抗。「我的印象裡面吼.....好像是被體罰，體罰就是打手心啊！或者是寫說.....作業簿寫上我不可以說方言這樣子，在那種教育制度下吼，我們那時候比較不會去思想這個問題，不會去分析這個問題，認為是老師這樣

的處罰是對的，老師說的就是對的，我們沒有能力去瞭解，或者說去分析，因為就是在教育就是一條鞭，就是一個很標準的樣式下，你就是這樣子，我們就說好好那我們以後不要說方言了，我不要犯錯」(小黃 2009：7)。

認為政府推的本土課程多少有用，至少讓小朋友知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學校有這樣的鄉土語言我覺得不錯！有做總比沒做好，不做等於全部都沒有，你做了大家就會注意，會關心這個議題。子孫可以說我是客家人，我祖父、曾祖父我們客家人一脈相傳的，那知道說自己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他是什麼人，如果說一個後輩阿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那我是誰他也不知道，那不是很可悲嗎」(小黃 2009：11)？

七、個案編號 A07 阿燕

個案編號 A07 阿燕，女性，年齡 40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出生在客家庄，研究所畢業，目前是國小擔任行政工作，育有二女，成長過程母語的啓蒙多來自爺爺、奶奶，就學後多以國語為主要學習語言，大學後到外地求學，母語能力日漸退化，一般而言聽的能力較說的佳，目前與母親同住，父母親皆是客家人，阿燕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廣東，是廣東客家人。「族群喔！如果說以我的父母親、祖父母來看應該算是客家人，應該是算是從廣東梅縣來的，應該是算是客家人。對！就是我的爺爺、奶奶他們是籍貫是從廣東梅縣過來.....等於說我們的祖先應該算是客家人」(阿燕 2009a：1)。她說自己是客家人，還強調自己是一個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因為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時候，幾乎沒有用客家語交談，所以可能還是認為還是客家人，但並不是母語用客家語來交談」(阿燕 2009a：1)。阿燕的先生是一位外籍人士，目前家中溝通語言為國語、外語雙語並用，自己的母語經驗來自爺爺、奶奶，但爺爺、奶奶過世後幾乎不用母語交談，和父母則以國語互動居多。「爺爺、奶奶，小時候跟爺爺、奶奶交談用客語，爸爸、媽媽幾乎沒有，等於說爸爸、媽媽都是用國語，但是爸爸、媽媽會跟爺爺、奶奶用客家語，所以我們才會跟爺爺、奶奶也用客家語。但是因為很久很久都沒有說了，因為爺爺、奶奶過世後就沒有說了，等於是說，客家語就慢慢就變得比較生疏」(阿燕 2009a：1)。

阿燕從小在市區念書，市區的國語往往比鄉村普及，推行語言政策的阻力相形下也比較小，加上她從小就學習國語，對語言政策感受不深也較無印象。「不會有人因為國語.....沒有講國語被罰錢，但是也沒有這樣要求，可能我們在那個地區是比較市區的，所以小朋友都講國語，可能已經國語開始普及了，應該很普及了，而且家裡面也都會用國語啊！所以你不會說國語不會講這樣子」(阿燕 2009a：3)。

本土語言選課時最初選客家語，阿燕覺得當孩子不會時可以請教奶奶，後來發現，課本的內容和現實生活所使用的還是有落差，造成孩子學習上的壓力，一年後，只好改選鶴佬語。「她(指阿燕的女兒)知道爺爺、奶奶就是.....她也知道我爸爸、媽媽是客家人，因為我媽媽會講客家語，所以她其實有聽過啊！但是她並不會因為聽過她就會講啦！所以她就知道說那個是客家語，那我也會跟她說，因為剛開始一年級的時候，她們不是要選修鄉土嘛！我就跟她說因為奶奶會客家語，那妳選客家語可能奶奶可以教妳，所以她就會知道說因為奶奶是客家人，所以她應該就是說可以選這個客家語，但是後面就變成，因為課本跟教材問題，感覺對她來講可能很難，所以她後來三年級就改成閩南語」(阿燕 2009a：3)。客語教材較難，學起來吃力，鶴佬語較簡單活潑且有環境，改成鶴佬語之後，阿燕和孩子都覺得輕鬆了。「就是我們覺得說，既然家裡有一個這樣的人可以教她啊，所以我們才會讓她選客家語，可是後來發現，就是對於課本的內容其實對我們來講很吃力，因為她們並不是用那個那種課本來學客語，所以沒有辦法用課本來教小孩子客語，所以小孩子會覺得說我也幫不上，奶奶也幫不上，所以她就說不要學了，她三年級就改成閩南語，因為她覺得閩南語比較簡單的樣子，因為她會聽同學說嘛，同學都說閩南語好像比較容易啊！然後而且老師上課感覺比較輕鬆啦！應該是這樣說」(阿燕 2009a：4)。

在語言的選擇上，阿燕的媽媽覺得不要給孫女壓力，同時因應環境所需，相形之下，對孫女的客家語能力不會擔心，反而覺得英語是未來趨勢。「因為這種東西我是覺得沒有這個環境...我不要她變壓力，那她既然覺得閩南語她會，課程也比較簡單，那當然就簡單一點比較好，我媽媽這一代一定都是希望小朋友要會英語，至少我們家並不會因為說不會講客家話會很擔心，因為現在大家都慢慢趨向於就是要國際化，反而是.....我覺

得是政策上面會擔心，但是實際上我們這一輩的不會說擔心客家語失傳耶！至少我們家不會這樣」（阿燕 2009a：6）。

在語言的使用上，阿燕在家甚少以客語互動，即使是阿燕的媽媽，客家語的使用對象也只剩用在對平輩和年長者。「她只有跟上面那一輩才會用客家語，對啊！同一輩她們同一輩，尤其是叔叔啊！她們會用客家語比較多，就是她的兄弟姐妹，她們都會還是用客家話，像我媽媽跟阿姨，因為她跟她姐姐跟她兄弟姐妹幾乎有一半還是用客家語，因為她們習慣了嘛」（阿燕 2009a：7）！

對小孩子的族群身分，阿燕認為是台灣和外籍雙重認定，因為小孩完全不會客語的緣故，認為小孩應該不屬客家族群了。「我們家小孩喔！嚴格來講我覺得她應該就是兩個血統都有吧！就是一個是外籍一個算是台灣嘛！可是我比較不會把她認定有客家人的血統，因為到我們這一代就已經客家語不太會講了，所以到了她更是困難，所以她應該就是算是雙重國籍，就是有外籍和台灣」（阿燕 2009a：3）。

八、個案編號 A08 阿莉

個案編號 A08 阿莉，女性，年齡 37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目前從事保險業，育有二女，與婆婆同住，父親的族群身分是客家人，母親族群身分是鶴佬人，阿莉的先生是鶴佬人，認為孩子的族群身分是鶴佬人，所以本土語言選課是選鶴佬語，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鶴佬語雙語共用。客語說得流利溝通無礙，鶴佬話是婚後才學的，目前可以用流利的鶴佬語和婆婆溝通。「我婆婆跟我先生都是講閩南語，然後隔壁鄰居啊！就阿姨們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的，然後再加上就是鄉下住嘉義的那些長輩們，全部都是講閩南語的，所以就必須要學閩南語。剛開始就是婆婆教我講閩南語這樣子，因為老人家她的國語不是很好」（阿莉 2009：3）。

阿莉認為自己的族群身分是客家人，是語言也是血緣。「因為我從小就是……就是跟阿嬤住在一起，所以阿嬤他們都是講客家話，對……阿所以爸爸就說我們是客家人。

我們祖先來自廣東，我有看過族譜、我血統就是客家人啊」(阿莉 2009：2)！

語言的使用是看環境和對象是隨境改變，阿莉在婚後，鶴佬話和國語使用機會比客語多。「如果在婆家那邊還是講閩南語，然後在娘家這邊幾乎是國語啦！可是如果是長輩來還是用客家話」(阿莉 2009：5)。有時會刻意說一些簡單的對話，希望孩子學客語。「是希望她們會講啦！所以有時候會故意像譬如說，像就是吃飯的時候啊.....會說請啊！阿加公(客家話外公的意思)吃飯啊！這種故意要讓她，聽然後讓她練習這樣」(阿莉 2009：5)。

阿莉希望孩子鶴佬話和客家語都能學習，認為多一種語言是多一種謀生工具。「語言這種東西可以多學，對他們自己來說本身來講也是一種幫助啊！因為多一種語言以後對她們來說是一種謀生的方式啊！就是希望她們多方面發展吧！所以在婆家那邊的話.....我婆婆是跟她講閩南語嘛！回到娘家這邊，就希望我爸爸媽媽跟她們講客家話」(阿莉 2009：6)。

阿莉的婆婆希望孫女學鶴佬語。「阿嬤講話還是講閩南語，阿嬤從小就教她講閩南語啊.....譬如諺語啊！歌謠啊！都是阿嬤教的啊！」(阿莉 2009：6)。認為語言的學習還是要從家庭著手，學校為輔。「其實語言這種東西，鄉土語言就是從生活上去學啊！如果說父母都不去教孩子去學這些東西的話，流失的當然就比較快，還是就是生活上的東西她們講，這樣可能比較實際，因為學校學的東西譬如說歌謠啊！譬如說唸謠啊！或只是生硬的課文，其實她們不會有興趣，那如果說她在家裡當中已經有閩南語的背景，然後她再去學歌謠啊！再去學唸謠啊！她就會比較有興趣，就最終還是要從家裡學，那學校的部份，就可能只是補充加強她們額外的東西這樣」(阿莉 2009：7)。

阿莉的媽媽在婚前會希望不要嫁給客家人，認為嫁客家人語言不通，但後來婚後慢慢學習，現在她的媽媽客語不但流利，甚至還有人以為她是客家人。「我媽媽小的時候就認為說她不要嫁給客家人，因為語言啊！我媽媽也是因為嫁給我爸爸之後，然後才學客家話，那是溝通上的問題，我媽媽當時嫁進來的時候，就是跟我阿嬤她們的溝通上，

因為阿嬤畢竟老人家都還是講客家話，那剛嫁進去的媳婦就是剛開始從頭都要學，然後又要學客家話是很辛苦的，不過現在我媽媽跟我爸爸出去的話都是講客家話，如果不說的話，大家都還以為她是客家人這樣」(阿莉 2009：8)。另一方面是對客家有負面意象。「因為之前人家說什麼客家人就是……小氣啊！然後……比較節儉啊！什麼的，但是後來認識後還是結婚了」(阿莉 2009：9)。阿莉本身也是閩客通婚，她後來問婆婆族群通婚的看法，婆婆說：「人品比較重要，不會排斥族群通婚。」

阿莉希望朋友能了解客家文化，認為文化是要互相尊重的。「其實最近幾年其實他們比較會想了解客家文化，從一些文化啊！飲食啊！吃的啊！譬如說同學從北部來，他們就會想要去吃菜包、做起拔，或是一些比較傳統客家的東西，他們會想去了解……像我同學從台北下來，他們會想吃什麼插茶啊！什麼的，就會帶他們去，譬如說內灣啊！就是比較客家庄的地方讓他們去了解。我們也會說我們小時候，阿嬤譬如說做做板（指糯米製品例如：年糕、粿、湯圓之類）、做起拔（客家話是麻糬的意思）、做菜包啊！這些就是介紹給他們認識知道我們客家的文化這樣子」(阿莉 2009：11)。

九、個案編號 A09 阿雪

個案編號 A09 阿雪，女性，年齡 40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出生在鶴佬庄，大學畢業，目前是家管，育有一女一子，與公婆同住，父母親和公婆都是客家人，成長過程是住在著鶴佬庄，以鶴佬話為學習語言，因而一直以為自己是鶴佬人。「我會覺得自己是閩南人，可是我先生那邊是屬於客家人，然後我自己娘家的爸爸又是屬於客家人，可是我小時候的村子是講閩南語的，所以我小時候一直以為自己是閩南人」(阿雪 2009：1)。從小阿雪的爸、媽語言使用都以鶴佬語為主，整個成長環境所接觸的語言也都是鶴佬語。「媽媽她是講閩南話，可是爸爸會跟媽媽……小時後他們都是講閩南話，爸爸不會刻意去講客家話，因為村子裡面都住閩南人比較多，因為那邊的鄰居很多都講閩南話，然後長輩他們...我們跟長輩之間講閩南話跟講國語比較多，然後很少用客家語」(阿雪 2009：1)。

阿雪到大學時代才漸漸了解自己的族群身分。「大學的時候，因為在班上會有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學，然後大家會交談，然後因為大家都以為住在中壢就是客家人，可是一問之下，我住在中壢我不會講客家語，就會變成說我會回家去問，說到底我們是不是客家人，為什麼中壢那麼多客家人，而我們住中壢卻又不是？然後原來就是變成說我們住的地方不一樣，所以說我們小時候都沒機會去講客家語……爸爸、媽媽都有問，所以他們說我應該是客家人」（阿雪 2009：2）。

對語言政策罰錢有印象，但自己膽小所以不敢出錯。「對，因為我們小時候我記得小一、小二的時候，那時候說客語或說閩南語會變成說方言，要被罰錢的。因為我有印象有，然後所以說在政府推行國語的時候，變成大家都講國語，然後我們小朋友回家也講國語，然後父母也會跟著我們講國語，然後有時候父母講台語我們講國語，這樣也能溝通，我們知道他們講什麼，而且小時候我膽子比較小啊，而且那時候那就，老師教什麼就講什麼這樣子啊！就是說老師說不要做的事情，通常我會滿乖的不會去做」（阿雪 2009：3）。

對選課的事，小孩子選鶴佬語後回家才告訴阿雪。「她回來才講的，回來了就是很高興，就說那個學校老師在問，她說她很高興她選擇了台語，結果我就告訴她，因為一般我們台灣人都會習慣以父系社會為主，然後如果父親是客家人，就會覺得說母語應該是客家語，然後那時候我就告訴我女兒就說，她可能選錯了，對啊！可是她又不想改回來，因為她小時候就是跟阿公、阿嬤這樣子溝通，都是用台語，她就很熟悉，比較會講，然後比較不會排斥，然後客語變成她不太熟，而且在家裡也用不到，在家裡的那些阿公會講，可是他們不會用這樣的語言來溝通，然後講話都是講台語……都是講國語在溝通的」（阿雪 2009：4）。

公婆平常也都使用鶴佬話和孫女交談，且不會要求學客語而且也沒教。孩子一直都認為她的族群身分是鶴佬人。「她直接就說她不會認為她是客家人，因為在家裡她沒有講客家話，然後在學校講的是國語，然後只有跟阿公、阿嬤就是我娘家那邊的接觸比較多，所以她就很自然的就第二語言，她會覺得台語是她的母語，因為小時候的環境的

關係」(阿雪 2009：10)。

對於孩子選鶴佬語，阿雪的先生知道後，最初反應是不悅的，但最終只能無奈。「他不高興，對，因為小孩子選擇了台語，他認為說怎麼不選客語？可是因為小孩子沒有興趣啊！所以他也不會說強迫她.....會覺得...他自己是客家人，小孩子也是客家人，然後小孩子怎麼會認為她自己是講.....就是閩南人，所以說.....家裡沒有那種環境，對啊！沒有那種環境」(阿雪 2009：4)。因為工作關係認為沒機會教對此感無奈。「因為小時候我帶小孩的時間比較多，他那時候常去大陸出差，對對，他也不在.....在台灣時間不多，所以他也沒什麼機會教」(阿雪 2009：5)。

阿雪會覺得語言是文化資產，客語流失雖可惜，但心有餘力不足，自己也無能為力，「會啊！對啊！也會可惜啊！因為一個語言一定也有他的一個文化的資產，一個智慧的地方嘛！然後如果說快要流失了我會覺得很可惜，然後我也沒辦法說.....我沒有辦法對它做什麼貢獻啊！因為我不會說」(阿雪 2009：6)。

阿雪認為語言存在與否會影響一個人的認同。「存不存在應該是有很大的關係，就像原住民，某一族不再講那個話的時候，那個族群可能會越來越萎縮，因為又經過那種通婚的效果，然後那個血緣關係會越來越淡，然後大家會越來越住在都市，就會沒有在山區那邊，有那種聚落型態來去發展他語言的話，一定第一個語言被淡化，然後血統被淡忘，然後很多傳承、文化通通不見了，語言應該是很重要的.....你剛剛問我覺得自己是不是客家人，我覺得就是少了那份認同感」(阿雪 2009：13)。

十、個案編號 A10 阿霞

個案編號 A06 阿霞，女性，年齡 50 歲，出生於民國五十到六十年代，大專畢業，目前是家管，育有二女一子，出生在客家庄，四歲搬到中壢，當時居住環境雖有客家人，但周圍多是公家宿舍，所以以外省人居多，在那個省籍情結濃厚的年代，和家裡往來的鄰居仍多以客家人為主。阿霞目前與父母同住，父母族群身分是客家人，公公是外省人，

婆婆是鶴佬人，先生是外省第二代。目前家中溝通語言是國語、客語並用，因為從小講國語，自認客語說得不好，反而認為自己是外省人。「因為我們從小講國語，所以我覺得我是外省人……因為外界的人認為我是外省人，看起來像外省人……我的型像外省人，很多場合很多人都誤認為我是外省人」(阿霞 2009：4)。

和他人互動也不會主動表明客家的族群身分，阿霞對族群身分的表示，會因對象而作調整。「看對方是什麼族群我才會說，如果對方很強調他是客家人，我就說我也是客家人，是這樣子……如果他說是外省人，我不會強調我是外省人，可是我也不會說我是客家人……閩南人問我啊……我就當我是外省人……因為他不會講客家話啊！他一定講國語，所以我就當我是外省人，我不需要講我是客家人(阿霞 2009：4)。同時認為表明客家的族群身分並不會對生活有正面影響。「對，對我是客家人來講，其實我覺得影響沒有很大，比方說早期的工作啊、政治傾向啊、所有的，我覺得都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也沒有說刻意要強調」(阿霞 2009：2)。

當時居住環境四週許多外省家庭，當時人口大概有一半是客家一半是外省，但交往和互動仍以客家人為主。「我父母親是跟客家人交往比較多，我覺得大概那時候的政治因素吧！省籍情結吧！那時候，因為那時候還是有所謂的白色恐怖之類的事件嘛！對不對，還是有，所以還是以客家人為主吧」(阿霞 2009：4)！

客語使用對象只有用在長輩，阿霞認為，她對下一代已經無法用客語溝通了，下一代只有國語能力了。「親戚都很老了都七、八十歲，他不見得會講國語，所以我一定跟他們講客家話……就是對那些不會講……國語不是很流利的人，我們會講客家話，看對象……跟小孩子講也是都講國語……小時候有要教他們講客家話，可是因為太多的客觀因素，結果還是以國語為主，因為國語還是最好跟小朋友溝通的一個方式……小孩子聽不懂，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小孩子聽不懂，然後為了自己省事，還是以國語來溝通……對，所以這樣子時間一錯過，就還是都以國語了，我覺得語言還是從小的培養很重要」(阿霞 2009：6)。客語只限在學校學的一點點，小孩偶爾會問。「他偶爾聽到的時候會說那是什麼？會問」(阿霞 2009：12)。

在語言傳承方面，阿霞覺得自己對客家語不是很重視，且自己的父母也不要求子女，日常生活都用國語溝通比較多，先生則認為學鶴佬話比較有用。「我不太在乎學這些，不是很重視.....就學校教多少算多少，我父母也這樣.....我先生他會要求我教小朋友閩南語.....對，因為環境需要。我覺得小孩現在英語能力比客語還好.....閩南語應該是完全不會」(阿霞 2009：6)。

會要求英語的表現，對客家語流失不太在乎。「因為國際趨勢，都有在補英文，客語跟閩南語流失的情形不太在乎耶.....因為我自己就是一直講國語，所以我知道講客語的人越來越少，對，我們自己都沒有講了，無所謂.....對，那是歷史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阿霞 20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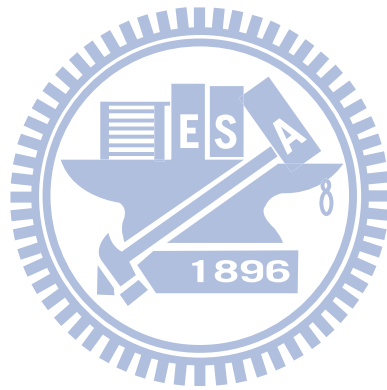
小孩子的選課是阿霞決定的，在鶴佬語、客家語之間作決定，最後當然是以自己較熟悉的客語為主。「因為萬一有問題可以問我，他萬一學習上有任何問題，他可以回家問我，所以我幫他選客語」(阿霞 2009：5)。

傳統的客家觀念大多是內婚為原則，阿霞的父母也不例外，會希望嫁客家人為第一優先選擇。「我講一下我結婚前的父母的觀念是，你第一個要嫁給客家人，客家人如果沒有辦法嫁成功的話，你就嫁外省人，外省人再嫁不到，最後才能考慮閩南人，當你選擇對象的族群，事先客家人，第二外省人，第三閩南人是這樣子」(阿霞 2009：13)。這跟早期的閩客械鬥多少有關。「我後來大概知道說他們年輕的時候比較會被閩南人欺負，所以他們是這樣考慮的，他們被外省人欺負的機會可能還比較少一點，那個時代」(阿霞 2009：13)。

阿霞認為自己的族群身分來自血緣而非語言，而下一代的族群身分是什麼已不重要。「從小的認知就是我們是客家人，對，血緣的關係吧！跟語言沒有關係，因為父母都是客家人.....他們這一代我覺得已經什麼族群不重要，我覺得反正他什麼語言都要會，不會也無所謂，你能自己想辦法溝通就好了，基本上國語會講就好了，什麼族群我

覺得不重要了」(阿霞 2009：1)。

阿霞認為客家文化的留存在目前生活中，並無刻意保存，「我覺得那是生活上就是這樣的習慣吧！.....勤儉啊！小氣啊！然後吃的那些菜啊！都屬於客家，像吃什麼福菜啊！酸菜啊那些，那些東西都...覺得那些都算是啦」(阿霞 2009：15)！



第五章 語言使用情形

語言是人類生活彼此溝通的重要工具，它可以表達文化、傳達思想和信仰，然而現今的社會環境，少數族群所使用的語言被視為弱勢語言，相較於國語與英語等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其存在著消失的危機。黃宣範（1995）指出客家人進入鶴佬人居住區之後，產生語言遷就現象，這種遷就因為現實環境使然，範圍日漸擴大，成為工作語言，導致家庭語言被他族語言取代。然而，一種語言的使用情形和使用者的態度，可能影響到該語言的存在與否，所以，本章將針對不同受訪者的語言使用情形分四小節探討。第一：討論家長的語言使用情形；第二：討論學童的語言使用情形；第三：討論家長對學童使用客家語的態度；最後，探討影響客家語言使用的可能因素。試圖探求經歷過推行單一語言政策的這些受訪者，現在也都為人父母了，他們的語言使用及態度是否影響下一代。綜合前面的種種語言使用情形、態度和可能因素，透過此方式試著去理解，這群受訪者在面對同儕、長輩、小孩，以及在家或外出時所使用的語言情形，探討不同的溝通對象與環境是否會造成不同的語言使用情形。

第一節 家長的語言使用情形

透過訪談結果得知，訪談對象在日常使用語言上存在著諸多不同之處，主要可分為日常生活用語、在家與孩子們的溝通方式、與長輩的溝通方式，以及工作上等不同使用習慣。整體來說，客家語主要為老一輩人溝通的語言，年輕人大多還是以國語或鶴佬語為主要的溝通工具。以下將家長的語言使用情形分為：客家語、鶴佬語、國語，作一說明。

一、客家語使用情形

訪談得知，客家語的使用在家庭裡面已有式微的現象，受訪者面對長輩時，有的會以客家語交談，但是對下一代的語言要求卻是不強迫。客家語主要使用於家庭聚會、老一輩人的溝通，或是當遇到全部都是客家人時。上述的現象於研究過程中也獲得了驗

證，如阿妃在訪談過程中提及：「公公會講客家話，也會念一些童謠給小孩子聽」，相較於其他的家庭，如果沒有這樣的互動過程存在的話，推展客家語本身就有其限制，也較為不利。

也因為像上述的情形，這種現象有點成為約定成俗的社會現象，長輩並不會用客家語與小孩們溝通，使得老一輩的人在客家語的使用僅止於同儕間，諸如小莊於訪談中指出：「自己本身遇到長輩才會使用客家話與其交談，其他狀況大多為國語或閩南語」。阿雪也指出：「只有老一輩的阿公或阿婆才會使用客家話」，也因此，形成了晚近年輕人不會說客家語的情形。

客語是老一輩的溝通語言，像我們遇到老一輩的人，才可能會用客家話溝通。

(小莊 2009：17)

長輩裡只剩阿公或阿婆，就婆字輩的，都是年紀很大的，我爸爸會講客家話，可是他不會用客家話和我們交談，他會跟比較老的長輩交談。(阿雪 2009：2)

我媽媽會講客家話，但我的小孩子完全不會說客家話，因為我們都沒有跟她說客家話，且我父母也不會強迫我們要學。(阿燕 2009b：2)

另外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可以得知，客家語通常用於族群的聚會、與長輩交談才會使用到。諸如，小盧提到：「如果是到一個很鄉下，且大部分的人都是客家人的地方，這時候就會有機會完全使用客語交談，否則大部分的時間，並未使用特定語言，大家都是混著使用」。訪談中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在日常語言使用上，並未有特定用客家語，大多為國語或混雜著使用。

我跟爸爸、媽媽會用客家話溝通，但是現在也慢慢的在改變，因為居住地區的客家人，大部分也會講閩南話，所以在互動過程中大約是三分之二講客家話，三分之一閩南話。(小黃 2009：12)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客家語使用的情形隨境改變，大多數的受訪者，除了與長輩的溝通會使用客家語外，其他時間大多用國語及鶴佬語，這與行政院客委會 2003 對客家語流失調查結果，呈現一致的現象。這樣的現象似乎說明了客語使用情形隨著世代推進而遞減，而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客語溝通對象和客語使用環境漸形缺乏，相對的造成客家人平日不慣用客家語交談的現象產生。

二、鶴佬語使用情形

家長的鶴佬語使用情形，從訪談資料分析，使用鶴佬語通常會有幾種不同情況：有的是因為居住地區，所以漸漸的成為鶴佬客，如小理；有的則因婚姻結構改變，依循著從父的傳統社會觀念，以夫家的母語為主要語言，如：阿莉；有的則是長輩的語言習慣已經改變，造成他們在生活互動已是鶴佬語了，如：阿雪。這些狀況，都會使得在語言使用上產生改變，諸如下列訪談結果：

我是客人底，客人底的意思是說在這地區有一些我們原來的祖先可能是客家……來自於客家的，祖籍在客家部落，可是來到北部閩南村裡面我是第七代嘛！……小時候完全講台語……客家話一句都不會。(小理 2008：1)

在訪談阿莉的過程中得知，其婆婆和先生都是講鶴佬語，甚至與長輩們也都是講鶴佬語，鶴佬語相對於客家語，它是優勢語言。另一方面，因為婚姻結構和傳統父權觀念影響，阿莉的客家語在成為閩南媳婦後，生活中使用母語的機會不多，母語能力因此也漸漸變弱，產生用進廢退現象。

現在是住在五股，左右鄰居都是講閩南話，加上長輩們全部都是講閩南語的，所以就講閩南語為主。(阿莉 2009：2)

在婆家那邊還是講閩南語，客家語已經很少在說了，有的時候會忘記，除非說

看到長輩才會說。(阿莉 2009：6；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婆婆跟先生都是講閩南語，長輩們全部都是講閩南語的，所以就必須要學閩南語，剛開始是婆婆教我，因為老人家他的國語不是很溜，所以都還是講閩南語為主。(阿莉 2009：3)

阿雪的祖父母和父母，因為居住環境以及工作需要，從小就說鶴佬語，因此，阿雪的「第一語言」⁷是鶴佬語，阿雪在成長過程中，也一直認為鶴佬語是自己的族群母語。因為到了鶴佬人居住的社區，周圍的語言使用是鶴佬語時，會自動轉換語言使用習慣。

小時候跟爺爺、奶奶溝通，也是都用閩南語，爸爸會跟媽媽小時候都是講閩南話，爸爸不會刻意去講客家話，因為村子裡面都住閩南人比較多，我們回去他不會用客家語跟我們交談，只有跟比較老的長輩會用客家話對話。(阿雪 2009：2)

綜合上述的情形可以得知，鶴佬語的使用在受訪的族群中也算是高度使用的語言，其中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居住的地域性、工作上的需求，以及長輩的習慣用語等因素，客家語的使用機會變的越來越少，也因此，客家語的母語地位漸漸地被取代。

三、國語使用情形

相較於本土語言，國語是優勢語言也是高階語言，以現實面的考量，溝通方便、工作機會較多、考試以國語為主，因此多數受訪者的家庭語言已是國語。除此之外，小孩子在學校受教育、與同儕間的溝通、鄰居的相處，這些都會是影響學生使用的因素，甚至嚴重一點的孩子，如小凡的小孩：「希望大人不要說客語，他因為講客家話他都聽不懂，會認為我們在講他壞話」。

⁷語言學裡有所謂的「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和「第二語言」(second language)的概念。「第一語言」是指個人出生後第一個學起來的語言，「第二語言」則是指學會第一語言，有一定歲數後再學會的其他語言。通常，在正常情況下，第一語言不僅是個人母語，同時也是族群母語。見蔣為文(2006：529)

與鄰居溝通就是透過國語，因為這是共通的語言，也是在所有場合都可以使用的語言。如同小莊、小黃、阿霞等人，皆明確的指出，在家裡或是與鄰居都是習慣透過國語來進行溝通。

現在的鄰居大部分都是用國語溝通。(小莊 2009：2)

我們父母親在家裡跟小孩都是用國語溝通。(小黃 2009：4)

在公開場合，譬如說市場或跟朋友或其他的的地方都是講國語。(阿霞 2009：11)

在家裡最常用的語言是國語，但跟我先生是講英語。(阿燕 2009a：4)

現在跟鄰居都是用國語溝通。(阿雪 2009：8)

在一般的公開場合也還是講國語，所以最常用的語言還是國語。(阿莉 2009：12)

透過本研究亦發現，長輩若無特別語言上的要求，則不會習慣使用客語。

一般放假的時候，在家裡面跟親戚朋友聚會，不會使用特定語言，都是混在一起，原則是國語加客語。(小盧 2009：4)

我們跟長輩之間講閩南話跟國語比較多，很少用客家語，我們小時候跟爺爺、奶奶溝通也是都用閩南語，現在客家話的部份，只會打招呼跟簡單的對話而已。(阿雪 2009：2)

綜合上述，可知，若溝通對象消失，則語言使用亦隨之改變，例如：阿雪的公公因

為婆婆過世後，沒有講客家語的對象，相對的也失去了使用機會，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的也透過國語來與大家溝通。

婆婆往生三年，公公對我們則自動轉成國語，因為我自己都不會講了，何況我的小孩。(阿雪 2009：8)

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其主要的溝通語言已經被國語所取代，例如阿燕的家庭為英語與國語，但主要還是以國語為主，客家語在整個使用上，可以說只是個配角，歸其原因大致為：孩子聽不懂母語，為了省事、溝通方便等。相對的這些現象也使得長輩遇到晚輩，溝通的語言會自動轉成國語。

在家的時候，因為各種關係，我們一般會國語加上客語混著說。(小盧 2009：5)

跟小孩子都是講國語，小時候有要教他們講客家話，可是因為太多因素，結果還是以國語為主，因為國語還是最好跟小朋友溝通的一個方式，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小孩子聽不懂客語，為了省事還是以國語來溝通。(阿霞 2009：6)

我公公婆婆的互動是用客語，但對小孩子會自動轉成國語。(阿雪 2009：7)

在一般公開場合，都是用國語為主，跟小朋友溝通則是混著說，學生時代、出國或是一些同事之間會用到英語、日語，就比較普通的外語。(小盧 2009：5)

受訪者的外出使用的語言，不管是和鄰居或朋友、在市場或公開場合，還是會以國語為主。這個研究如同陳輝逢與陳健興（2002：80）針對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的調查結果一致，發現客家人使用客家語的場合與對象，主要仍以私領域為主，在公領域的客家語使用機會則相當少。

四、小結

透過本研究可以得知，鶴佬話與國語已經滲透了客家族群，小莊、阿霞、阿莉、小盧、小凡與小黃在對長輩的溝通上，會以客家語為主，而小理與阿雪因為出生的環境已使用鶴佬語居多，所以客家語的使用機會幾乎是無；阿燕與阿妃則完全使用國語為溝通語言。由此可知，當沒有溝通的對象、居住環境及使用的習慣後，慢慢的就會使得母語喪失，此結果如同曹逢甫（1997）的調查指出，國語已經入侵到不同族群的家庭當中，但其中以客家族群使用國語為最多。

陳輝逢與陳健興（2002）提及：家庭領域是母語保存的最後一道防線，要是高階語言入侵到家庭這個親密領域，那就表示母語流失的情形嚴重，離語言死亡的日子不遠了。透過本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得知，家庭是影響母語傳承的重要單位，未來，在推動母語教育的過程中，父母親的參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畢竟，學生除了在學校外，最長的學習機構則為家庭，當家庭功能不在，母語也就很難有個健全的傳承制度。

第二節 學童使用語言情形

本研究經過訪談得知，客家語的使用狀況大多為與長輩溝通才會使用，中生代也就是受訪者這一世代則大多用鶴佬語與國語為主。除了過去的語言政策所造成的衝擊外，最主要的原因為使用多數人所採用的語言，在溝通上較為方便。學童在家大部分都沒有使用客家語的習慣。透過訪談，將學童目前使用語言的情形概略分為完全不會客家話、會聽不會說，以及會簡單的日常對話等三種學生。

一、完全不會客家語

在居住地區與環境的影響下，沒有講客家語的環境與對象，使得學童沒有學與說客家語的機會，所會的客家語大多是透過學校學習而來，然而，這些學習到的內容並不足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小孩子會說鶴佬話，但不講客語，常用語言是國語。(小理 2008：7)

小朋友基本上跟阿嬤講是講閩南語，跟大人則是講國語。(阿莉 2009：7)

我的小孩和我們互動都用國語，閩南語學得還好，客家話完全不會。(阿雪 2009：7)

所以他們現在只有國語能力了，客家話就學校學的一點點，應該算是聽不太懂，聽不懂。(阿霞 2009：12)

綜合上述，完全不會說客家語的學童，其主要語言為鶴佬語與國語，主要原因在於學校的溝通以國語為主，且同儕互動也不會用客家語，因此，使得學童完全不會說客家語。

二、會聽不會說

會聽不會說客家語的學童，主要原因皆為小時候與祖父母同住，因此有透過客家語對話的機會，且有那樣的生活環境，天天聽著客家語，使得學童自然學會客家語。然而，在搬離了原先的居住地區，只剩下與父母同住，或是長輩過世後，只剩下與父母同住，因此沒有了使用客家語的機會，也使得學童變成不會說只會聽，這些都是因為從小居住的環境與溝通對象所造成的影響。

小孩在四歲以前是由祖父母帶，天天聽到客家話，所以在聽的部分沒有問題。但是，現在我們搬到外地，變成了變小家庭，小孩子沒有跟祖父母一起住，就沒有那環境，小孩自然也不會客家話，現在都是用國語來對話。(小黃 2009：5)

小時候有聽他們講，但沒學到，婆婆五十七、八歲往生後，客語在我們家已經消失了。(阿雪 2009：8)

三、會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語

學童會講基本的日常生活會話，有的學生是因為在學校學的，有的是因為在之前的生活環境就與居住地區所學習到的，像小盧的小孩會主動與小盧用客家語對談，這在研究中是很難得的。但基本上，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上還是以國語為主。

小朋友會主動用客家話跟我溝通，他們也會說閩南語，因為客語的舌頭很多變化，所以學語言都蠻容易的。(小盧 2009：6)

小孩子現在會講一點點客家話，就是最簡單的，當然沒有國語那麼好，因為平常日常生活都是講國語。(小莊 2009：7)

但在本研究中有個比較特殊的個案，小凡的小孩在聽的部分有基本能力，但是，當大人在對話過程中，有些客家語還是會聽不懂，因此，小凡的孩子會希望大人不要講客家語，不然會以為大人是在講他的壞話。

小孩子目前的客語能力，以聽比說好。但是，小孩子會希望大人不要說客語，他會覺得講客家話他都聽不懂，會認為我們在講他壞話。(小凡 2009a：2)

四、小結

父母通常是幼童的語言教師，家庭是孩童學習語言的第一個環境，家中使用何種語言，決定孩童在幼兒時期使用何種語言(陳嘉甄，2004：8)。透過家長的陳述可以得知，就孩童在客家語語言使用的情形較為欠佳，其中小理、阿莉、阿雪與阿霞的孩子們皆不會說客家語；小莊與阿妃的孩子因為小時候還有跟長輩住一起，所以對於簡單的客家語

還聽的懂，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講客家語；會講客家語的僅有小黃、小盧以及小凡的小孩，但小凡的小孩對客家語使用的態度反應較為激烈，因為大部分的客家語還是聽不懂，會希望大人不要講客家語。

綜合上述訪談結果得知，大部分的孩子與家長不會將客家語當成主要的溝通工具，主要還是會以國語及鶴佬語為主。本研究之結果與楊文山（2004：4-6）所指出「整體客家民眾有 55.5%的民眾表示在家最主要使用的語言是普通話，客家語僅有 15.7%，福佬話為 28.2%的研究結果有其相似之處。

第三節 家長對學童使用客家語的態度

造成語言流失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為：家長無意將母語傳承下一代、家長對母語的態度、生活環境等因素。在升學主義掛帥的社會中，父母寧願將時間和金錢花在英文與相關科目的補習教育上，而忽視母語學習。另外，在語言政策的影響下，這一代的父母本身的母語能力薄弱。

透過本研究也發現，客家語已經有點成為老一輩人的溝通管道，漸漸地，老一輩人也比較不會強迫年輕人學習客語，但多少還是會希望客家人就應該講客家語，畢竟，這是一個族群的文化與語言，透過這樣的溝通，可以讓彼此更清楚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綜上觀之，此態度受大環境變遷、升學主義掛帥、省籍情結、家長的語言能力不強等影響。本研究透過訪談得知，家長對學童使用客家語的態度可分為：一、堅持客語為族群身分的象徵；二、順應生活環境，僅將語言視為溝通工具。二大類別主要內容如下所述。

一、堅持客語為族群身分的象徵

Phinney et al.（2001：137）語言是族群認同的主要判斷依據，因為語言也是團結的象徵性指標。強調語言的「象徵性價值」，如語言使用與族群意識。當一個客家人不會說客家話，慢慢的就無法了解自己本身的文化。另一方面，若不是客家人卻會說客家語，

久了也會讓人覺得他是客家人，如同訪談過程中有受訪者提及：「李前總統大部分都是講閩南話，但有誰知道他是客家人？」。因此，客家語言還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族群的象徵。

大學的時候，在班上很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同學，大家會交談，因為都以為住在中壢就是客家人，可是一問我住在中壢，可是我不會講客家話，我回去問我爸媽，他們都說我是客家人，但是我一句客家話都不會講，因此，講客語還是有其必要性。(阿雪 2009：2)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我爸媽要求孫子一定要學客家話。(小黃 2009：5)

我媽媽比較會要求要教小孩子講客家話，像平鎮，我阿姨那邊，他們家就有貼：「回家請講母語客家話」，他們一定會教小孩子說一定要講客家話。(小莊 2009：2)

其中，小理與小凡更認為：「語言是很重要的，要代代相傳，如果沒有做到，漸漸地，客家話就會面臨流失的危機」，所以客家語的學習與傳承，是件不容忽視的事情。

語言應該是要代代傳承，但受制環境也感無奈，只是我沒有做到，因為我在北部的都會區，所以沒有那個環境可以講客語。(小理 2008：10)

因為環境的因素，所以我們客家人自己本身要有所覺醒，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雙薪家庭很多，所以他們所使用客家話的機會也比較少，自然而然，客家話就少用了，相對的，下一代自然而然就比較少聽到，慢慢地，客家語就會流失。(小凡 2009b：14)

二、順應生活環境，僅將語言視為溝通工具

語言除了是族群判斷的一項標準，更是生活上溝通的工具，透過共同的語言才有溝通的媒介，也因此，有許多受訪者認為多一種語言也不錯，因為語言是生活上的工具。

希望孩子們會講客家話，有時候會故意讓孩子講一些簡單的客家話，希望他們多方面發展吧！就是語言這種東西可以多學對他們自己來說本身來講也是一種幫助啊！因為多一種語言，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謀生的方式啊，所以回到娘家這邊就希望我爸爸媽媽跟他們講客家話。(阿莉 2009：6)

而阿莉的婆婆，更清楚的指出，多種語言的學習是好事，因為透過學習語言，也可以達到文化傳承的功能。

我婆婆會希望孩子學客語，也希望他把閩南語學好，孩子希望學的話，也可將客語傳承下去。(阿莉 2009：7)

除了多一種工具的態度外，研究中更發現比較無為的態度，認為實用比較重要，如受訪者阿燕、阿妃指出：「自己本身母語能力不佳，因此無法教孩子，也不願意去勉強孩子，也因此認為學習客家語是一種壓力和負擔」，從訪談過程中，兩者所透露出的是一種無力感。另一方面，長輩也不再要求，或者以語言的實用性為考量重點，所以也就不會多加要求。

我媽媽、外婆不堅持我們講客家話，我先生對小孩也是這樣，我先生覺得實用性比較重要吧！所以他不會很堅持非得選客語。(阿妃 2009a：6)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說我不會講了，我根本不可能去要求她們啊！我反而擔心她們這會變負擔，因為她沒有這個環境她還要去學，那我又有責任要教她，問題我不會要怎麼教她，是這樣子的壓力而不是說怕她不學，是怕我教不了她，父母也沒有要求我們要講客家語。(阿燕 2009a：8)

除了上述的狀況外，更有受訪者態度是，隨風飄逝，語言已經不重要了，例如小黃、小莊、阿霞清楚的指出：「客家語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不會刻意的想要去教」。究其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在社會上，客家語比較沒使用的機會，對於未來的工作就業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現在的工業社會，大家都上班回來之後跟小孩子溝通的時間很少，還要用客家語來溝通的話，要有心啦！自己對客家語的消失並沒有危機感，所以都沒有迫切的叫小孩子一定要學會。就算學會客家語在這個社會上，工作就業也沒有什麼好吃香的。(小黃 2009：6)

我們沒有很認真教，可能因為自己覺得不是那麼重要吧！（小莊 2009：2）

我不太在乎小孩子學習客語或其他語言的情形怎麼樣，不是很重視，就學校教多少算多少，像我自己一直講國語，所以可以推知講客語相對的人越來越少，我覺得語言有傳承就好，有留下來，有人說就好了啦，以後要找資料找的到就好了，真的不在乎語言跟族群的關係。(阿霞 2009：8)

三、小結

Phinney et al. (2001：135-138) 在研究語言、父母、同儕三者對移民家庭中青少年之族群認同的影響的一篇論文中提到：父母在文化保留方面，對小孩影響最大的就是他的母語。另一方面，父母保存文化的態度將影響小孩的母語流暢度，因為對小孩和青少年來講，家庭是母語最主要的來源。

家長對學童使用客家語的態度的確關係著客家語的存續與否，受制於大環境、本身能力與強制力，造成使用率也跟著降低。這點與徐正光和蕭新煌（1995：8）所提的客家語在第二代家庭使用的強制性沒有第一代那麼高，或許與客家方言的使用率本身已隨世代降低不謀而合。彭尉榕（2006：112）也指出：當一個語言使用的頻率越來越低，

學習這種語言也就越來越沒有迫切性，客家語的使用與學習，它的象徵意義慢慢大過於實際功能。根據訪談得知，雖多數家長認為語言是族群的象徵，但基於現實考量，這個象徵也慢慢被現實所取代。

第四節 影響客家語言使用的可能因素

透過本節的探討可以得知，客家語語言的使用情形漸漸地式微，此結果與黃宣範（1995：315-317）所指出：臺灣四個族群語言中，原住民語言的消失最為嚴重，其次為客家語。與本研究結果有其相似之處，另透過深入的訪談結果得知，造成此種現象的可能因素有語言政策的影響、居住環境，自身的習慣與態度以及族群通婚等因素。

一、語言政策

「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語言規畫」（language planning）的一環，用政治力量，規定特定語言在特定領域內的地位（status）與功能（function），包括語言的保存、擴張與限制（周雅雯，2006：21）。施正鋒也提到，掌權者為了統治方便，維持國家穩定，自然會以族群中較易辨識的特徵——「語言」為目標，進行語言政策的實施（轉引自蔡芬芳，2002：105）。另外，Isaacs（1975）曾提出，一種語言「就像是一支配備了陸海空的部隊」，隨著舊殖民地的崩潰，新的國家在舊的殖民領域內成立，勝負的關鍵就在於誰擁有真正的陸海軍與文化上的陸海軍。因此掌握語言也代表著掌控權力。

回顧台灣的語言政策推動過程得知，國民黨在民國三十八年統治台灣後隨即推行國語運動，從行政體系的運作到大眾媒體的掌控，為了政治統治和政治溝通，使得台灣各族群的母語一點一滴的加速流失，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清楚的指出，過往的語言政策對客家語的使用造成極大的傷害，當時認為說國語是高尙的、是文明的表現；說本土語言是低俗的、是不進步的，因而造成本土語言被汙名化。

而在語言政策的推動中，最常採用的方式為學校課程無客語、校園禁止講客語、媒體廣播更聽不到客語，客家語也因此在生活中缺席，慢慢的語言使用習慣轉換，鶴佬語亦同於客語的情形。從訪談得知：語言政策造成小凡因為國語說得不輪轉被取笑；阿霞也因為說母語的機會變少，而越來越生疏；另一方面，小理對自己所說的所謂台灣國語感到沮喪和自卑；而小黃、阿莉和阿雪對語言政策受罰一事仍猶記在心。總而言之，語言政策造成這群中生代的受訪者，除了心理層面的創傷，在現實層面也都面臨語言使用習慣轉換的情形，語言一旦轉換，當你用別種語言轉化時，那種感覺和味道無法傳神的表現，也就是說，真正語言裡的內涵並沒有辦法完全呈現，語言的內涵和深度也將因此而被抹滅掉。

我記得，那時候讀書的時候在鄉下，新埔那邊，講一句話罰錢，那時候都會跟小朋友說：我現在講客家話，你不要告狀，事實上那時都被打壓，後來我念書時，國語不輪轉，都被同學笑。(小凡 2009a：4)

我想國語政策對客家話跟閩南話都有影響吧！因為我自己講的很少，所以我覺得越來越不熟練，我們自己的老人家死掉很多，接觸的越少就講的越少，越不講越生疏。(阿霞 2009：17)

透過訪談結果可以得知，當初的語言政策是透過禁止與懲罰來達到威權統治，進一步完成統一語言等方式，對台灣當地的民眾進行管理。如同小理所談及的：「對語言政策覺得是威權，是粗暴，語言政策應該不是強迫我一定要怎麼做」。顯然可見的，在處罰與嚴格管制的措施下，自然使得母語消失，大家都轉而使用國語了。

小時候，在學校不能說方言，國小、國中到高中，教官都規定不能說方言。我的印象裡，說方言會被打手心或是罰在作業簿上寫：我不可以說方言。(小黃 2009：7)

語言政策推動時的主要語言是國語的，有一段時間會覺得怎麼都學不會，會很

沮喪啊.....一年級都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連名字都是開學第一天才學的，我才知道我叫某某某（名字用國語發音），多可悲啊，那在這之前六、七年我不知道我的名字叫某某某。（小理 2008：5）

國小的時候，老師有跟班上的同學說你要講國語，如果你在班上講閩南語或是講其他語言的話，可能就是要罰跑操場啦或是罰站，有看過同學被罰。（阿莉 2009：10）

因為我們小時候我記得小一、小二的時候，那時候說客語或說閩南語會變成說方言，要被罰錢的，我沒有被罰過，但是我有看過其他人被罰錢。（阿雪 2009：3）

在語言政策下，語言位階的不平等情況，逐漸被擴大。

我媽媽會覺得沒有念過書她會覺得很自卑.....我媽媽有幾年也是念補校，所以她也.....她很奇怪，她跟老人家講都講台語，她跟小孩子講她都故意講很不好聽的國語.....她有一陣子就念補校，她覺得講國語是個進步的啊.....這很複雜，應該是說有一部分是覺得也是練習的機會，一方面也覺得這個是個成就，或者是說念國語本來就是一個知識的入門啊！（小理 2008：7）


我跟你講連我媽媽、爸爸那時候吼，我媽媽吼，鄉下人不會講國語，都是講客家國語，她也跟他（指孫子）硬拗國語。（小凡 2009a：11）

上述相關結果與范滿妹（2007：283-290）在《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省思—以客語教學為例》一文中指出：國家政策是鄉土語言文化是否保存、延續、傳揚進而發揚光大的關鍵點。在本研究中，受訪者的年齡層正值語言傳承的中生代，也是位居上承下傳的關鍵層，身負承接語言政策產生的結果，而語言使用習慣的改變，將影響他們對下一代的語言學習態度，因此對母語傳承造成很大的阻礙。

Bankston 等指出，出生於移民地或是在幼年移民到新的國家，因為學校的教育或是相關媒體，皆不是自身的母語，因此，會使得新生代不會母語（轉引自 Phinney et al. 2001：138）。所以在語言政策的推動過程中，不論是媒體或學校教育也都是用威權的語言進行教育，相對的這些對於母語的保存與傳承，都造成了不可抹滅的傷害。

語言政策本來就是要站在一個高度來看待多元文化，由於政策的霸權，造成弱勢族群語言消失危機，因此近年來，把本土語言納入學校的正式課程。或許有人質疑，放一堂本土語言課程在國小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只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對抗，其實不然，當本土語言列入正式課程時，其實是一種語言政策的宣示與捍衛，重點不在一節課，它代表了一個位階，也代表政府對語言的重視和族群文化保存的重大宣示。

二、居住地區



中壢市自從 1976 工業區設置後，傳統的客家庄已逐漸被族群融合的勢力所解構，另外就行政院客委會（2004）的資料得知，不同縣市客家人口分布情況來看，中壢市所屬的桃園縣排名第三，依序為新竹縣（62.1%）、苗栗縣（55.5%）、桃園縣（30.4%）。中壢市早期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營，居民多使用客家語，近年工商業發達，許多外來人口遷入，目前實為閩、客兩種語言的交會地帶。

不同居住的地域性，對於語言使用有其影響性，中壢市可說是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地區，所以在公開場合中，客家人基於溝通方便，易於交談，因此客家語漸漸被強勢語言國語和鶴佬話取代。

我覺得語言和所處環境息息相關，我有一個堂弟，本身是客家人，他們家很早就搬到台北三重，印象中，他全部講閩南話，全家也都講閩南話，可是有一天他結婚、生小孩子後，搬到新豐，他從不會講客家話變成會講客家話，所以變成說你在那個區域裡面會影響你很大啦！（小莊 2009：4）

先生會要求我教小朋友閩南語，因為環境需要，我的爸爸、媽媽會用國語跟小孩溝通，此外小孩還有學英語。(阿霞 2009：6)

就訪談對象中，小理對於環境的因素更表現出了無奈的語氣，他指出當初到高雄當兵時，大家都是講鶴佬語，也因這樣，自己跟著講鶴佬語。另外就是在工作上的現實狀況，遇到的都是鶴佬人居多，會被迫要用鶴佬語溝通，客家語根本沒有使用的機會。

語言應該是要代代傳承，但受制環境也感無奈，跟住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像我去當兵全部都講閩南話阿，因為在南部阿高雄，大家都講閩南話，我在北部的都會區工作，所以沒有那個環境可以講客語。(小理 2008：8)

因為「西瓜偎大邊」，那個閩南人勢力比較大，所以他碰到人譬如說，我剛剛講的碰到誰就講什麼話，他碰到閩南人會比較多啊，他今天出去做生意做十個人，可是十個裡面有七個是閩南人啊！(小理 2008：12)

其實環境沒有很多啊！你出去外面並不太常用到客家語，因為你用國語，我們的第一語言是國語，我們出去講話，第一語言就能溝通了啊，我不會再用到另外一個語言來做溝通的媒介，除非我特地去為了真的去看一個客語的電視，不然，不會有用到它的時候，那就沒有讓我們覺得非得用它的……非得學的那個(阿妃 2009a：7)

三、自身的習慣與態度

如同上述，因為居住環境的問題，降低使用客家語的機會，而在現實生活情境中，因為無法確定對方是何種族群，為避免產生其他困擾，也會直接使用國語，因為國語是優勢語言，溝通落差小，如同小理所言：「溝通就像對頻一樣，對到可以溝通的頻道，就對了」。也因此，大部分的受訪者已經沒有習慣使用客家話，至少數人認為客家話

不重要。

現在變成用做生意嘛，商業，就客家人碰到客家人就講客家話，客家人碰到閩南人可能就講國語，阿閩南人碰到閩南人可能就講閩南話啊！就是像對頻一樣，對到可以溝通的頻道啊！我覺得是這樣子啊！因為現在的互動太大了嘛，因為你要做生意什麼的，阿也大家沒有這個村落啊。(小理 2008：11)

我們的第一語言是國語，我們出去講話第一語言就能溝通了啊，我不會再用到另外一個語言來做溝通的媒介。(阿妃 2009a：7)

因為有時候老人家跟他講話會用國語講吧！就只是因為你要溝通，用最習慣的語言溝通會比較順暢，所以一般人選擇到最後都會用國語去講，那你反而除非說你很刻意的說我要學客家話之類的，就一直用客家話去講，講到很順這樣子，所以那個其實也很難啦！所以一般人不會很習慣的說這一定要用客家話去講啦！（小莊 2009：13）

對於語言的使用，阿燕的態度認為，學英語能讓孩子將來的競爭力強，和國際接軌，至於對本土語言的流失，雖感可惜但也無奈。另外，客家語的使用已退出家庭，若孩子的所學又非所用，教材也不夠生活化，選客家語就變成一種壓力。

我覺得現在因為我們這一輩的父母都希望她們能夠國際化嘛，所以反而會希望她們（指女兒）把英語跟外語學好，那相對的客語跟閩南語一定是沒有辦法讓他們練習嘛！所以我是覺得說有正面有負面啦，那正面當然就是說她們的外語能力增加，她們以後的競爭力就會比較強嘛！可是負面就是說這是我們的傳統嘛，客語跟閩南語是我們的傳統，那流失的話當然很可惜，等於一個文化的傳承就失去啦！所以我是覺得還是要有一些努力讓它傳承下去。(阿燕 2009b：6)

其實我覺得語言最重要就是，她有沒有應用的到，如果她沒有應用的到，說真

的她學是沒有意義的啊.....可是在家裡面又不說，所以她當然會覺得說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那再加上說客語如果在學校教的東西又是比較難，那當然她更沒有興趣了.....如果說要讓她們修客語的話，應該是說，學校的部分要能夠提供一個很生活化的環境，而不要用教材要她們去讀那個教材，然後可能看不懂，她就會有挫折，那她如果選修的話，她寧願會選比較簡單的。(阿燕 2009b：7)

四、族群通婚

族群通婚會影響語言的使用，夫妻必須以共通的語言溝通時，市場上的優勢語言便產生，另一方面，語言也會因為族群位階的差異，而有不同的使用率。黃宣範（1995：434）的研究顯示，族群通婚下一代的語言學習多從父系，或基於現實利益考量而選擇優勢的一邊學習。

就阿燕的例子，她的先生是外籍，就常理而言，孩子的本土語言選課應該是客語為主，但通婚後孩子的語言使用習慣以英語、西班牙語、國語為主，客語幾乎沒有學習環境，因此只好選擇鶴佬語。顯示族群通婚後，弱勢語言的生存空間漸漸被壓縮。

應該說國語是最熟悉的，英語的話其次，西班牙語是比較少的，西班牙語是基本的聽得懂，那英語是至少還會說一些，那國語是沒有問題.....客語，我們是因為還有以前小時候的一個記憶還在，可是小朋友是已經沒有了，就這個環境她完全聽不到也沒有機會說.....她覺得閩南語比較簡單的樣子，因為她會聽同學說嘛！同學都說閩南語好像比較容易啊！然後而且老師上課感覺比較輕鬆啦！應該是這樣說，後來她選閩南語。(阿燕 2009a：4)


王雯君（2005：167）提到：通婚使得客家女性的語言使用有閩南化的現象。就阿莉的例子為例：成為鶴佬媳婦後，語言的使用習慣由原來的客家語改為鶴佬語，而孩子的語言使用也基於父系或優勢語言考量，以鶴佬語為主要學習語言。

我婆婆跟我先生都是講閩南語，然後隔壁鄰居啊！就阿姨們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的，然後再加上就是鄉下住嘉義的那些長輩們全部都是講閩南語的，所以就必須要學閩南語。(阿莉 2009：3)

她(指阿莉的女兒)是說她跟阿嬤學閩南語，然後因為跟阿嬤在一起，阿嬤會教她講閩南語，所以她自己選閩南語。(阿莉 2009：14)

以上述的研究結過為例，由父系的考量，客語較為不利，由現實利益考量，也以優勢的語言國語或鶴佬語為市場實用性考量，因此下一代的語言學習，還會被族群意識形態左右，顯示著語言的選擇代表一種權力與位階關係。

五、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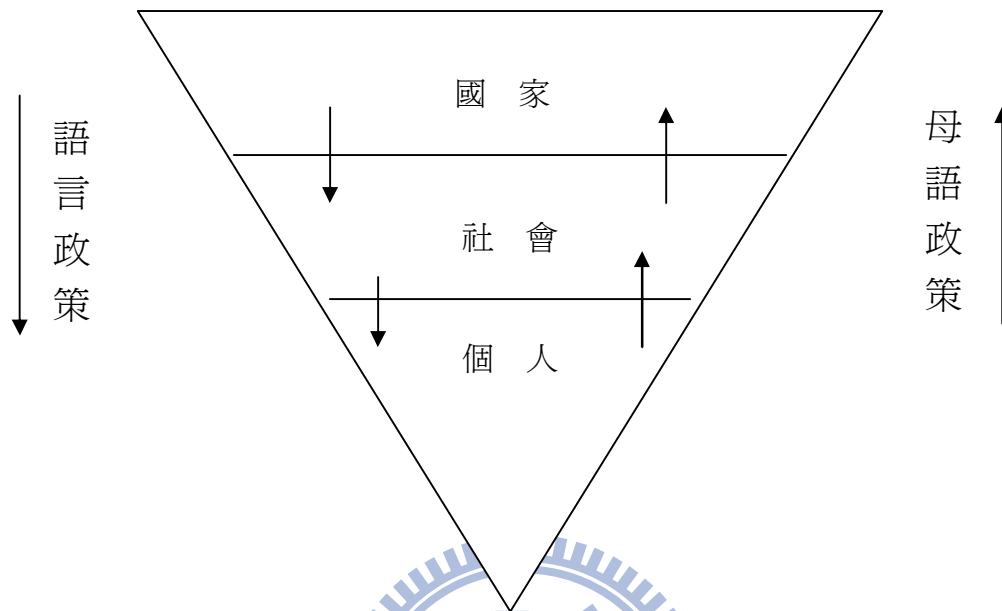
家庭是社會的真實縮影，國語政策影響下，客家語在私領域式微，也漸漸退出公領域的舞台，再加上傳統客家村落的瓦解，為了經濟活動、文件流通方便，國語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頻繁，久而久之對母語覺得陌生，聽說能力薄弱，自然也就失去自信，漸漸依賴國語為主要語言，因此就不會特別重視客家語。

現在台灣是以國語及鶴佬語為主要語言，家長也較不會強迫子女使用客家語做為主要溝通語言，因此客家語的使用，僅在客家族群中，年紀較長的一代之間使用的現象，也在本研究中得到證實。

第五節 本章小結

語言的使用現象是一個流動的，語言政策的影響是由上而下滲透到整個社會，再顛覆到整個底層，它把最深層的東西改變了，最後影響到每個個體，剝奪母語的學習，也造成文化斷層。當個人的情感、文化、習慣被重新喚醒，開始意識到語言的保存和族群

的尊重，於是乎由下而上形成一股向上延伸的力量，最後督促政府推行母語政策，故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它還帶有濃厚的權力運用（見圖五）。



圖五 語言使用的流動現象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Bankston 等學者的研究顯示，母語說得越好的人，他的族群認同就越強（轉引自 Phinney et al., 1999: 138）。而 10 個受訪者中，小凡、小盧、小黃、小莊，父母親皆為客家內婚，客語能力比較好也比較常說，族群的認同感比較強。阿燕、阿霞父母親雖為客家內婚，阿燕因自己的客家語能力不佳，不太敢表明客家身分。阿霞幾乎很少使用客家語，會隱藏自己的族群身分。阿莉的客家語使用比阿燕、阿霞佳，母親雖是鶴佬人但認同自己的客家身分。至於阿妃雖是外省人，但母親是客家人，且成為客家媳婦後，客家語的使用已融入她的生活。阿雪的第一語言是鶴佬語，認同方面意識到自己仍有父系的認同。小理則是鶴佬客，無客家認同。10 個受訪者目前語言使用習慣皆被國語所取代，顯見當時受語言使用的制度性政策，及家庭的社會化，影響日後的語言傳承，與族群認同。

Phinney et al. (2001) 調查亞美尼亞、越南與墨西哥三個族群的移民家庭，他們研究了語言、父母、同儕三者對青少年的族群認同的影響時指出，母語的使用、家長對族群文化的態度以及同儕的影響對族群認同有顯著的影響，其中以家長對文化的態度影響最為顯著。

Berry 等學者也提到：因為移民的族群必須面對原始文化與新生活環境的文化，因此，父母所教導之原有的文化與價值、學校所受的教育，以及與同族群的同儕互動都會對母語能力與族群認同造成影響（轉引自 Phinney et al., 2001: 135-136）。由此可知，家長的態度對於族群認同有相當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也是如此，受訪者大多對客家語的使用並沒有多加重視，因而造成學童漸漸的忽略了客家語的重要性，相對的客家語也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流失。Alba 就指出，父母對族群認同所採取的態度，在孩童對族群的認同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力（轉引自 Phinney et al., 2001: 138）。

因此，未來如果要改善客家語的使用情形，可針對地區環境的整體營造，提供大家使用客家語言的機會；進而透過學校教育與制定相關語言政策，促進客家語的使用；更進一步可透過舉辦相關活動，使得客家族群有更多的機會相聚，與同儕互動的機會，如此一來，可提升客家文化的傳承與保留。

第六章 對客家族群文化的認同情形

文化是學習而來的，在人類學裡面文化是指某一群人共同學習與分享而來的行為模式與特質；文化是生活方式，我們在文化裡存在思考與感覺；文化也是認同的基礎，因為它分別「我」與「他」（Ennaji, 2005: 20）。因此，文化是經由人們的生活創造出來的，在一個族群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認同。謝繼昌（2003: 140）提到族群認同是以文化範疇來建構的，所以基本上是一種文化認同，也是一種文化建構，因此，族群認同是文化建構，也是文化認同。對於族群認同部分，個人對自己族群的看法在其心理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范佐勤（2008: 130）認為族群身分的認同，涉及的是自己用何種族群名稱來稱呼自己。彭尉榕（2006: 16）提到以族群做為群體分類概念並無悠久的歷史，古代的人群分類通常是以「地域」或是「血緣」做為分類，在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土地這種地域性的觀念特別重要，因此鄰里社區反而是生活中最息息相關的一群人。Phinney（1990）也將族群認同之要素分為：族群歸屬感、族群自我認同、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等，因此，族群意識對於成員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

認同是透過社會化進而影響個人的社會心理狀態，透過模仿與判斷的過程，進而發展出個人的價值觀(Adams and Marshall 1996)。除此之外，也會受到巨觀的人口因素、當地的特殊人種與文化，以及暫時性與特殊性的個人角色與地位所影響(Bucholtz and Hall 2005)。如同客家人移民到東南亞國家初期至二次大戰前，客家人的「客家性」或「客家認同」是無庸置疑，也相當明顯。但是，在客家人比較少的地區，客家認同面對著「雙重隱形」的危機。反之，在客家人口占有優勢的鄉村地區，情況就有所不同。由於鄉村客家聚落的人口同質性高，又處於比較隔絕的環境中，在日常生活中與客家有關的內涵就是生活的一部份，而不必特意去突顯所謂「客家意識」，客家認同也當然不是問題(蕭新煌, 2010: 17)。

王甫昌指出：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推動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研

究」計畫中，不可或缺的四項概念工具是：族群意象（態度）、語言文化、歷史記憶與政治行爲（王甫昌，2002：233-274）。王明珂（1997：50）認為在探討族群關係的問題上，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非常重要的變項，所謂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爲，人們從社會中取得記憶，也從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每一族群都有其相對應的集體記憶，因而族群文化乃得以傳承與延續。范佐勤（2008：21）的研究則採用族群自我身份認同、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等三項族群認同要素進行研究。其中，在族群自我身份認同方面，主要是針對受訪者是以何種方式來認同自己的族群身份。在族群態度方面，是以正反兩種態度、三項問題來對受訪者加以詢問，藉以瞭解其對族群態度狀況爲何。在族群投入方面，以五種不同的社交生活與文化實踐行爲，來探討受訪者對於客家認同的表現。

由此可知，不同研究對於認同有著不同的定義與觀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客家認同是具有脈絡性的。就像其他形式的集合體一樣，「客家」的發展本來就是在具體而特殊的歷史脈絡中醞釀、形成、發展、轉變而成的，而有其強烈而清晰的「脈絡性」。基於此脈絡原則，以下主要將針對族群認同的情形進行整理，分別探討家長自身的族群認同、家長口中的學童族群認同狀態、以及影響族群認同的可能因素。

第一節 家長自身的族群認同

透過訪談過程發現，受訪者在族群認同的情形上主要可以分爲有明確的客家認同、有明確的非客家認同，以及產生混雜的客家認同等面向，詳細情形如下所述：

一、明確的客家認同

就客家族群而言，透過研究可以發現，內婚是蠻常見的現象，而內婚的夫妻在身分認定上就可以比較清楚且明確，因此對於小凡、小黃、小莊、阿燕、阿霞，他們認爲自己是客家人的理由就比較單純了，這種族群內婚在身分認定上似乎不需質疑：

我爸媽都是客家人，所以從血緣來看的話，我就是客家人。(小凡 2009b：1)

我爸、媽、岳父與岳母都是客家人，我會理直氣壯的說我是客家人。(小黃 2009：3)

我父親是客家人，所以我是客家人，血緣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會講客家話，但他的血統還是客家人，像我的表弟、妹他們在美國長大，他們也認為他們自己是客家人。(阿莉 2009：13)

我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因為父母親都是客家人。(小盧 2009：1)

以我的父母親、祖父母來看應該算是客家人。(阿燕 2009a：1)

爸爸是客家人，媽媽也是，因為血緣的關係，所以是客家人。(阿霞 2009：1)

除了血緣與內婚的因素之外，在族群身分的認同上，居住環境也扮演了重要的關鍵因素，如同小莊所提及：「我住新屋，我們那邊全部都是客家人，我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小凡所說：「我是客家人，我爸、媽都是客家人，我先生是大坪客家人」，皆指出，居住地區也會是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之一。整體來說，有明確的族群認同的受訪者，最大的原因以血緣關係為主。再者，家庭是兒童第一個社會化的機構，俗語說：「有其父必有其子」，意指父母的觀念、教養態度和行為是影響子女品格形成與行為的重要因素。亦即父母皆是客家人的家庭，其子女的客家認同感也較高。

二、明確的非客家認同

除了通婚的因素外，語言使用也會使得受訪者在自身的族群認同中有所質疑，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客家語不見得有辦法與不同族群的人們進行溝通，相對的，當自身語言消失殆盡後，漸漸的淡化了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小理雖知自己是客人仔底，但自幼生

長的環境大多是講鶴佬語，因此，在從小到大的耳濡目染之下，自然而然的，產生鶴佬認同。

小時候母語是台語，完全不會講客家話，一句都不會，現在問我族群身分，我都會講閩南人。(小理 2008：2)

三、混雜的客家認同

相較於有明確的族群認同外，本研究也發現有些受訪者對自己的族群認同不知道如何回答，諸如因為父母或自己與非客家人的配偶結婚，造成自身在族群認同上有所質疑。

族群身分（笑一笑），大部分很不好講，因為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媽媽是客家人，可是又不能算完全外省人啊，應該講外省人的第二代。我不太敢說我是外省人，妳也知道現在外面都在說是否認同台灣的議題，我不方便說我是外省人。(阿妃 2009a：1；重點是我加上的)

除此之外，語言的使用會造成另類的族群認同。

以我的父母親、祖父母來看應該算是客家人。但是自己會說是台灣人，因為客語沒有到那種可以溝通的那麼順利，而且跟父母也是跟父母講國語，沒有常講客語，所以不太覺得自己是客家人。(阿燕 2009b：2；重點是我加上的)

再者，居住地域也會影響語言的使用習慣而產生不同的認同。阿雪的父親是客家人，因為生意往來方便，父親日常使用的語言是鶴佬語，下一代居住的環境、接觸的事物與使用的語言，都遠離客家，一方面認為自己應該也算是客家人，一方面又覺的自己的族群身分是鶴佬人，產生鶴佬認同。

我覺得自己是閩南人，我小時候的村子是講閩南語，所以我小時候一直以為自

己是閩南人。結果長大之後才知道，依血緣來看的話我應該是客家人。(阿雪 2009：2)

除了阿雪之外，阿霞也指出：

因為我們從小講國語，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是外省人。(阿霞 2009：4)

綜合上述，本章節中進行分析後得知，受訪者在族群認同上有明確的客家認同、明確的非客家認同，以及產生了混雜的認同。整理相關內容得知，影響民眾對族群認同的主要原因有血緣、居住環境、通婚問題以及所使用的語言等因素。因此，若想要提昇民眾對客家族群的認同感，可以針對此四項因素進行瞭解與改善，以找出最佳的方式。

第二節 家長口中的學童族群認同狀態

小雪告訴她的孩子其族群身分應該是客家人，但是她的孩子因為第一語言是鶴佬語，在族群身分的認定上認為自己是鶴佬人。但本研究結果得知，有些家長與學童認為客家人不一定要會說客家語，家長對教孩童母語並不積極，學童的語言習慣深受社區的影響，因此文化認同感在下一代孩子上程度較低，傳承也較不易。本節透過受訪者的觀點，來探討孩童的族群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孩童的族群認同情形與受訪者存在著類似的情境，其在族群的認同上，皆存在著明確的認同與對自我認同感到質疑。

一、明確的客家認同

在族群認同部分，首先，在客家族群認同的部份，透過居住環境會是影響孩子認同的最基本要素，因為，日常生活、溝通情境與生活習慣等因素，皆會影響到個人的言行舉止，也因此，環境會對族群認同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小孩的族群應該是客家人，他就在這一塊土地出生的啊、長大的啊，我當然會

說他原則是客家人啦！（阿妃 2009a：2）

除此之外，認同也來自原生的、根基性的情感聯繫。

依血緣來看，我認為孩子是屬於客家人，因為我先生是客家人。（阿雪 2009：9；重點是我加上的）

會不會講客家話對客家身分的關係，我覺得還是血緣比較重一點，會不會講客家話沒有多大的差別，因為他遲早會說。（小盧 2009：11；重點是我加上的）

小朋友都知道我們是客家人，因為在血緣上就是客家人，毫無疑問，且我們有很詳細的族譜記載。（小黃 2009：4；重點是我加上的）

除了上述內容外，透過家長或長輩的灌輸觀念，也是學生族群認同的依據，例如：歌謠教唱、童謠念唱的教導、飲食文化的傳承、宗教儀式的參與等，逐漸地產生自我族群識別與對客家文化認同。

像我婆婆會唱客家歌啊！就會叫我小朋友一起唱啊，然後我公公也會講客家話啊！客家三字經啊！就會念給她聽啊！然後像那童謠這樣子，唱一些東西給我小孩聽。（阿妃 2009a：2）

一些祭祀的禮俗，拜拜要準備什麼三牲五牲啊！那些儀禮啊！那些基本上也有，什麼婚禮、牲禮、葬禮，什麼親戚朋友的接待禮，那個我們蠻在意的……我們也會很在意小孩子繼續保存。（小盧 2009：12）

小朋友有意願的話我們帶他去……清明掃墓不會堅持一定要帶他去，但是這觀念會慢慢改，小孩子大了，要讓他知道說你的祖先是誰？要慎終追遠，客家人慎終追遠很重要的。（小黃 2009：12）

我會告訴孩子他是客家人，且他自然而然就會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了。(小凡
_2009b：5；重點是我加上的)

小朋友很明確的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我們對外不會表明是什麼人。(小盧
_2009：11；重點是我加上的)

小孩子的認同部分，因為我媽媽會講客家語，她有聽過，且我們的祖先應該算是客家人，但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幾乎沒有用客家語交談，所以可能還是客家人，但並不是母語用客家語來交談。(阿燕 2009a：1)

我婆婆有跟她（阿妃的女兒）講過我們是客家人，我不會這樣特別跟她講我們是客家人，因為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客家人我要怎樣跟孩子說。但是她應該算是客家人這樣子，因為我先生是客家人，可能就直接是客家人吧，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啊。(阿妃 2009b：10)

二、明確的非客家認同

小理本身已是鶴佬客，語言使用都是鶴佬語的情況下，對自己和孩子的族群身分很自然產生鶴佬認同。

小時候母語是台語，完全不會講客家話，一句都不會，現在問我族群身分，我都會講閩南語，因為孩子回來問我說族群身分，我都會說：我們是閩南人，我的小孩都會問啊！他們都會尋求認同。(小理 2008：2)

三、混雜的客家認同

族群認同可因為儀式、特殊活動、信仰，而產生自我族群識別，再透過語言來將上

述串連，然後形成認同。根據黃宣範（1993：28-30）的看法，客家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在於閩客混雜，因生活經濟或工作因素產生語言遷就之現象，最後客家人變成福佬客或是忘記自己是客家人，同時也放棄了客家族群意識與文化的認同。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本研究，孩子們會因為與家人或祖父母的日常用語，及左右鄰居與同學的影響，慢慢地模糊客家認同。

透過分析研究資料得知，會產生另類的族群認同主要的原因在於：使用的語言、通婚現象，以及最重要的血緣關係的改變等因素。如同阿雪的小孩當初曾認為自己是鶴佬人，因為在家裡完全沒有講客家語，相對的，也就不會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孩子小一認為自己是閩南人，因為她沒有在家裡講客家話，在學校講國語，只有跟阿公、阿嬤接觸比較多，所以她很自然覺得台語是她的母語，所以她覺得自己是閩南人，但我有跟她講過，她應該是客家人。（阿雪 2009：9；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不會把小孩子分類為什麼族群，我覺得台灣這麼小，分什麼族群好像不是對的啦！，他們這個世代，如果又搬到都市的話，基本上都是用國語在交談，所以你說他們的是客家或閩南或什麼族群，應該不是那麼重要，我覺得像這種問題喔，都是問在那個政治意識很對立的時候。（小莊 2009：3）

進一步探討通婚現象對於族群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可以得知，孩童會因為父母是通婚的情形，使得在族群認同上會產生質疑，另外在加上居住環境與語言使用的狀況，常常會讓孩童誤以為自己不是客家人。

我認為我的孩子是閩南人，因為他爸爸是閩南人，但孩子們會說：我是妳生的，為什麼不是客家人？（阿莉 2009：13；重點是我加上的）

小朋友知道奶奶是客家人，可是她認為她是台灣人，她們比較稍微複雜，因為

是在國外出生，又在台灣受教育，加上爸爸是外國人，所以她可能會自己知道說她是混血兒之外，她也要知道說自己在台灣長大，所以她必須告訴人家說我是台灣跟美國的血統，不會強調只是某一個族群。(阿燕 2009b：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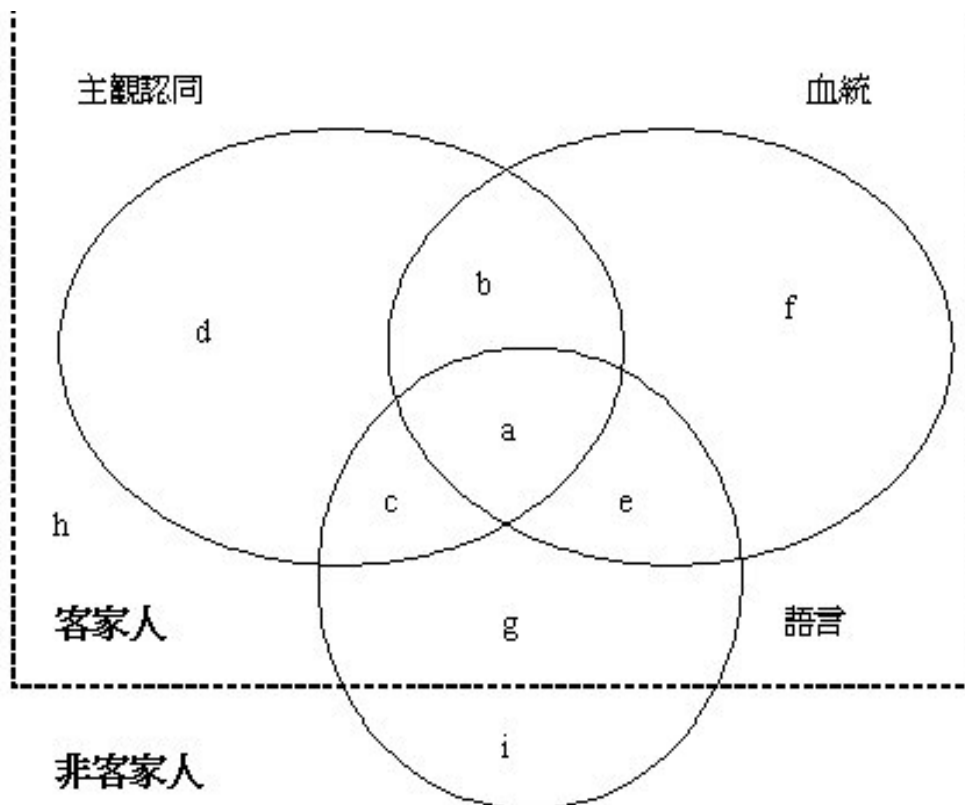
究其根本，血緣是最為直接影響族群認同的最關鍵因素，如同阿霞因為自己不是客家人，加上客家語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沒有使用的機會，也因此自己對於族群的意識較為薄弱，相對的，也連帶影響到孩子本身的族群認同。

因為我自己小孩的關係，所以我覺得無所謂了，如果我是客家人，我先生也是客家人的話，我想會比較重視一點，因為血緣的關係，混血之後的族群身分就不太重要了，你不能說他是客家人了，也不能說他是閩南人。反正他什麼語言都要會，什麼族群我覺得不重要。(阿霞 2009：17；重點是我加上的)

第三節 影響族群認同的可能因素

綜合上述可知，影響族群認同的主要因素分別有血緣、語言使用情形、居住環境，以及其他種種的因素。許維德（2007：25）在〈客家認同的發展與轉折：以新竹地區客家文史工作者之生命史為主軸的分析〉中，曾以 Phinney 與 Ong 的論點當作主要研究架構，其中論及「族群認同」之「要素」有自我歸類和標籤、投入和連帶、探索、族群行為、內團體態度、價值和信仰、重要性或強度等面向。

除此之外，施正鋒（2004）對於客家認同的研究指出，客家認同的情形至少可以從主觀的認同（是否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以及客觀的特徵（會不會說客家話）二個面向來確認（如圖六）。



- a：自認為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b：自認為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c：自認是客家人、否定有客家血統、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d：自認為客家人、否定有客家血統、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e：自認不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f：自認不是客家人、承認有客家血統、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g：自認不是客家人、否定有客家血統、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h：自認不是客家人、否定有客家血統、不會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 i：自認不是客家人、否定有客家血統、卻會講客家話的非客家人

圖六 客家人認同的認定

資料來源：施政鋒：認同政治篇。見徐正光：台灣客家研究概論（2007b：458）

另外在本研究中，主要將動態因素分為通婚的過程，以及語言使用等因素。如同 Messey 指出，因為在父權制度下，導致男性都是土生土長的平鎮在地居民，女性則因為男性而流動（婆婆們或因嫁娶、或因為丈夫早逝、投靠兒子而來到平鎮居住）。相較之下，男性較不會因為通婚的問題而產生遷徙，甚至將從外地遷入的移民視為「他者」而帶有一種威脅與排斥感。女性則因為自身的流動遷徙，相對而言對於地方認同的邊界

也較為模糊且開放，地方認同甚至可謂是女性成員在公園團體裡發現彼此在族群、謀生方式、語言皆呈現多樣異質性的狀況（轉引自張容嘉：2008）。由此可知，通婚與語言使用會是影響族群認同的重要因素。以下分別針對相關內容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實存的或想像的血緣關係

很多所謂的客家人只剩在族譜上或血緣上的「客家人」，壓根對客家文化、生活、語言一概不了解！因此，何謂「客家人」或者具備何種特徵才是本研究的「客家人」有必要去釐清。張茂桂（2003：239）認為，台灣社會一般的看法，是將族群屬性的繼承，多以父親（男方）的族群類屬為主，這是因為父系繼承的問題。就另一方面的觀點，一個人血統 100% 是客家，加上會說客家話，他就是客家人；但一個人血統流著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的客家血液，但不會說客家話，尤其是長久與客家文化脫節之客家人，這些都會對族群認同產生重大的影響（鄧榮坤、李勝良，1997：268）。

另外，福佬客是指原本是客家人，然而卻因故接受鶴佬人的同化，已經不會講客家語，不知不覺中變成鶴佬人，在主觀上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甚至於在客觀上不知道自己具有客家血統（施正鋒，2008：87）。也有一群已經走出客家族群邊界的鶴佬人，但在祖籍溯源或文化特徵上有著客家淵源（薛雲峰，2008：135）。其主要的認同還是以血緣關係為主，此結果如同研究訪問與發現整理如下：

（一）有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阿雪表示她的先生是客家人，因此她認為孩子的族群身分屬於客家人。研究者視這類受訪者為「血緣式的客家認同」：

我覺得我的小朋友應該是屬於客家人，因為我先生是客家人。（阿雪 2009：10；重點是我加上的）

因為血緣與地緣的關係，所以會直覺的說是客家人。(小莊 2009：8；重點是我加上的)

除了透過父母的血緣關係外，還有許多受訪者表示，由於有看過自己的祖譜且知道過去祖先的籍貫，因此，更可以確認自己本身所屬的族群。研究者視這類受訪者為「想像式中原論述的客家認同」：

以前老祖先是廣東梅縣，阿公和我講的，就是我的祖父……我們有都有去追蹤，我們有宗親深入到福建廣東去追蹤。我們有祖譜，我們都做得很仔細，我們都做得很仔細。(小黃 2009：1；重點是我加上的)

以我父母的祖籍來看，我應該是客家人，應該是說從廣東梅縣來的，所以算是客家人。(阿燕 2009a：1；重點是我加上的)

(二) 無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研究中也發現，血緣因素也會是使得族群認同變得不清楚，如同阿妃於訪談過程中提及：「小孩當然會偏向說她是客家人啦！不會去特別強調我爸爸外省人這個部分，或者說我自己是外省人第二代的部分，因為她在我媽這裡或在我婆婆那裡都對客家這個部分是比較熟悉的，所以血緣還是主要因素（阿妃）」，但是，在阿妃的訪談中，對於族群身分的界定，隱約透露出並非自己所能決定。這類在本質上是客家人但似乎又失去客家人應有的特質，或可稱這類是屬於「隱匿式的客家認同」。

族群身分（笑一笑），大部分很不好講，血緣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因為我爸爸是外省人，我媽媽是客家人，可是又不能算完全外省人啊！所以就很難講。我不太敢說我是外省人，妳也知道現在外面都在說認不認同台灣的議題，我不方便說我是外省人。真的要分的話，我應該是外省人的第二代。(阿妃 2009a：1)

至於小孩的族群身分，應該是客家人吧！我總不能界定她是外省人吧！她是在這塊土地長大出生的啊！她原則上是客家人對啊！（阿妃 2009a：1；重點是我加上的）

而台灣客家向來是以男性為主的父權結構社會，於是乎談到族群身分時，大多數以父親的血緣為認定標準。因此族群身分認定的方式有呈現從父認同的現象，這種現象可從訪談內容略窺一二。小理認為他的老婆是鶴佬人，因為他的岳父是鶴佬人的關係，和岳母的客家族群身分顯然無關：

我老婆不是客家人，她媽媽是客家人，她爸爸那一代是閩客通婚，她會講客家話也會講閩南話。（小理 2008：3；重點是我加上的）

綜合上述，血緣可說是與族群認同最直接的依據，也是一個人無法消除掉的印記，而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有了血緣，卻不會使用自己族群的溝通語言，也是會導生出許多滅族的原因及情境，這些都需要透過共同語言來溝通。因此，不只血緣是很重要的因素，語言也是我們需要重視的。

二、地緣／地域因素

透過訪談得知，環境因素也會是影響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的一大主因，此結果與薛雲峰（2008）指出，客家族群的消長與「客家話」的傳播能力息息相關，當「客家話」傳播能力夠強時，它讓不同地緣或血緣的族群變成「客家人」，像是「平埔客」；反之也會被異化，例如「福佬客」；另外黃輝爵（2007）透過以色列民族英雄摩西的語言學習過程以及透過作者本身在家庭所進行的母語傳承經驗，明確指出孫女與外省第二代的媳婦流利的 Holo 話來自家庭。由此可知，家庭是母語傳承重要的場所；社區環境則是使用語言的公開場所，這些都是會對於母語的保留與傳承又著顯著的影響。例如：阿妃的小孩雖然都是以國語當主要的交談工具，然而，回歸到其血緣與生活環境，客家語跟

客家生活環境對學童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如同小莊指出：「我覺得語言和所處環境息息相關，我有一個堂弟，本身是客家人，搬到台北三重後，全家都講閩南話，可是有一天他結婚、生小孩子後，搬到新豐，他從不會講客家話變成會講客家話，所以變成說你在那個區域裡面會影響你很大啦（小莊）」，此結果如同 Leong (1997: 26, 44-5)所言，客家人的認同是在遷徙的過程中與他族接觸時，才有集體的自覺性意識。另外阿妃也指出，因為自己本身是外省人，但現在居住的地方是客家族群居多，所以總覺得自己的認同會有混淆，且因為這地方居住著許多不同的族群，因此沒有必要刻意強調。

（一）有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小莊、小凡和阿雪雖然都離開祖居地到外地生活，一旦提及到客家，他們還是會透過地域的認同來強調自己的身分，例如：我是新屋的客家人；是大坪客家人；是龍潭的客家人等。

我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我住新屋。我們是一個村莊，我們那邊全部都是客家人，我是新屋的客家人。（小莊 2009：1；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是客家人，我爸媽都是客家人。我先生那邊我婆婆說是大坪客家人。（小凡 2009a：1；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先生是龍潭的客家人。（阿雪 2009：14；重點是我加上的）

上述例子是以地域、居住環境為身分認同的一般指標，多數人的觀念會認為住在客家聚落十之八九是客家人。例如前面所提小莊的堂弟一例，說明地域與地緣因素對族群認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性，因為，當你身在某個區域，久而久之就會受到濡化的影響，開始對行為產生改變。

(二) 無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在研究過程中，針對環境與客家語言的保留可透過小莊所言來探究其主要原因，語言是需要有環境的，有環境才能去使用與練習，如同學習英文一般。當所有鄰居與親朋好友全部講客家語時，學習客家語就成為勢在必行的，因為，這是最基本的溝通方式。但又如阿妃所言，如果你住在全部都是客家人為主的環境，只有少數的外省人，你勢必要去融入這環境，所以環境是很重要的。

我應該是外省人的第二代，然而，因為住的地方為客家人居多，所以說我是外省人這樣也很奇怪。(阿妃 2009b：2；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們不會特別去說族群身分，因為我們覺得很難說清楚。自己就是在台灣這塊土地長大，所以我們不會特別去提。(阿妃 2009b：12；重點是我加上的)

三、語言使用

語言承載著不單只是溝通的橋樑，更是文化傳承的媒介。Kottak (2005：136) 指出：語言的傳遞與文化的學習是相對等的，必須藉由濡化的過程，才有辦法達到傳遞的目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因未使用客語，對本身的族群認同也產生改變。劉宏與張慧梅 (2007：69) 的研究結果指出，許多潮州人是基於地緣關係而產生族群認同，而客家人社群更多是基於方言群認同，正是這種方言群的認同，使客家人更易於建立起一種超越地域的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客家人認同及聯繫網絡。

本研究也發現在族群認同部分是有類似的情況存在，有些受訪對象會認為，因為自己並未使用客語，而產生不同的族群認同，有些甚至更因為從小皆用非客語當主要溝通語言，使得自己本身的族群認同也產生改變。例如：小黃清楚的提出他的想法：「我認為是語言會影響到族群的認同，如果一個外省人學客家話，他講的很純正，久了之後會

認為他是客家人，就像大家都認為李登輝是閩南人。因為當一個人他沒有語言的時候，他就不是客家人。」由此可知，對自己語言的認同是對自己文化認同的開始，語言的使用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

(一) 有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有明確客家認同的受訪者認為：母語的使用對認同的建構是很重要的，語言可以表達文化也可以代表身分，因此有些受訪者會認為對族群身分的認同取決於語言的存在與否。小凡認為不會講客家話就不算客家人，對小黃而言，則認為族群身分認同主要來自語言，小莊則認為語言不存在後談族群就無意義了。

我會認為一個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就不算是客家人。因為連自己的語言都不會，真的是很可悲。所以我小孩目前可能都處在這種狀況之下，我還是覺得客家人或多或少他還是要會講客家話。(小凡 2009b：12；重點是我加上的)

我的父母親都客家人，我會理直氣壯的說我是客家人。但我認為族群認同主要是語言的關係，如果是一個外省人來學客家話，他講的都已經很純正了，久了我認為他認同客家人。雖然血緣也很重要，但如果他都不會講客家話，久了就沒有人知道他是客家人，所以語言真的很重要。(小黃 2009：10；重點是我加上的)

語言對一個人，他如果會講閩南話，他一定會被認為是閩南人。但我覺得以後客家人不見得一定會講客家話，當一個人語言不在的時候，就應該不會再去探討這個問題，到那時候，是什麼族群就沒什麼差了。(小莊 2009：9；重點是我加上的)。

由此可知，語言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當語言消失後，漸漸的族群認同也會流逝，未來將會造成更多的族人失去了生活用語，使得族群認同的意識越來越薄

弱，實乃不容忽視之因素。

(二) 無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在有明確客家認同的受訪者中，大多認為：如果講自己是客家人，一般人就會覺得你應該要會客家話，可是事實上，即使說你是客家人，但是可能沒有用那個語言來交談，就會變成語言已經在消失了，但血緣還在，語言慢慢的消失之後，就覺得不是客家人了，因為不會講了。而小理也明確指出，小時候自己講的不是客家話，雖然他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因為這樣，他會跟別人說自己是閩南人。

我是客人底，我們原來的祖先可能是來自於客家的，乾隆那個時候來台，居住在北部閩南村裡。我覺得會講客家話的就是客家人，自己覺得不會講客家話，所以族群認同為閩南人。(小理 2008：1；重點是我加上的)

另外，阿燕也指出，因為不會講客家話，會使得許多客家人不敢對他人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阿燕直接指出，客家人如果不會說客家語，會令人感覺就不像是客家人，因為喪失掉了最原始的交談工具，而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

我也不會說自己不是客家人，但是會因為客家話講的不好，所以不敢說自己是客家人。(阿燕 2009b：11；重點是我加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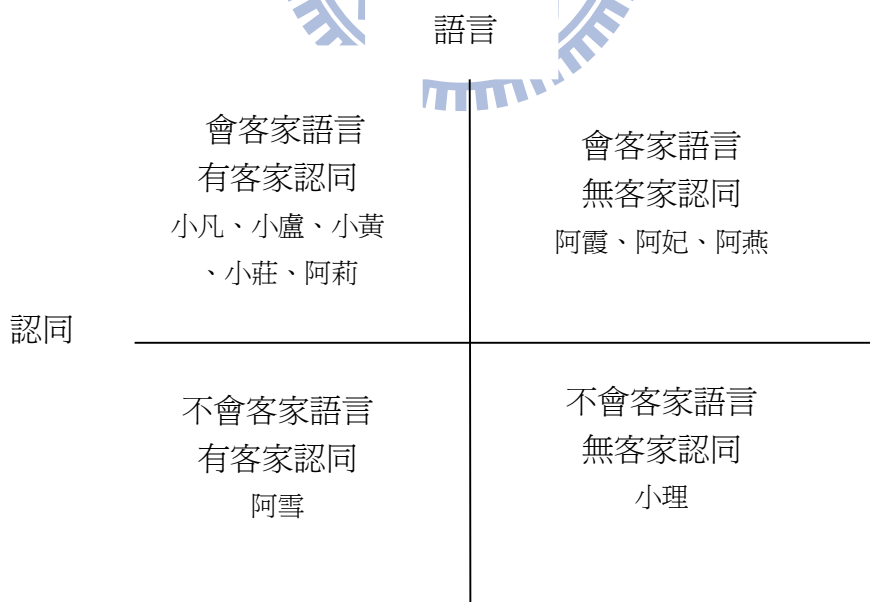
而語言使用對於受訪者最直接的影響有如阿霞所提及：「因為我們從小講國語，我自己覺得我是外省人」，除此之外，小理也指出，會講客家語的就是客家人，不管他最原始是屬於哪一族群，因為他想要了解客家文化，才會來學習。透過訪談結果分析得知，語言也會使得個人在族群認同的態度上有了模糊不清的情形。

我會說自己是台灣人，因為客語沒有到那種可以溝通的那麼順利，而且跟父母也是跟父母講國語，沒有常講客語，所以不太覺得自己是客家人。(阿燕

2009b：2；重點是我加上的)

如同前一節所提及的，血緣是個人族群認同的做直接依據，然而，當你如果完全不會講客家語，卻都用國語或鶴佬語來溝通，久了，大家自然就不會覺得你是客家人，像阿燕不常使用客語，自己也不覺得是客家人了。

族群關係類型可以從族群印象、族群情感 (ethnic emotion)、族群語言 (ethnic language) 或互動行為而劃分為「衝突的」與「和諧的」族群關係；衝突的族群關係，在族群印象上，我群對於他群具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在情感上討厭對方或覺得他群不可靠；在語言上，聽不懂、不學習他群語言；在互動行為上，選擇性地結交朋友，不與他群交友、通婚(丘昌泰等 2006：13)。綜合上述內容得知，語言也是影響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阿妃認為有沒有語言對牠是不是客家人這件事情是不會有干擾，但是你會這種語言才能夠讓你跟客家人的族群更多的互動，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語言一消失，你的族群身份也等同於消失了。以下將受訪者的語言使用與客家認同，依主觀認同主要分布情形如圖七，顯示了，不同的語言使用習慣會影響個人對族群的認同。



圖七 語言使用與客家認同相關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四、通婚

王雯君（2005：159-162）研究結果指出，婚姻無法抹滅女性原生連帶的族群認同，但是因為通婚後必須適應夫家族群的語言、習俗及生活環境，在嫁夫隨夫的傳統觀念下，女性在閩客族群邊界的流動更易受夫家族群的影響，會在維持原生血緣的族群認同不變之下，再為自己多添加一種夫家的族群認同。

（一）有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在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的社會環境下，不同於過去的經驗，同一族群的內婚與相親等方式漸漸的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新住民與各族群的融合，相對的，這樣的方式也使得不同族群有了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認識，但這樣的情形，在族群認同上也產生了許多的影響。阿莉的先生是鶴佬人，在問及通婚後是否會改變原生認同，她的回答是：

不會啊！因為我還是客家人啊，我的血統就是客家人啊！（阿莉 2009：6）

（二）無明確客家認同之受訪者

通婚家庭對自己或下一代的族群歸屬會有不同的看法，有時會受到意識形態或族群位階的影響。

因為我自己小孩的關係，所以我覺得無所謂了，如果我是客家人，我先生也是客家人的話，我想會比較重視一點，因為血緣的關係，混血之後的族群身分就不太重要了，你不能說他是客家人了，也不能說他是閩南人。反正他什麼語言都要會，什麼族群我覺得不重要。（阿霞 2009：17；重點是我加上的）

小朋友知道奶奶是客家人，可是他認為他是台灣人，他們比較稍微複雜，因為是在國外出生，又在台灣受教育，加上爸爸是外國人，所以他可能會自己知道

說他是混血兒之外，他也要知道說自己在台灣長大，所以他必須告訴人家說我是台灣跟墨西哥的血統，不會強調只是某一個族群。(阿燕 2009b：11；重點是我加上的)

綜合上述，台灣族群結構的不斷轉變，在族群通婚後，各族群語言有了對話的空間，加上講求文化和語言多元性的潮流，同時擁有兩種文化環境與語言學習機會也正是新生代的優勢，因此語言傳承不再只侷限父或母單方面，而是互相學習、和諧相容。

第四節 本章小結

一、族群認同情形

本研究透過訪談發現，客家身分的受訪者在研究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的族群認同狀態，另外，受訪者大多不會主動表達自己是客家人，爲了融入當地生活脈絡，只有遇到都是客家人時，才比較會表達自己本身的族群身分，這其實是處於一種不利的文化條件，本身無法產生優越感與光榮或使命感，只好隱藏其族群身分。

有時候閩南人都會說：『傻客家人』或客家人很吝嗇，但是我是覺得客家人很好客也很慷慨，不全然是這樣，什麼人都會有，國父也是客家人啊！（小黃 2009：3）

一般人對客家人印象不好，所以會隱藏族群身分.....我覺得一般人對我們客家人印象不好，一般人對我們的印象都是客家人很小氣、很愛計較.....（小凡 2009a：5）

在外與人相處則看對方是什麼族群我才會說，如果對方很強調他是客家人，我就說我也是客家人，覺得自己是那個族群身分不那麼重要。（阿霞 2009：4）

我不會主動說自己是客家人，因為客家人有個特色，在公眾場合不會主動說客語，也不會表明他的身分，會先融入對方，客家人在融合的能力蠻強的，很容易讓一群人跟他融在一起。但客家人會一個人埋頭苦幹，比較不容易形成團體，事實上客家人並不是非常團結，因為他的個性就是屬於獨立自主、刻苦耐勞，他可以什麼都不要，可是他非常顧家庭。(小盧 2008：8)

除此之外，客家族群的認同上有其他面向需要努力與改善，諸如外界對於客家族群的負面印象，以及客家人自己不敢大方的向他人表達自己是客家人，這些都再再的影響客家族群的認同。除了上述的相關因素會影響到族群認同外，習慣也是影響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阿燕就認為：「吃的菜、生活比較節儉之類的，因為大家都在台灣出生，只是使用語言的不同，所以不太會因為血緣影響到認同。」

另外，誠如前面研究結果，客家語的使用已經漸漸的在年輕一代中消失，因此，未來在教學過程中，除了要重視客語族群的身分觀念，避免大家對客家人的誤解，改善現今的狀況外，也要提升年輕民眾對文化的認同感，強化語言與文化傳遞的重要關聯性，促進下一代學習客家話的意願，才能獲得改善。

二、影響族群認同的可能因素

本研究透過參考相關文獻與訪談內容分析後，將影響族群認同的主要因素歸納為血緣、地緣／地域關係、語言使用，以及通婚等面向。

(一) 血緣

血緣可說是與族群認同最直接的依據，也是一個人無法消除掉的印記，在研究過程中可知，族群歸屬會秉持族群認同來自血緣原生的看法，當夫妻或父母皆歸屬於同一個族群，則對於孩子在族群認同上較不會有混淆的情形。

（二）地緣／地域關係

在台灣的發展過程中，主要是以聚落的型態來開發，相對的，也使得同一族群的人民較易居住在同一個聚落，即便原先不屬於這族群的居民，當他來到這個地方後，與當地的居民及文化進行互動與了解後，皆會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影響，進而使得在族群認同上產生一定的改變。然而，今日社會變遷，許多客家族群離開聚落遷徙都市，宗族約束力量減弱，直接造成母語流失，間接影響族群認同。因此在族群認同上，可以透過地域與地緣的關係來進行推測。

（三）語言使用

語言是必須透過使用來傳遞與保留，當語言不常使用就會面臨消失的命運，也容易使得客家人不再認同自己是客家人了。以語言作為凝聚客家族群意識的基礎、文化傳承與保留的媒介，進而關懷客家，認同客家是一條必經之路。



（四）通婚

在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的現代社會中，族群的劃分與認同不再像過去那樣的濃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全世界如同一個地球村，各國的人民也有了許多的接觸與瞭解，使得在婚姻的對象選擇下更為多元。如同台灣現今的新住民人口逐漸增加，相對的也會使得在族群認同產生改變。

總而言之，未來針對客家族群的認同部分，首先應改善社會大眾的觀感，進而營造出良好的社區生活環境；強化客家族群對自我的血緣認同感，不論是否為通婚家庭或是內婚，皆需要提升其對客家族群的認同；緊接著落實母語教學，透過語言達成文化保留與傳遞。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影響之下，包容多元、尊重差異，肯定個體的價值逐漸備受重視，讓各族群能保留己身特殊文化的權力，不僅被我族認同，亦能得到他族的敬重與

欣賞。



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客家語言的使用與族群認同的可能關係，並進一步探討不同客家語言的態度對本土語言選擇的影響。以下針對研究發現進而整理，提出整體性的建議，並整理出本研究的貢獻、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以供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關於語言的主要發現

研究結果得知，國小學童與學童家長在語言的使用上，主要是以國語及鶴佬語為主。客語大多為面對老一輩的人才使用的語言，在工作或與他人交談過程，大多還是以國語為主。如同一篇研究摩洛哥語言、文化和身分認同的文中提到：因為生活中必須使用第二語言，且週遭的人，全透過第二語言溝通，當第二語言太厲害會忘了母語。另一方面，對母語態度若較正面，較會創造正面的身分認同，語言的保存和推廣也較好，反之則保存和推廣較不易（Ennaji，2005：25）。

研究發現，過度的使用國語相對的剝奪母語的使用機會與潛意識的認同。因此，對客家身分的認同也會隨語言使用而削弱，尤其在研究區塊一中壢市，閩客雜居，居住界限被打散，族群相關連結性變多，相較於客家村落，客語的發展和使用受到侷限，造成語言保存與推廣及族群認同的危機。此發現與Ennaji的論點不謀而合。

綜合相關結果，可分為語言使用情形、客家語言使用的態度，以及影響語言使用的因素等三面整理如下：

在語言使用方面發現，語言的使用會隨境改變，但使用情形無論公私領域都不普

遍：(一) 家長的客語使用只有與長輩溝通或在客家環境中才使用客語交談；雙親皆是客籍且與長輩同住的學童，客語使用的機會較多(二) 家長或學童在外出時，大多使用國語及鶴佬語當主要的溝通工具。

家長對孩童使用客語的態度上發現：(一) 客語能力佳的家庭，學生在選擇本土語言上以客語為主；(二) 不同年齡層的族群，孩子在選擇本土語言上存在著差異，父母年齡低於 40 歲的家庭，其孩子在選擇本土語言上以鶴佬語為主，反之，高於 40 歲的父母，其孩子在本土語言的選擇上以客家語為主；(三) 父親為客家人者，大多以選擇客家語，可見其中父親還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影響語言使用的主要原因有語言政策、地域關係、自身的習慣和態度、通婚：(一) 語言政策下本土語言的流失造成斷層，語言的使用遭受污名化；(二) 社會型態改變，客語使用空間消失，基於溝通方便客語被強勢語言取代。(三) 研究對象大多沒有強制孩子學客家語，因為自己本身就沒有常使用客語交談；(四) 通婚家庭語言的使用易受族群位階影響。

二、族群認同的狀態及可能影響因素

在族群認同的部份，本研究發現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具有清楚的客家認同；另一類為改變傳統的認同，產生新的族群認同。探究其中血緣、地緣／地域關係、語言使用，以及通婚等，為主要的影響因素。

(一) 研究對象能清楚說出自己是客家人的，其孩童在本土語言選擇上都是選擇客家語。

(二) 父母親皆為客家人者，以及客語能力較好的研究對象，其對於族群認同也較


為肯定。

(三) 影響族群認同的主要因素有血緣、地域、語言使用、通婚。

(四) 族群認同的強度愈高，讓孩子選擇客語的動機也愈強烈。

三、本土語言的選擇與困境

語言是認識族群與溝通的橋樑，分析研究資料得知，受訪者中對語言態度持積極態度者認為，如果語言沒有辦法延續與傳遞，客語在未來將會消失殆盡；反之，認為客語只要有人會，有人可以傳承下去，那就好了。本土語言的選擇與困境透過研究分析發現如下：

- 
- (一) 研究對象大多數認為，推動本土語言課程，對於母語的保存有其相對程度的貢獻，但是整體課程內容宜更加朝向與現今社會連結，輔以傳統客家文化進入。
 - (二) 客家語使用頻繁，族群認同較高的家庭，孩童在選課上以客家語為主，反之，則未強制規定。
 - (三) 學生不想選擇客家語的主要原因在於，在同儕間不會使用客家語，且也聽不懂長輩說的，因此，學生會自己選擇閩南語，或要求家長提出更改本土語言的選擇。
 - (四) 家長對於客語的態度左右孩童的選擇，最積極的受訪者會認為，不會講客語就不是客家人；最消極的則是認為，反正學了也用不到，無所謂了。


四、語言使用與族群文化認同的可能關係

「語言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一族群符號，它可以傳承文化、凝聚認同。」（施

正鋒，2000：5）。透過語言使用能逐漸形成族群意識，進一步能分辨「我族」與「他族」的差異，因此「客家話」是「客家族群」最明顯的特徵。當「客家話」傳播能力夠強時，它讓不同地緣或血緣的族群變成「客家人」，像是「平埔客」；反之也會被異化，例如「福佬客」（薛雲峰，2008：1）。因此活絡語言的使用與傳承，將有助於提昇族群文化認同程度。

回顧過去台灣的社會環境，因政府強化語言政策，削弱剝奪本土語言發展空間，產生文化斷層，單一的語言政策雖然讓語言很快的推行，在溝通上產生了良好的效果，相對的也扼殺了其他本土語言的生存，產生社會語言學中的「語言遷就」現象，客家族群放棄自己原有的語言，改使用強勢語言（即是現在的國語）做為溝通的語言，客語漸漸失去舞台，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中，對族群文化的傳承產生相當大的衝擊。

綜合上述，客家語的使用與族群文化認同有高度的依存關係：

- 
- （一）語言是構成族群認同的重要元素，是辨別族群的主要依據，透過語言使用可以明顯的代表族群的身分。
 - （二）研究對象中，擁有較佳的客語能力，表現出較高程度的族群文化認同。
 - （三）生活於客家環境且與長輩同住者，有較多客家語使用時機，也有較明確的族群文化認同。
 - （四）文化必須透過語言來傳遞，而語言是傳承文化的主要工具與橋樑，透過潛移默化的過程，進而提升族群認同感。

第二節 具體建議

透過本研究得知，語言使用及族群認同程度，會因為居住地域、血緣關係、婚姻狀況與語言政策而有所不同。針對上述研究，提出具體改善客家語學習的方式，以及提升族群認同的措施如下：

一、強化族群意識

透過研究結果清楚得知，具有較高族群認同的研究對象，其在語言使用上會有較高的意願使用客家語，另外，在本土語言的選擇上，也會比較有意願選擇客家語。因此，未來應該思考，透過政策與活動推廣，進而提升族群認同，有其必要性。

二、打造良好的客語環境

語言的學習首重環境，未來在推動客語上，需建立客語學習環境，未來在推動客語上：設計結合生活化與在地化的課程；有計畫的提升與培育師資來源；透過政府與民間私人機構挹注經費；鼓勵社區參與；落實政府政策推廣，來營造良好的客語學習環境。

三、提升客家文化的認同

在多元融合的民族下，或許不用刻意強調單一的族群認同，然而，若能透過媒體的宣導；客家文化活動的舉辦；民間社團的各項相關比賽；政府的宣示等，來激發對文化的瞭解與欣賞，及對語言學習的熱忱，方能徹底的改善客語的流失，以及提升客家人對自己的身分認同。

四、建立完善的教學內涵

本土教學的實施，實有提升不同族群語言的傳遞與保留之功效。透過研習與認證提升師資水準；善用多媒體補充教學資源；課程的設計需結合在地化與生活化；課程進行方式以唱歌、跳舞、遊戲等多元方式呈現，讓學生更近一步的學習到客家文化，是未來教育政策制定應多加思考的重點。

五、形塑學校特色課程

學校不單單只是個教育機構，更是當地居民的生活中心，透過學校的課程，結合地區資源，以社團活動方式將學生、家長、教師、行政人員，及當地居民做完善的聯結，延伸客家語學習觸角。

第三節 本研究的貢獻

本研究主要有感於研究者本身在教育現場看到選修客家語人數減少的現況，因此，進行了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所做出的貢獻如下：



一、語言使用頻率與族群認同程度

透過本研究可以得知，愈常使用客家語的受訪者，其對族群文化認同程度愈高，語言使用會隨境改變。

二、對學校課程研究的貢獻

自推動本土語言迄今也有一段時間，然而，選修客語的學童人數有了明顯的下降，但尚無相關的研究針對其原因進行探討。經本研究發現，對客家文化認同情形較高的家

長，其對於學童選修客語的意願也較為強烈，反之則較低落；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會影響學童的選課意願。

第四節 本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語言與文化認同的關係。礙研究區域、時間等因素，使得研究上有所限制：

一、研究對象在性別分配上的限制

本研究並未將性別列入主要研究觀點，後續研究者或可針對性別是否會造成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的差異進行研究。

二、研究對象在世代分配上的限制

本研究的對象為國小學童的家長，其研究對象年齡層界於 38~50 歲之間，故本研究只能針對此一年齡層作研究分析。

三、研究對象在地域上的限制

本研究的區域在閩客交雜的中壢市，研究區塊不同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本研究結果是否可類推其他區域，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五節 未來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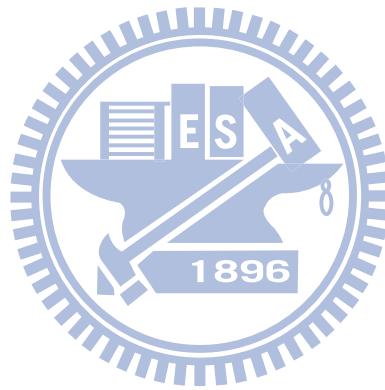
透過上述的研究限制，以下提出具體可行的未來展望，以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一、以不同區域做比較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壢市新新國小的家長對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的相關性做分析，未來可針對不同區域做比較。

二、以時間軸做比較

本研究六年後針對同樣的研究議題再做比較，是否因本土語言的實施而產生家長對族群認同看法的改變。



參考書目

- Crystal, David. (大衛·克里斯托) (2001) 語言的死亡。周蔚譯。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Connor, Steven (1999) 後現代文化導論。唐維敏譯。台北：五南。
- Isaacs, Harold R. (哈羅德·伊薩克) (2004) 族群。鄧伯宸譯。台北：立緒文化。
- Kottak, Conrad Phillip. (科塔克) (2005) 文化人類學：文化多樣性的探索。徐雨村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原著出版於 1972 年)
- Patton, Michael Quinn (2008) 質的評鑑與研究。吳芝儀、李奉儒譯。台北縣：桂冠。
- Tomlinson, John. (1994) 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台北：時報。
- 王甫昌 (1993)：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見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53-100。台北：業強。
- _____ (2002) 台灣族群關係的研究。見王振寰主編，台灣社會，頁 233-274。台北：巨流。
- _____ (2003) 當代台灣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
-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 王雯君 (2005) 婚姻對女性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閩客通婚為例。思與言43 (2)：119-178。
- 丘昌泰 (2006) 台灣客家族群的自我隱形化行爲：顯性與隱性客家人的語言使用與族群認同。客家研究期刊 1：45-96。
- 立法院 (2005) 立法院第 6 屆第 1 會期內政及民族委員會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記錄。台北：立法院。
- 江宜樺 (1998)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
-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4) 振興客家文化 促進族群和諧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簡介。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_____ (2008) 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_____ (2009) 施政計畫與績效[online]。[引用於 2009 年 9 月 6 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

_____ (2010) 主動公開資訊[online]。[引用於 2010 年 2 月 21 日]。
<<http://www.hakka.gov.tw/np.asp?ctNode=2121&mp=2013>>。

台灣客家文經發展協會 (2004) 我的 E 政府[online]。[引用於 2010 年 7 月 10 日]。
<<http://www7.www.gov.tw/todaytw/2006/TWtaiwan/ch01/2-1-18-0.html>>。

李宜蓁 (1999) 日月神教重出江湖—邵族災後重建與族群認同的相互辯證。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熊揮 (2004) 台灣歷史各時期語言政策之分析比較。台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幼兒保育學系碩士論文。

李嫦薇 (2006) 從多元文化看台灣詔安客的族群認同—以雲林縣崙背鄉詔安客為例。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美香 (2007) 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國小本土語言（文）教學的現況與建議。見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291-310。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周雅雯 (2006) 台灣客語政策評估之研究：以桃園縣客語生活學校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雅雯 (2000) 兒童母語教學活動與社會支持之研究--以台北縣國小客語教學為例。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瑞端 (2001) 媒介、消費與認同：台灣青少年收看日本偶像劇之效果研究。台北：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慶宏 (2000) 高雄市客家族群史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洪惟仁 (1992) 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0，制定客家基本法 [online]。台北：全國法規資料庫。1月27日 [引用於 2010年5月10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id=61876>。

客家雜誌（2007）全球化浪潮下的台灣客家文化發展。客家雜誌206：1-2。

施正鋒（1998）少數族群與國家。見族群與民族主義—集體認同的政治分析，頁1-37。台北：前衛。

_____（2004）台灣客家族群政治與政策。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_____（2007a）台灣少數族群的政策探討。教育資料與研究專刊12月：59-76。

_____（2007b）認同政治篇。見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頁448-479。台北：台北客家研究學論。

_____（2008）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客家運動。見張維安編，多元族群與客家：台灣客家運動20年。台北：南天。

施炳華（1998）母語教學的基本認識。教師之友39（3）：1-6。

段淑勤（2007）探討客籍學生家長對客語與客語教學的態度：以新竹縣北埔鄉為例。新竹：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范文芳（1994）客語教學的現狀與展望。見曹逢甫、蔡美惠編，台灣客家語論文集，頁307-308。台北：文鶴。

范佐勤（2008）中壢客家的福佬化現象與客家認同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范明龍（2004）桃園縣國民小學客語教學實施現況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進修部學校行政碩士班碩士論文。

范滿妹（2007）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國民小學鄉土語言教學之實務與省思—以客語教學為例語言。見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283-290。台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徐正光（1994）台灣的族群關係：以客家人為主體的探討。見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381-399。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_____（1998）台灣客家族群關係研究的回顧。客家文化研究通訊 1：30-33。

徐正光、蕭新煌（1995）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10：1-40。

孫大川（2001）母語是通往祖靈的護照。見 Crystal, David.（大衛·克里斯托），語言的死亡。周蔚譯，頁 19-27。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張茂桂（2003）族群關係。見瞿海源、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216-245。台北：巨流。

張翰璧、張維安（2005）東南亞客家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以中央大學馬來西亞客籍僑生為例。台灣東南亞學刊 2:127-154。

張酒雄等（1993）國中學生偶像崇拜與自我概念、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高師教育學刊 10：261-322。

張學謙（2002）紐西蘭的語言規劃。見施政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 151-197。台北：前衛。

張容嘉（2008）闲聊(Gossip)中客家常民的歷史意識。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曹逢甫（1997）族群語言政策：海峽兩岸的比較。台北：文鶴。

莊佩芬（2004）母語流失的影響：兩個布農族家庭的個案研究。見語言人權與語言復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14-228。台東：台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許維德（2007）客家認同的發展與轉折：以新竹地區客家文史工作者之生命史為主軸的分析。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科技計畫研究子計畫。（整合型總計畫名稱：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 1/3：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河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科技發展計畫）。

許木柱(1990)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見徐正光、宋文里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頁127-156。台北：巨流。

_____ (1991) 弱勢族群問題：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探討。見楊國樞、葉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頁399-428。台北：巨流。

郭珍姘(2003)美濃地區幼兒在家客語使用現況調查暨其國客雙語能力與智力之相關探討。台南：台南師範學院客家政治經濟與政策研究所在職碩士專班。

陳志明(2005)從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看中國的人類學族群研究，見喬健等主編，文化、族群與社會的反思：第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25-246。高雄：麗文書局。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陳春聲(2006)地域認同與族群分類：1640~1940年韓江流域民眾「客家觀念」的演變。客家研究1：1-43。

陳原(2001)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台北：台灣商務。

陳輝逢、陳健興(2002)行政院客委會委託研究報告—台灣客家民眾客語使用狀況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陳嘉甄(2003)都市地區客籍學童之客語教學與族群認同之相關因素探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彭欽清(1995)心懷客家。苗栗：苗栗縣政府。

彭尉榕(2006)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與位階：地域、世代的分析比較。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曾逸昌(2003)客家概論。苗栗：作者出版。

湯昌文(2002)客家母語教學中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之研究。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河(2002)全國客家認同與客家人口之抽樣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黃靖嵐（2008）東部客家？花蓮玉里二個客家社區的族群關係與認同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輝爵（2007）Holo 話在家中的傳承，見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 103-10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管聖洲（2005）桃園縣客家庄與福佬庄國小實施客語教學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文山（2004）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楊振裕（1994）推動母語教學。師友月刊 328：48-51。
- 廖炳惠（1994）游離族群與文化認同，見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169-192。台北：麥田。
- 劉宏、張慧梅(2007)原生性認同、祖籍地聯繫與跨國網絡的建構：二戰後新馬客家人與潮州人社群之比較研究。台灣東南亞學刊 4(1):65-89。
- 蔣為文（2006）從漢字文化圈看語言文字語國家認同之關係。見施政鋒主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頁523-552。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蔡芬芳（2002）比利時語言政策。台北：前衛。
- 鄧榮坤、李勝良（1997）台灣新客家人。台北：台北客家文化推廣中心。
- 蕭素英（2007）閩客雜居地區居民的語言傳承：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語言暨語言學 8（3）：667-710。
- 蕭新煌、黃世明（2000）台灣地方社會與客家政治力：客家族群派系的類型、發展及限制。見徐正光編，歷史與經濟社會—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143-17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蕭新煌（2010）書評：Japan's Dual Civil Society: Members without Advocates〔日本的雙元民間公民社會—只有成員，沒有倡議者〕by Robert Pekkanen〔羅伯·白康南〕（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6,252pp.,ISBN · ISB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2 pp., 0804754284)。台灣民主季刊 7 (1) : 165-168。

蕭瑞琪 (2004) 從語言習得探討客語教學及文化傳承之個案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學院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薛雲峰 (2008) 快讀台灣客家。台北：南天書局。

謝國平 (2007) 語言流失與 RLS 在台灣。見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頁 7-1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繼昌 (2003) 文化、族群與認同：族群意識與文化認同，見平埔族群與台灣社會大型研討會，頁 139-152。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鍾榮富 (1994) 客家方言的唇音異化研究。見謝劍、鄭赤琰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571-9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英文書目

Adams, Gerald R., and Sheila K. Marshall (1996) A Develop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 Understanding the Person-in-contex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5) : 429-442.

Baker, Colin (2006) Endangered Languages: Planning and Revitalization. In *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4th ed., By Colin Baker, 43-66. Buffalo, N.Y.: Multilingual Matters.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 (4-5) : 585-614.

Barth, F.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A group of essays which are the results of a symposium of Scandinavian social anthropologists. Boston: Little, Brown.

Bartha, Csilla, and Anna Borbely. (2006) Dimensions of Linguistic Otherness: Prospects of Minority Language Maintenance in Hungary. *Language Policy* 5 (3) : 337-365.

Ennaji, Moha. (2005)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Multilingualism, Cultural Identity, and Education in Morocco*, By Moha Ennaji, 19-46. New York: Springer.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 Basic Books, c1973.

Leong, Sow-theng. (1997)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edited by Tim Wright,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maps by G. 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hinney, M. L. (1990)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ly adopt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therapist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25 : 43-60.

Phinney, Jean S.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 A Review of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80: 499-514.

Phinney, Jean S. et al. (2001) The Role of Language, Parents, and Peers in Ethnic Identity Among Adolescents in Immigrant Familie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 (2) : 135-153.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2). *UNESCO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 Retrieve July 20, 2008 from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71/127160m.pdf>

附錄一：台灣客家人口統計

	總人口數值(人)	客家人口推估數(人)	客家人口百分比(%)
總計	22,545,969	4,600,713	20.4
台北市	2,627,844	521,613	19.8
高雄市	1,510,124	194,603	12.9
台北縣	3,681,491	584,848	15.9
桃園縣	1,826,609	754,901	41.3
新竹縣	460,349	322,099	70
苗栗縣	560,798	378,112	67.4
台中縣	1,521,582	285,690	18.8
彰化縣	1,316,705	178,707	13.6
南投縣	539,950	94,893	17.6
雲林縣	739,166	64,165	8.7
嘉義縣	559,882	45,913	8.2
台南縣	1,106,406	64,381	5.8
高雄縣	1,237,417	259,190	20.9
屏東縣	903,411	220,166	24.4
宜蘭縣	462,930	78,235	16.9
花蓮縣	350,829	110,842	31.6
台東縣	242,393	54,401	22.4
澎湖縣	92,068	7,895	8.6
基隆市	392,343	59,840	15.3
新竹市	383,370	114,893	30.3
台中市	1,010,612	134,135	13.3
嘉義市	269,592	15,486	5.7
台南市	750,096	55,706	7.4

資料來源：台灣客家文經發展協會

資料時間：民國 93 年

我的 E 政府 <http://www7.www.gov.tw/todaytw/2006/TWtaiwan/ch01/2-1-18-0.html>

附錄二：訪談大綱

一、個人背景資料

1. 您的年齡
2. 您的教育程度
3. 目前從事的職業為？

二、族群屬性

1. 請問您自己認為是哪個族群？
2. 請問您配偶是哪個族群？
3. 您認為您的小孩是哪個族群？

三、語言使用

(一) 使用能力

1. 您的母語使用能力（聽語說的能力）如何？
2. 除了母語以外您的其他語言（閩南語、國語或英文、
、）使用能力如何？
3. 您目前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

(二) 使用狀況

1. 您使用的客家腔調是哪一種？
2. 您的父母彼此之間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3. 您和您的鄰居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4. 您和您的同事、同學或朋友最常用什麼語言溝通？
5. 您和您的配偶大多數時候都用什麼語言溝通？

(三) 使用態度

1. 您會要求子女一定要跟您學習說自己族群的母語嗎？

四、客家（族群）認同

1. 您自己認為是客家人（或其他族群身分），主要是因為：
 - (a) 血統認同，父母有一方是客家人（或其他族群身分）；或者雙親都是客家人（或其他族群身分）；祖籍是客家（或其他族群身分）
 - (b) 言語認同，會說客家話
 - (c) 文化認同，因為欣賞客家文化或是生長在客家地區認同客家文化
 - (d) 自我認同，自己認為是客家人
2. 小孩子在家都說哪一種語言？是否有人跟小孩子說客家話？
3. 小孩子對自我的族群認同？
4. 在目前台灣社會中，自己族群（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或新移民）是被忽視的弱勢族群，您同意嗎？
5. 我以身為自己族群為榮，您同意嗎？

6. 當您剛認識一位新朋友您會主動說您自己的族群身分嗎？
7. 您的週遭朋友大都知道您的族群屬性嗎？

五、選課動機

1. 您的小孩在本土語言選課上選擇哪一種語言？
2. 爲什麼您會選此種語言學習？

六、語言的傳承

1. 您的小孩最初的母語學習經驗是來自哪裡？（父母、祖父母）
2. 您的父母會不會希望孫子一定要學母語？
4. 您的父母會不會堅持孫子一定要學母語？
5. 您的父母用何種語言和孫子溝通？
6. 您（您的父母）對語言傳承的想法是什麼？
7. 您認爲語言傳承重要嗎？應不應該傳承？爲什麼？
8. 您認爲影響傳承的因素有哪些？（正向、負向）
9. 您認爲政府政策、媒體、社區在語言傳承上扮演何種角色？
10. 您認爲客家族群（或其他族群）一定要會說自己族群的母語嗎？
11. 您認爲一個族群的語言和族群有什麼樣的關係？

七、成長的經驗

1. 談一談您小時候的語言學習環境（生長、求學）
2. 語言政策的印象
3. 您認爲語言政策對您之後的母語學習有影響嗎？
4. 您認爲語言政策對您之後的母語印象有影響嗎？
5. 您認爲語言政策對您往後的母語學習、或想法產生一些變化嗎？
6. 您認爲語言政策對目前母語的流失有影響嗎？

附錄三：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化名	地區	年齡	性別	族群	配偶族群	選課	教育程度	與長輩同住	職業
A01	小凡	中壢	42	女	客	客	客	大學	有	教
A02	小盧	中壢	48	男	客	客	客	大專	有	推拿
A03	阿妃	中壢	38	女	外省	客	客	大學	無	輔導師
A04	小莊	中壢	43	男	客	客	客	大學	無	化工
A05	小理	中壢	38	男	客	閩	閩	大學	無	教
A06	小黃	中壢	50	男	客	客	客	大專	無	紡織
A07	阿燕	中壢	40	女	客	外籍	閩	研究所	有	教育行政
A08	阿莉	中壢	37	女	客	閩	閩	大學	有	服務
A09	阿雪	中壢	40	女	客	客	閩	大學	有	家管
A10	阿霞	中壢	50	女	客	外省	客	大專	有	家管

附錄四：阿霞訪談逐字稿

研究者：請問一下您的大名是？

受訪者：叫我阿霞。

研究者：阿霞請問妳今年幾歲？

受訪者：我五十歲。

研究者：請問妳的教育程度是？

受訪者：大專畢業。

研究者：可以說一下妳目前從事什麼工作嗎？

受訪者：我在家帶三個國中、小的小孩。

研究者：請問妳自己認為是哪個族群？

受訪者：我是客家人，爸爸是客家人，媽媽也是，因為血緣的關係，所以是客家人。
我們是觀音的客家人。

研究者：請問一下妳的先生他現在幾歲？

受訪者：我先生五十三歲。

研究者：教育程度是？

受訪者：大專。

研究者：妳的先生現在目前從事的工作是？

受訪者：算從商吧！

研究者：商業。

受訪者：對商業，做五金零件的。

研究者：妳的先生他是哪一個族群？

受訪者：他是外省跟閩南。

研究者：外省跟閩南？

受訪者：對！他爸爸是外省人，他媽媽是閩南人，所以是外省加閩南。

研究者：妳知道他認為他的族群身分是？

受訪者：他會認為他是外省人吧！可是因為他的工作需要，他是講閩南語的。

研究者：他認為他是外省人？

受訪者：對！因為他是外省第二代，所以外省的觀念還很強烈，到第三代可能就好了。

研究者：他是屬外省第二代就對了。

受訪者：對，他是第二代，他有說過，他會說自己是外省第二代，可是也會說是閩南人。

研究者：妳剛才說，由於工作的關係所以他會對外說他是閩南人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知道他會對外說他是閩南人這件事？

受訪者：對，他有說過，他平常也都用閩南語交談，客戶也都認為他是閩南人，他閩南話說得還算流利。

研究者：妳覺得孩子的族群身分是？妳會怎麼告訴他們？他們是屬於哪一個的族群？

受訪者：他們這一代我覺得已經什麼族群不重要，我覺得反正他什麼語言都要會，不會也無所謂，你能自己想辦法溝通就好了，基本上國語會講就好了，什麼族群我



覺得不重要了。

研究者：妳的小孩他們會問自己是什麼族群嗎？

受訪者：是，小時候總會問爸爸講什麼話？媽媽講什麼話？他們講什麼話？會問我們就實話實說，沒有刻意的偏哪一個族群，沒有。

研究者：所以從來沒有告訴他們，他們是屬於哪一個族群就對了？

受訪者：對，他會問父母的族群。

研究者：他們會問你們的族群？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有去問過他們，自己認為是哪一個族群嗎？

受訪者：沒有。他們還算沒意見，唉呀！小孩子不會想那麼多啦！通常我說說他們就聽聽，不大會有什麼意見啦！

研究者：所以妳認為他們也沒有明顯的族群身分。

受訪者：沒有，對！就台灣人。我不會特別認為他們是什麼族群，我覺得無謂啦！

研究者：那麼妳的客家話說得怎麼樣，自己認為？

受訪者：小時候認為還可以，長大之後覺得不太會講了。

研究者：除了客家話以外，妳的其他語言，例如國語、閩南語、英語、、、自己認為如何？

受訪者：除了國語、客家話之外，其他語言我都不會。

研究者：妳目前最常使用的語言是哪一種呢？

受訪者：我目前最常說的是國語，客家話幾乎很少在用，因為老人家漸漸凋零，客家話本來只會和他們說，但近幾年老人家走掉很多，也很少回去了，客家話要跟誰說？

研究者：請問妳現在家裡有多少人？

受訪者：父母加三個小孩，六個。

研究者：是妳的爸爸、媽媽跟妳的三個小孩？

受訪者：對

研究者：加上妳先生嗎？

受訪者：七個。我先生在南部工作。

研究者：孩子都是……分別是什麼年齡？大概幾歲？

受訪者：十一歲、十三歲、十四歲

研究者：十一歲、十三歲、十四歲，所以分別是小…

受訪者：小五、國一、國二。

研究者：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剛才妳說妳是客家人嘛！妳知道自己所用的腔調是什麼腔調嗎？

受訪者：海陸。

研究者：你很清楚知道是海陸？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如何知道自己使用的是海陸？

受訪者：我一直講海陸，只會講海陸。

研究者：只會講海陸。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是誰告訴妳這個腔調叫海陸的？

受訪者：長大之後，很多不同的客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妳會不同的腔調，人家告訴妳妳講的是什麼！

研究者：所以是透過別人告訴妳的？

受訪者：對！是透過別人告訴我的，否則我們也不會特別知道啊！爸媽從來也沒告訴我們。

研究者：請問妳的父、母彼此間最常用何種語言溝通？

受訪者：我的父、母他們會講客家話，但是和我的小孩會自然換成國語。

研究者：爲什麼會這樣？可以說一下嗎？

受訪者：很簡單啊！我的小孩不會說客家話啊！所以很自然就都用國語了。

研究者：所以妳的父母不會跟孩子說客家話？

受訪者：不會，幾乎都是講國語，他們只會和鄉下的老人家講才會用客家話的。

研究者：妳的父母會不會希望孩子說客家話呢？

受訪者：不會，沒有要求耶！我們自己和爸媽也很少用客家話啊！

研究者：妳和妳的鄰居最常使用什麼語言溝通？

受訪者：我很少和鄰居說話，如果有的話，也都是國語啊！

研究者：妳和妳的同事、同學或朋友最常使用什麼語言溝通？

受訪者：都用國語啦！

研究者：妳的同事、同學或朋友如果是客家人呢？

受訪者：就算是客家人也是通通都是國語，講客家話很奇怪耶！而且久沒講也不大會說了，怪怪的，有些詞還得想一下，太久沒講會不知道怎麼講。

研究者：請問妳週遭的朋友都知道妳的族群身分嗎？

受訪者：不知道，我不會特別說。

研究者：我想請教一下，如果剛認識新朋友妳會不會主動說妳是客家人呢？

受訪者：不會主動。

研究者：不會主動，妳是說……

受訪者：對！不會主動。

研究者：那人家問妳呢！

受訪者：我會說。

研究者：你會說自己是客家人嗎？

受訪者：我不會否認。

研究者：那有沒有因爲妳自己的族群身分而感到自卑或不方便，從妳以前從小或者求學的過程到現在？

受訪者：不會，沒有。

研究者：從來沒有？

受訪者：沒有，因為我沒有強調我是客家人，所以沒有任何問題。

研究者：沒有任何？那念書的時候呢？

受訪者：念書一直都講國語，其實也沒差，因為根本沒有人以為我是客家人。

研究者：妳會要求小孩一定要跟妳學習說自己族群的母語嗎？

受訪者：不會，隨便他們，客家話沒那環境了，不過我先生有說過要教小孩閩南語。

研究者：那麼妳有教嗎？

受訪者：沒有，我自己都不會，要怎麼教啊！

研究者：可以說一下妳先生的想法嗎？

受訪者：他應該是認為，現在在外面做生意，一定要會講閩南語，要學會講比較好做生意。他自己就是這樣啊！

研究者：妳前面有提到自己族群身分是客家嘛對不對？

受訪者：對！

研究者：是因為什麼原因，妳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

受訪者：從小的認知就是我們是客家人。血緣的關係吧！因為我的父母都是客家人。

研究者：所以妳自己認為妳自己是客家人嘍！

受訪者：不！我認為自己是外省人。

研究者：啊！為什麼？

受訪者：因為我們從小講國語，所以我自己覺得我是外省人……

研究者：因為妳從小講國語所以妳……

受訪者：因為外界的人認為我是外省人，我看起來像外省人。

研究者：妳是說…

受訪者：我的型像外省人，很多場合，很多人都誤認為我是外省人。

研究者：那當別人誤認妳是外省人的時候，妳有什麼感覺？

受訪者：還好耶！

研究者：還好？妳不會想要表明自己是客家人嗎？

受訪者：在外與人相處則看對方是什麼族群我才會說，如果對方很強調他是客家人，我就說我也是客家人，覺得自己是哪個族群身分不那麼重要，是這樣子。

研究者：這樣子喔！那如果對方沒有那麼強調他是客家人，妳就隨著對方的族群身分改變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如果對方說是外省人呢？

受訪者：如果他說是外省人，我不會強調我是外省人，可是我也不會說我是客家人。

研究者：都不說就對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如果是閩南人呢？如果是一個閩南人問妳呢？

受訪者：閩南人問我啊……我就當我是外省人。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因為他不會講客家話啊！他一定講國語，所以我就當我是外省人，我不需要講

我是客家人。

研究者：所以妳認為講自己是客家人，那個族群身分不那麼重要就對了？

受訪者：對，不重要！

研究者：不重要！可不可以再多說一點覺得不重要的原因？

受訪者：我想是……對你的任何事情影響不大吧！對你的所有生活啊，除非當開玩笑啊，當聊天講的話其實影響都不大。

研究者：妳說客家話是不是？

受訪者：對，對我是客家人來講，其實我覺得影響沒有很大。

研究者：所謂影響是說譬如說在什麼情況……？

受訪者：比方說早期的工作啊、政治傾向啊！所有的，我覺得都沒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也沒有說刻意要強調。

研究者：是這樣子的原因喔！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麼妳認為會不會說客家話和妳的認同有關係嗎？

受訪者：沒有關係！

研究者：沒有關係嗎？

受訪者：沒有關係，我認為是血緣。

研究者：妳會期待認同其他族群的身分嗎？或想要淡化自己的族群身分？有曾經想過嗎？

受訪者：因為生意上或工作上的需要的時候，我不會刻意……我會……我覺得那算一種巴結，那是另外一回事，否則話不會。

研究者：所以工作上會就對了？

受訪者：或者經濟利益上啦！應該講經濟利益上有需要的話我就淡化。

研究者：妳會不會認為，如果一個客家人如果他不講客家話，還能稱為客家人嗎？會不會這樣認為？

受訪者：不會，我覺得客家人是血緣的關係啊！跟會不會講語言那不是確切需要吧！

研究者：所以是血緣就對了。

受訪者：血緣的關係。可是我們會嘲笑他，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

研究者：你會嘲笑人家？

受訪者：就說如果是家族聚會的話，我們會嘲笑他。

研究者：你曾經被人家嘲笑或聽到當族群聚時有被嘲笑一事嗎？

受訪者：對！會被嘲笑，客家人不會講客家話！

研究者：妳的小孩在本土語言選課上選哪一種語言呢？

受訪者：選客家語啊！

研究者：是妳選的或是你先生選的？還是孩子選的？

受訪者：是我選。我先生才不管的。

研究者：妳選的，請問妳當初為什麼幫他們選客語？

受訪者：因為萬一有問題可以問我，他萬一學習上有任何問題，他們可以回家問我，

所以我幫他們選客語。

研究者：是這個原因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所以妳沒有選閩南語是因為自己閩南語不好？

受訪者：對，我不會教啊！

研究者：就是很直接這個原因就對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以妳的客語能力還可以解決他們的客語問題是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他們曾經遇到問題找妳嗎？

受訪者：是！一些簡單的語詞我還可以應付，簡單的喔！難的我也不會。

研究者：接下來我還想要請教一下，妳對語言使用方面的想法是怎樣？可以談一下小孩子學習客語或其他語言的情形怎麼樣？

受訪者：我不太在乎他們學這些，不是很重視。

研究者：妳是說學客語這件事？

受訪者：對，不是很重視。

研究者：所以也沒有特別強調嗎？

受訪者：對！就學校教多少算多少，我父母也這樣。

研究者：妳父、母親也這樣認為嗎？可以說一下他們的想法是？

受訪者：應該是，我父母從來不會強迫小孩子說客家話。

研究者：那你父母用何種語言跟小孩溝通？

受訪者：國語。

研究者：都是用國語嗎？

受訪者：對！國語，他們都已經很習慣講國語了。

研究者：妳先生呢？

受訪者：我先生他會要求我教小朋友閩南語。

研究者：他會要求你教小朋友閩南語？

受訪者：對，因為環境需要。

研究者：妳的孩子除了國語之外他們還有學其他語言嗎？

受訪者：此外小孩還有學英語。

研究者：英語他們的能力如何？

受訪者：我覺得他們英語能力比客語還好。

研究者：那閩南語？

受訪者：閩南語應該是完全不會。

研究者：不會，所以按照語言能力來說的話……

受訪者：英語

研究者：再來？

受訪者：客語。

研究者：客語的能力不佳就對了，聽和說得能力呢？
受訪者：對！應該說不會說也不會聽了。
研究者：妳會很要求他們的英語方面的表現嗎？
受訪者：會，因為國際趨勢，都有在補英文，客語跟閩南語流失的情形不太在乎耶……
！而且不管是考試或者外面找工作英語還是吃香的，那是趨勢啊！
研究者：所以三個小孩現在都有在補英文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有經過檢定嗎？
受訪者：沒有。
研究者：都還沒有？
受訪者：沒有。
研究者：妳會希望小孩子將客家話傳下去嗎？
受訪者：沒有特別要求。
研究者：沒有特別要求？
受訪者：沒有，我家裡都沒說了，小孩子學太多語言了，而且客語已經沒有那環境，我小時候的環境和現在畢竟不能比啊！學語言強迫是學不來的，以前自己也是自然而然就會的。現在他們沒環境也沒講話對象啊！強迫不來啦！
研究者：所以妳認為無所謂就對了。
受訪者：對！無所謂。
研究者：妳知道關於客語跟閩南語流失的情形嗎？有聽說嗎？
受訪者：不太在乎耶！
研究者：所以不知道客語流失這件事？
受訪者：因為我自己就一直講國語，所以我知道講客語的人越來越少，對，我們自己都沒講了，無所謂……我自己都沒說了，一定很多人和我相同。
研究者：所以妳覺得會流失嗎？
受訪者：會，應該會，一定會，因我們自己都沒有講了。
研究者：所以對客語跟閩南語流失很快的看法是沒什麼想法？
受訪者：對。
研究者：無所謂。
受訪者：對！那是歷史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
研究者：可以談一下，妳對小孩學習客家語的想法以及他們的意願？
受訪者：我覺得看小朋友，小孩自己不想學吧！我的小孩也不會很想學，而且我也不會強迫他們。
研究者：那妳會放棄教他這個念頭嗎？
受訪者：我從來沒有很積極的教他們，只是偶爾講一兩句而已，所以我自己沒有很積極
研究者：所以妳也沒有…
受訪者：對！是我個人的個性問題吧！
研究者：妳的想法是？

受訪者：我覺得也沒有那個環境，也沒有那個需要。

研究者：請問妳對小孩在學校學習客語或客家文化方面，妳覺得有幫助嗎？他們上客語之後對客家文化方面的延續啊或是有更多瞭解？妳覺得有幫助嗎？

受訪者：我覺得沒有耶！我覺得就把它當作一個學習，跟學美勞學音樂，所有東西都一樣，我覺得就是一個學習，就一個課程活動一個學習吧！課程的內容和他們的生活沒有很契合。

研究者：所以，妳不覺得說透過這個學習的課程，對瞭解客家文化會有所幫助嗎？

受訪者：可能一點點吧！又覺得不太有，客家文化要從生活去學習和瞭解，不能光靠這些很硬的課程，真正的文化蘊藏在生活中。

研究者：所以妳覺得小孩在學校學的對了解客家文化沒有幫助？

受訪者：有還是有一點啦！因為他偶爾聽到的時候會問，那是什麼？會問，至少會問啦！

研究者：會問是不是？就學校學了之後回去會問？

受訪者：會問。

研究者：有興趣嗎？

受訪者：我覺得興趣沒有很多，可能跟我們沒有鼓勵推動也有關係，我們沒有很積極的…

研究者：可以談一下對教材或上課內容的想法嗎？

受訪者：我覺得小孩子學客語應該不要脫離現實比較好，我看有些內容都脫離現實了。

研究者：可以舉例說說看嗎？

受訪者：舉例喔！一時想不到耶！……比方說教認識農具，我們這一代就幾乎沒接觸了，更何況他們，唉呀！教簡單生活用語就夠啦！太深澀他們都鴨子聽雷啦！

研究者：妳認為這個語言要傳承重不重要，應不應該要傳承？

受訪者：我不在乎耶！

研究者：你不在乎。

受訪者：對，我不在乎。

研究者：所以妳的父母不會堅持小孩一定要學母語了。

受訪者：不會，我的父、母或婆婆都不會要求他們學母語，所以小孩目前客語或閩南語都不會說了。

研究者：這樣子，那妳對於現在政府、政策、媒體還有社區在語言傳承上，覺得他們扮演的角色重不重要？

受訪者：我覺得有心人在做很重要，因為我覺得不然就會自然流失，我們就是隨著自然流失的那一群。

研究者：這樣子喔！

受訪者：有人做東西總會保留一點吧！成立博物館就好了。

研究者：那你認為一個客家族群，或者是閩南族群，就是任何一個族群他一定要會說他自己族群的話嗎？重不重要？

受訪者：我覺得語言有傳承就好，有人說就好了啦！

研究者：有人說就好。

受訪者：我不太在乎小孩子學習客語或其他語言的情形怎麼樣，不是很重視，就學校教

多少算多少，像我自己一直講國語，所已可以推知講客語鄉對的人越來越少，我覺的語言有傳承就好，有留下來，有人說就好啦，以後要找資料找到的就好了，真的不在乎語言跟族群的關係。

研究者：所以妳對於語言跟族群的關係覺得……

受訪者：真的不在乎。

研究者：不在乎？

受訪者：有人留就好了，有人會就好了。

研究者：那如果消失怎麼辦？

受訪者：成立博物館就好啦！恐龍也不存在啦！

研究者：所以……語言大概就從妳的下一代就是…

受訪者：就沒有了，我們的客家語……在我們家沒有傳承。

研究者：可以談一下妳的成長過程和經驗嗎？

受訪者：我住在台灣省桃園縣。

研究者：桃園縣哪個地方？

受訪者：中壢市。

研究者：所以妳一直都是住在那一邊嗎？

受訪者：對！一直，出生到現在都在桃園縣。

研究者：妳的出生地也是在中壢嗎？

受訪者：出生地是觀音鄉。

研究者：在桃園縣的觀音鄉？

受訪者：對，觀音鄉，我們是觀音的客家人。

研究者：所以妳幼兒時期在觀音鄉？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大概在什麼階段搬到中壢呢？

受訪者：我大概四歲就全家搬到中壢來了。

研究者：妳四歲就搬到中壢？然後一直到現在嗎？

受訪者：對！就一直在這裡。

研究者：妳有印象觀音鄉是大多是什麼族群為主？

受訪者：觀音鄉，以客家人為主。

研究者：現在居住的地方？妳覺得…

受訪者：我覺得以外省人為主。

研究者：妳的周圍鄰居的族群身分？

受訪者：對！因為我住中壢高中附近，那裡有壢商、有壢中，那時候的族群我從小的左右鄰居很多是外省人。

研究者：為什麼跟中壢家商、壢中有關……？

受訪者：因為那個……那裡都是中壢高中跟中壢家商的老師居住的，那個年代他們幾乎都外省的老師。

研究者：噢，外省的老師！

受訪者：所以都是很多外省的老師。

研究者：因為外省的老師，因為他們在那個地方買房子住在那一邊？

受訪者：他們那個是公家宿舍。

研究者：宿舍就對了！所以妳居住的地方算是外省族群居多喔！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有客家族群呢？

受訪者：有！有！有！就說我們自己買房子的人幾乎都是客家人，宿舍就幾乎都是外省人。

研究者：所以，以族群的人口來算，妳的鄰居大概是怎麼樣的分配？

受訪者：跟我們比較有來往的還是客家人，外省人比較少吧！還是比較少！

研究者：那人口呢？就鄰居？

受訪者：我不太出門的耶！

研究者：不太出門，所以妳有印象當時跟客家人交往比較多還是外省人？

受訪者：我跟鄰居沒有交往喔！我跟鄰居我不太……我其實跟鄰居不太交往

研究者：那妳父母親呢？

受訪者：我父、母親是跟客家人交往比較多。

研究者：以妳的觀察是不是？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知道為什麼嗎？可以談一下，為什麼父、母親與客家人交往比較多？

受訪者：我覺得大概那時候的政治因素吧！省籍情結吧！那時候。

研究者：政治因素喔！

受訪者：因為那時候還是有所謂的白色恐怖之類的事件嘛！對不對，還是有，所以還是以客家人為主吧！

研究者：妳父母親現在分別都幾歲呢？

受訪者：八十二、三歲吧！八十二吧！

研究者：爸爸是？

受訪者：爸爸八十三吧！媽媽八十一這樣子。

研究者：所以妳覺得，他那個年代有這樣的族群情結。

受訪者：對！

研究者：可以談一下成長過程有沒有比較特別的經歷或過程？

受訪者：應該說我的感覺不是很敏銳，所以我對很多事情覺得無所謂，而且我不太跟外界很多的接觸所以影響不大。

研究者：有沒有印象小時候的國語政策，學校處罰的事情或什麼？

受訪者：沒有，因為我國語一直講的滿好的，因為我們家裡一直講國語講的不錯，從小就講國語，所以……而且我剛說過，我看起來像外省人嘛！

研究者：所以妳爸爸、媽媽從小就教妳說國語？

受訪者：對！所以沒有影響。

研究者：所以妳的成長過程很早就有接觸國語的經驗？

受訪者：對，從小就說。

研究者：那如果有人對客家人批評啊！妳會站出來為客家人說話嗎？

受訪者：不會！

研究者：為什麼？

受訪者：不理他。

研究者：如何不理他？

受訪者：不想理他。

研究者：不想理他的原因是？

受訪者：冷漠吧！對整個世界都冷漠的吧！

研究者：妳是說…

受訪者：我個人的態度是比較冷漠一點，事不關己吧！冷漠。

研究者：就聽聽就算了。

受訪者：對，聽聽就算了。

研究者：不會生氣嗎？如果他批評客家族群？

受訪者：我們比較不擅於爭吵吧！所以不會刻意去批評人家。

研究者：不會去批評他，但是心裡會不會…

受訪者：心裡上會不滿，回家會跟家人講，可是不會當眾糾正他。

研究者：所以妳會不會因為客家人是弱勢族群，然後做一些想要提升一下這個族群的一些事情？

受訪者：不會，我會欣賞他們的舉動，像那個觀音國小辦的客家活動…什麼客家人、觀音人的，可是我不會主動參與，我會欣賞他們的成果。

研究者：就是有人在做的時候妳會…

受訪者：我會多看一眼，會比平常多看一下這樣子。

研究者：心裡上去支撐他支持他就對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可是行動上可能…

受訪者：不會。

研究者：在生活中曾經因為客家人這個身分受到差別待遇？

受訪者：不會，我是覺得其實人家對你不好是你自己能力問題，是因為你的族群問題。

研究者：請問妳有看過祖譜嗎？

受訪者：看過。

研究者：看過，妳的祖先來自哪裡知道嗎？

受訪者：知道。

研究者：有印象嗎？

受訪者：但我要想一下，忘記了！

研究者：沒關係。那妳現在家裡面，或跟親戚朋友聚會的時候，都是使用哪一種話？

受訪者：因為那些親戚都很老了都七、八十歲，他不見得會講國語，所以我一定跟他們講客家話。

研究者：所以你們都是……

受訪者：親戚朋友聚會，那時候會講客家話。

研究者：那現在呢？現在……？

受訪者：就是對那些不會講……國語不是很流利的人，我們會講客家話，看對象。

研究者：妳在公開場合啊，有用客家話嗎？

受訪者：公開場合啊！就一般的譬如說市場或跟朋友或其他的地方都講國語。

研究者：都是講國語是不是？

受訪者：對，講國語。

研究者：那妳跟小孩子講呢？

受訪者：跟小孩講也是都講國語。

研究者：也是都講國語？

受訪者：對，小時候有要教他們講客家話，可是因為太多的客觀因素，結果還是以國語為主，因為國語還是最好跟小朋友溝通的一個方式。

研究者：有試著跟他們講客家話嗎？是遇到什麼樣的阻礙？例如……

受訪者：小孩子聽不懂，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小孩子聽不懂，然後爲了自己省事，還是以國語來溝通。

研究者：還是以國語。

受訪者：對，所以這樣子時間一錯過就還是都以國語了，我覺得語言還是從小的培養很重要。

研究者：所以，現在三個小孩的語言能力？

受訪者：所以他們現在只有國語能力了。

研究者：只有國語能力？那客家話呢？

受訪者：客家話……就學校學的一點點。

研究者：那聽得懂嗎？聽得懂多少？

受訪者：幾乎上應該算是聽不太懂，聽不懂。

研究者：所以說語言傳承沒有了是不是？

受訪者：對！沒有傳承下去。

研究者：所以妳目前的語言就是國語？

受訪者：國語爲主

研究者：可以說一下妳的客家話使用情形？

受訪者：可以溝通，簡單的。有些話久沒說會說不出來。

研究者：妳可以溝通可以說。

受訪者：對！可以，但很少用了，幾乎都沒有使用場合和對象了，不太使用客家話啊！

研究者：所以只有小時候有那個環境說就對了？

受訪者：對，只是以前比較有說。或是回到鄉下，遇到老人家才說。

研究者：妳認爲閩南語跟客語哪一個……妳現在閩南語跟客家話哪一個說的比較好？

受訪者：當然客家話啊！閩南語雖然會一點點，但我覺得我不敢說。

研究者：爲什麼？

受訪者：因為環境吧！我沒有在那個環境待過。

研究者：可是現在中壢不是閩、客都雜處，閩南語接觸也不少……

受訪者：是啊！當有閩南人的時候我講的是國語，所以…

研究者：有閩南人的時候妳講國語。

受訪者：對，所以我不會主動講閩南語這樣子。

研究者：那妳聽的…

受訪者：聽沒問題，他們講閩南語我回答的還是國語。

研究者：聽的能力可以就對了？

受訪者：可以，聽應該還 ok 啦！

研究者：但是說的…

受訪者：因為從來不敢講所以應該是……

研究者：怕自己講不好被人家笑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有曾經被閩南人笑過是不是？

受訪者：其實還好，我不是很在意那些。

研究者：接下來，我想要請教你關於那個閩、客通婚方面的問題，妳會堅持客家內婚嗎？
妳對客家通婚或內婚有何看法？

受訪者：不會，那我講一下我結婚前的父母的觀念是，你第一個要嫁給客家人，客家人如果沒有辦法嫁成功的話，你就嫁外省人，外省人再嫁不到，最後才能考慮閩南人，當你選擇對象的族群事先客家人，第二外省人，第三閩南人是這樣子。

研究者：這樣子喔！是你爸、媽都有這樣的要求是不是？

受訪者：家人的觀念是這樣子。

研究者：妳那個年代客家人內婚會比客家人跟其他族群通婚多。

受訪者：對！

研究者：妳爸爸、媽媽為什麼會認為第一個要優先客家，第二個外省再來第三閩南？

受訪者：我後來大概知道說他們年輕的時候比較會被閩南人欺負，所以他們是這樣考慮的，他們被外省人欺負的機會可能還比較少一點，那個時代。

研究者：妳有聽說過嗎？可不可以講一些他們曾經抱怨過。

受訪者：反正就是要結婚那幾年聽到家人這樣講，第一個選擇第二個選擇第三…就這樣講而已，實際上好像也沒聽到……就聽別人的例子自己好像沒實際上沒。

研究者：自己沒有是不是？

受訪者：沒有實際的例子。

研究者：單純就是聽就對了。

受訪者：對，還有父、母的想法。

研究者：那妳說妳先生是閩南人嘛對不對？那妳選擇的是他們的第三順位。

受訪者：那是因為碰到誰就結婚了。

研究者：那時候你爸爸、媽媽的反應嗎？

受訪者：因為年齡太大沒有其他選擇。

研究者：所以他們也就…他們完全沒有反對？

受訪者：那他們也沒有再反對了。

研究者：所以那時候是幾歲結婚？

受訪者：三十六歲了

研究者：三十六歲結婚，所以一開始想要找結婚對象的時候他們是強烈的有給你意見就對了？

受訪者：基本上我先生我是決定要結婚才讓他們知道的，所以他們也沒有反對的機會了

研究者：會不會因為妳爸爸、媽媽的觀念是這樣，然後妳自己的想法也有改變？

受訪者：其實沒有耶！其實沒有。

研究者：沒有就對了？

受訪者：沒有，不會受他們影響。

研究者：不會受他們的影響，好，妳先生是外省第二代對不對？妳跟他結婚後，對客家的認同有改變嗎？

受訪者：沒有！沒有！

研究者：沒改變是？

受訪者：我還是我。

研究者：就是妳還是覺得妳還是…客家人就對了？

受訪者：對，我還是我，他還是他。

研究者：那客家人的文化慢慢慢慢式微了對不對，會不會覺得政府應該要站出來為客家人多做一點事情多講一點話？

受訪者：我覺得不用擔心，選舉的時候就會有人站出來講話了。

研究者：選舉，你認為選舉的時候就會有人。

受訪者：對，就會有人站出來講話了，所以不用我們多擔心吧！

研究者：如果有機會的話，妳會不會把客家族群的文化介紹給其他族群的認識？

受訪者：我們這一代都沒有很確切的了解什麼是客家文化了，所以無從介紹起吧！我覺得我無從介紹起！

研究者：所以也沒有機會去做這樣的事情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對於客家人的傳統習俗，例如說拜拜啦！還有客家飲食還有一些其他特色，在妳們家裡還有保存或傳承的嗎，例如？

受訪者：應該算有吧！我覺得那是生活上就是這樣的習慣吧！

研究者：在祭祀方面？

受訪者：對，那是生活習慣，我覺得還是有。

研究者：還是會保存飲食跟其他。

受訪者：那也是生活習慣啊！

研究者：你可不可以舉例，就妳所知對客家的意象，或是飲食還有哪些客家的特色？例如？

受訪者：勤儉啊！小氣啊！然後吃的那些菜啊！都屬於客家，像吃什麼福菜啊！酸菜

啊！那些，那些東西都……覺得那些都算是啦！這些我們家都還看的到。

研究者：都還在你們家看的到就對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那那個拜拜那一些呢？過年過節拜拜！

受訪者：對，都有啊！三牲五牲，節慶拜拜……

研究者：都還有在遵循客家的禮俗……

受訪者：對，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客家習俗，反正過年過節的拜拜一定都有。

研究者：所以妳們的祠堂現在還是在觀音嗎？

受訪者：對，我們有祠堂。

研究者：所以過年過節都還是要回到那邊去。

受訪者：對，我爸爸或哥哥會回去，我們女生不管這些，客家人啊比較重男輕女，祠堂祭拜都是男生要傳承的，如果我哥哥沒去，會叫他兒子去，輪不到我的啦！

研究者：你對客家文化慢慢式微，有沒有想過要如何保存或傳承？

受訪者：我沒有關心過耶！

研究者：你沒有關心。

受訪者：對！我沒有關心過。

研究者：所以如何保存或傳承你也沒有想過就對了？

受訪者：對，沒有關心過

研究者：就政府現在推行客家的文化，這件事妳瞭解多少？

受訪者：我知道，電視有廣告。

研究者：你看電視的廣告，例如？

受訪者：客家文化節啦！桐花祭啦！什麼客家認證吧！是政府在推行。

研究者：妳覺得那個是政府在推行的？

受訪者：對，像客家認證吧！

研究者：可以分享一下妳的看法？

受訪者：有需要的再去吧！

研究者：有需要的人？

受訪者：對！

研究者：你覺得那個需要是什麼需要？

受訪者：他的工作需要啊！他需要多一張證照啊！那我已經那麼老了不需要了。

研究者：這樣子是不是，好，那請問一下，妳住中壢至少四十年了對不對？

受訪者：對。

研究者：所以大概四十年前，中壢的族群以哪一個族群為主，妳有沒有印象？

受訪者：我小時候是認為客家人比較多，現在我覺得閩南人比客家人還多，我覺得是外來人口的問題。

研究者：你覺得中壢現在是閩南人比較多？

受訪者：對，閩南人比較多。

研究者：是外來人口？

受訪者：對，因為工業發達所以外來人口比原來的客家人還要多了。

研究者：所以妳認為造成這個族群的變化是因為中壢的工業

受訪者：對，中壢是工業區，那外來人口太多了。

研究者：外來人口太多了是不是，那中壢市是不是因為這樣，有影響客家語的使用呢？

受訪者：有！有！有！因為你在街上走路，以前都會聽到很多人講客家話，現在越來越少，幾乎在講方言的幾乎講閩南語了。

研究者：妳覺得這個原因是什麼？

受訪者：就是閩南人越來越多吧！而且還有一點客家人都會講閩南話。

研究者：所以你認為是客家人開始講閩南話就對了？

受訪者：對，客家人都會講。

研究者：為什麼你會認為客家人都在講閩南話？

受訪者：因為你的工作需要啊！人家不跟你講客家話的時候你就自然回他閩南話。

研究者：請問妳有觀察這種情形嗎？

受訪者：有啊！上菜市場聽到的。

研究者：喔！菜市場！

受訪者：對啊！菜市場聽到的。

研究者：上菜市場會聽到客家人講閩南話就對了。

受訪者：對。

研究者：你說蹲在旁邊賣菜的那些……

受訪者：對，蹲在旁邊賣菜的那些很多都是客家人。基本上他應該客家話閩南話都會講，除非他碰到很熟的客家人，否則他都是講閩南話。

研究者：你是從他的口音推說他是客家人講閩南話？

受訪者：對啊！

研究者：那妳會用客家話跟他們買菜嗎？

受訪者：我會在旁邊聽他講客家話，如果他算我便宜一點的話我會跟他講客家話。

研究者：那如果一般開口問的時候妳會用？

受訪者：我會用國語，因為有時我不太在乎他便宜一點點。

研究者：這樣子喔！那妳有沒有試過，當妳用國語的時候，他們通常是用什麼語言回答妳？

受訪者：國語或閩南語吧！

研究者：國語或閩南語？

受訪者：對，基本上很少用客家話跟我講，除非是很老的賣菜的他會…不知道。

研究者：那請問一下，妳說求學過程中其實一開始就講國語了對不對

受訪者：對！

研究者：所以妳對語言政策也都沒有什麼感覺？

受訪者：對！

研究者：完全沒有？

受訪者：完全沒有。

研究者：你有看過學校有罰錢或是什麼的印象嗎？掛狗牌或什麼的印象，都沒有？

受訪者：其實不太關心耶！雖然我都知道，但因為沒有影響到我。

研究者：妳覺不覺得國語政策這件事有影響到客家人的語言傳承？

受訪者：我想客家話閩南話都有吧！我想都有影響，因為基本上就說像我自己，因為講的很少，所以我覺得我有時候…尤其這十幾年來講更少，幾乎就不太…越來越不熟練，因為我們自己的老人家死掉的很多了，接觸的越少就講的越少是這樣子，越不講越生疏。

研究者：妳覺得沒關係就對了，就覺得就順其自然？

受訪者：基本上我覺得我小孩已經是血緣融合了，所以他們會講什麼不太重要，因為是血緣的關係，你不能說他們是客家人了，也不能說他們是閩南人了，那是因為我自己小孩的關係，所以我覺得無所謂了，如果我是客家人，我先生是客家人的話我想會比較重視一點，因為血緣的關係，混血之後的族群身分就不太重要了，你不能說他是客家人，也不能說他是閩南人。反正他什麼語言都要會，什麼族群我覺得不重要。我覺得已經不是挺重要了，混血之後的族群身分大概就沒有了。

研究者：所以你認為混血之後的族群身分大概就沒有了是這樣嗎？

受訪者：對。

研究者：你的認同呢？

受訪者：對，我覺得還是血緣的關係。

研究者：所以因為你是客客……你父母親是內婚，所以妳是客家人是很篤定，但是妳覺得下一代很多都是混血了，所以妳覺得他們的族群身分不重要。？

受訪者：對，都可以啦！

研究者：那今天很謝謝妳接受我的訪談，謝謝！

